

怪

怪



說小異奇

怪語



北师大图 B2350886

序

古今亦悠久矣宙合亦寥廓矣吾人於此古今宙合之中亦暫矣而此寥寥歲月之中何人不遇怪異或目覩之或耳聞之或身親之奇奇怪怪恍恍惚惚渺渺茫茫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大都未遇其事則以為妄既遇其事亦不深求而爾來誌怪之書又多特意假設專供人之娛悅荒誕如聊齋厲言以閱微草堂一是支離無聊之筆一為議論自喜之書後之覽者亦徒賞其筆墨之工百讀不厭如此而已真止謔者之書此其近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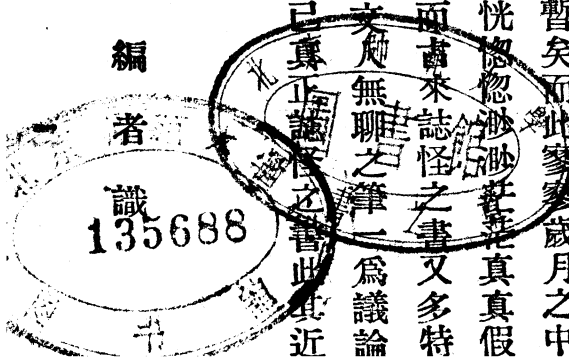
民國三年第一甲子天中節

編者序

編

者

識 135688



前
言
序



語怪目錄

怪石

珠兒潭

妖物

祝先生

倒挂蓮房

鬼揀堦

鬼佑小兒

蒙古異族

語怪

目錄

石能走路

鼠怪

三腳貓

詩妖

粉殭

鬼醫

血酒

怪手

山移

蜂鼠相鬪

耳挖自還

樹怪

血井

鬼謔詩

鬼賭

考試怪事

歪頭舉人

定數

怪山

木大哥

水中怪物

鷄鬼

城隍靈驗

怪病

怪風送子

怪眼

鬼揀錢

蜘蛛精

衙門內怪

瘟風

西湖蚌精

老祖宗

現刑責罰

鴿子病

天假良緣

賭鬼捉弄

妖言

大老妖

李小姐

羊毛風

雷擊蜈蚣

預知術

城隍神治高呂之罪

離魂病

香風

亮眼

風吹棺木

黃泉生子

紅雨

鬼影

石馬成精

殺星

怪僧

桂花女子

鬼弔勝

盤繩

請吃鹽滷

煤山鬼怪

女手工學堂之鬼

舊藩署狐狸

省公署狐狸

儒學女鬼

古屋幽靈

胎前迷信

走家

屍起解

天開眼

花會請神

燒鍋法

蠱毒

死人批頰

鬼吃酒

借鬼債

考鬼

狗產

神竊

狗厭勝

狗報夙讎

衣肆靈狐

張趙鬪富

夢異

道士作崇自斃

褚氏水異

徐半仙

一足蛇

功過格

三斗漢

縉雲石

年子

洋鎗驅鬼

冤鬼錯認

于墳夢機

屍行訴冤

鬼附日婦

關神斷獄

白雲寺靈籤

姚劍仙

李阿三

煞神受枷

府學誌異

糊獠酒

說祭祀

平陽令

江軼林

裹足作俑之報

死後顯靈

東嶽廟靈鬼

鬼著衣受網

肚仙

鐵板神數

山西王二

替鬼做媒

義橋某甲

羊身人首

陳姓文幼子壯

三頭人

神回灰印

張大帝

廬署神狐

枯骨自贊

紅衣老者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僵風三娘

怨氣變蛇

學生訓師

義犬附魂

薛木匠

釘鬼脫逃

城隍示鐸

張稿公

汪尙書顯靈

蔡啞子

貓笑

錢尙書

夢墨

陰昂若生

語怪

目錄

五

張何結局

仙童行雨

怪魚能作人言

黑眚畏鹽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離魂

韓鐵棍

高等學校中紅袍紗帽

商會中之石人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拱宸橋大仙墳

城隍替人訓妻

蛇胎

人化鼠行竊

河水鬼

種由叟

錢縣丞

百獸率舞

引鬼報冤

棺中金魚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屍具龍形

山魃怕桑刀

對口齒

小丫頭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粧

李秀才捕亡術

銀俚

掃螺螄

語怪

●怪石

承天寺後。有地名黃葉村。婁民之廢圃也。荆蕪不治。蓬蒿沒人。垣頽井斷。樓闌遺迹。已在隱約之間。聞婁在清朝中葉。炫赫一時。及坐罪謫。丹青易主。中更陳周沈馬數姓。皆不能保富貴。園遂鞠爲茂草。有俞茂才遊廢圃。得奇石於池塘之側。石重不過十數斤。而結構靈奇。孔竅累百。頂上似立一鷲。一頸二首。南北拗背。石粘枯苔。斑赤如銹。茂才得石欣喜。將拭濯以爲盆玩。寺後有一蔡姓圃翁。見而太息曰。此不祥石也。閱興亡久矣。其速棄之。毋以石累身。茂才笑曰。一石耳。何關人事。圃主之興衰。乃人謀之不臧。豈石之咎乎。圃曰。茂才毋躁。吾年老。非能妄言也。君試以石倒立。退數十步遠視之。當作何狀。茂才如言置石。倒身退步。圃曰。有所見乎。曰。無所見也。曰。再退之。再退之。問有

所見乎。曰有所見矣。噫可怕果若是乎。圃笑曰。茂才所見如何。曰。是一玲瓏之骷髏。孔竅畢具。其白若死。顛下縱橫堆積。皆枯骨也。此石若爲枯骨所粘成。不當名之爲石。當名之曰骨堆。然走近視之。則儼然靈石。圃曰。尤有奇事。石主之家有不利。石能預示凶兆。如將死人。則眼孔內必流血淚。如殤幼丁。則流白淚。先是馬家得村莊時。富貴鼎盛。已而眼孔出血。當家人旋下世。方以爲凶兆已應矣。已而七孔皆出血。漫溢不止。皆不知是何妖異。及錦繡坊大火。燒市屋三百家。半係馬家之營業。精華從此盡矣。陳周沈之敗。石皆預兆。此皆吾累年目覩之事。欲不謂之奇異。殆不可得。茂才聞言。乃棄石於地。不敢取。

●石能走路

藩署禮房司書朱某。雖爲人傭役。然性愛風雅。常喜聚文玩。出必搜訪於冷灘。如海螺

蛤殼等。及古章殘玉。輒以廉價購置。一日復訪於冷肆。見一綠石。大若人拳。質輕而韌。尙有縐瘦之觀。思可以鎮紙。以廉價購歸。朱案上有一淺水盆。畜魚藻。堆拳石。及陶磁人物。亭橋樓閣等。草樹交映。致多逸趣。因盆水空闊。置綠石於中部。若神山海島。見者稱賞。以爲位置適合。翌晨視之。石已不在原處矣。左移至碎石上。朱以小兒之玩弄也。復置於水。翌日而石復離。水問之家人。皆云無人弄石。朱又置石於水。而閉書房門。更三日。延客入室。石遂移於最高處。粘於另一石上。相膠甚固。不能遽脫。乃知石有靈性。惡濕而就燥。疑是動物之變石。如蟻蝗蝸牛之類。然察其體狀。則宛然無異於常石。叩之。且作磴磴聲。時或離水。置之箱篋中。亦無變化。後數年。失手墮地。碎爲六七塊。蓄水。中皆有惡濕之性。生活如故。

●山移

語 怪

滴翠山在大梧嶺之上。有鄉人周姓居山脚。有年矣。忽傳滴翠山復活。人言不一。先五十年。因滴翠山忽然震動。伸縮起伏。如蟄龍欠伸。墳墓陷裂。土崩屋倒。遭殃甚裂。幸觀音大士顯應。得鎮壓平安。齊東野人之語。達者多不信。而當日遺存之故老。言之鑿鑿。更能指其陷落處。且云山移非地震可比。該山如一活體。有象皮性。自能伸縮。山不受鋤。亦無人敢下鋤。鋪也。今此山已有移動性。蓋周家有數楹瓦屋在山脚下。其左樓爲其愛女臥闔。開窗理裝。則石塔雙尖。適落於鏡內。山外有一字山。適與檻齊也。前月理裝。則已塔影成單。且所餘之塔。已非平日之位。置近并。隻影亦不可見矣。一字山。山頂亦漸爲滴翠所掩。而左近居民。且謂茲山夜嘯。與五十年前相似。於是人心益恐。觀音大士處。香花祈禱。紛紛不絕。地方上且釀金建醮。時有堪輿家謂。滴翠山爲鰲魚朝天之形。鰲魚畏龍。前觀音點化。鰲頭上曾栽五爪葱。以資鎮壓。今必有登山拔葱。以破風。

水者。於是鄉民恍然。知移山之故。遂分頭偵訪。欲得偷葱賊。以示懲罰。適有鄉民腰鑷背篋。在後山割羊草而下。衆見之。譁然曰。偷天葱者。在是矣。衆人不察。竟指羊草爲天葱。皆曰。一人偷葱。危及千百人生命。如不懲戒。何以策安全而警尤效。拳棒交下。頃刻至斃。及揀草篋內。無一寸天葱。有竊悔鹵莽者。然亦無人代爲伸冤也。山雖偶易位置。後竟無他。

●珠兒潭

珠兒潭在半山深處。非杭州湖墅之珠潭也。潭在亂石叢筱間。非踰嶺過澗。不可尋覓。而近處人家。輒指山中澗蕩爲珠兒潭。其實是梅花潭。竹影潭。非珠兒潭也。珠兒潭深不可測。無論酷暑炎夏。而一臨潭。側冰寒徹骨。有九月授衣之感。潭不甚大。面似圓桌。每屆子午二時。潭底泛泡。若大小珠連綴不絕。日光映之。珠成五色。故有珠兒之名。或

謂百年前是間有大地主。生女阿珠。愛若拱璧。方三歲時。隨外祖母出門。登舟落水。打撈不獲。次晨忽見於潭上。坐水面嬉笑。手捧巨桃一枚。家人救起。兒幸無恙。遂以珠兒名潭。取珠還合浦之意。而女名阿珠。尤可謂切合不移。家人既救女。遂食桃而存核。取以佈種。桃大味鮮。今真正之半山桃。非諸桃可及。蓋卽珠兒遺種云。相傳每七月初七。天氣澄明之夜。人俯照潭中。經一炊許。心中想念何人。卽能現何人之影。未婚男女。能現將來配偶。於尺波之上。至於孕婦。能照見胎中男女。昔有一才女。照視水中。見其配偶。爲一俗子。羞忿所激。因投穢物於潭。遂失靈驗云。無稽之言。未可盡信也。

●鼠怪

鼠於人類至接近。嘗伺人靜而後動。故鼠之怪異亦至多。鼠將出窠覓食。每嘖嘖作叫。俗謂之鼠求籤。謂於出門之先。將占之以定吉凶也。又俗謂鼠嚙人髮多吉慶。啃脚則

凶。嗜鞋亦然。頗有奇驗。不可斥爲無稽也。昔杭城魏某。居宅舊而且廣。數世相傳。一門之內。煙灶多至十餘座。屋中鼠類繁殖。無可薰除。終夜擾攘。無時寧靜。忽鼠類蹤影全無。居者遂皆謂鼠搬家矣。且見千百鼠類。營營數日。以大背小。以母負子。或啣尾。憧憧如牟尼一串。或駝運食物。逾梁而走。相傳鼠搬家。則有火警。親鄰皆勸魏早徙。魏以安土重遷。不能從也。旬日以後。祝融一炬。夏屋遽成白地。

有訟師某。中年潦倒。忽起意謀吞尼產。尼與訟爲隣。素知其底蘊。且菴中產業。素與某有糾葛。茲更僞造中證。訟自揣與衙門有緣。深文周内。一發必中。擬稟稿半就。攤於案上。而睡。明日起視。殘稿已無。有筆頭亦爲鼠嚙。乃苦心研鍊。重成毒稟。藏之抽篋內。復明日而稟。稿復亡。所奇者。抽篋中餘物。一無所毀。食物安全。不傷毫末。訟師心異之。訪之該菴。則菴主善視鼠類。有特別之口糧。以資豢養。數十年不畜一貓。故鼠知報恩也。

訟師感。悟。遂寢。其計。

葡萄街李氏。住宅甚大。蓋亂後卽葺基建建者。而空地尤廣。於居宅屋多妖異。主人習見之。嘗有元寶在地上。拾之。卽變爲蝦蟆。跳躍而去。或有婦女之繡帶縱橫委地。卽之。則成蟒蛇。故家人相戒無拾遺。又半夜中有人來叩門窗。見者謂是一粗巨之毛手。下無臂膊。能在虛空遊動。李命於各處寢室窗戶上。排列尖釘。敲擾乃止。而屋中鼠擾尤烈。白晝成群登盤越寢。無敢議驅除者。所畜狸奴。嘗無故逃失。或自斃於灶下。始議置鼠機以捕鼠。詎置機之夕。燈花驟爆。延及蚊帳。幾兆焚如之禍。或碩鼠未毒。毒物已移於食盤。家人雖痛心疾首。無敢怨咒也。後李母病重。羣鼠嘖嘖床頭。若來慰問者。成羣而來。結隊而去。若輪班進退然。李於病室中。陪奉母氏。闔目僞睡。見之歷歷。李之子則眠於別一小榻上。月明夜靜。嘗有百十鼠均人立於案上。向空拱拜。似代李祈禱。然李

方晝寐。俄有一白鼠至。匆匆登榻。繞病體一周。眈然逕去。旋率鼠羣至。先驅者皆初生之小鼠。僅如指頂。漸後漸大。列序井然。均依次登榻。最後有四碩鼠。導一大鼠至。巨逾小貓。斑毛遍體。白於銀雪。乃緣被據枕。號嘖不止。若爲預吊者。李見而大怒。搗床拍櫬。以示驅逐。鼠殊不懼。逡巡良久。方盡去。視母床上。有二胡桃及一生梨。又有紅丸一顆。如桂圓大小。意皆爲大鼠所貽。丸藥治病果物。以示親慰也。家人謂老太太病旣沉重。百藥無功。鼠貽丸藥。或有靈驗。何妨煎飲之。李曰。吾豈可以鼠輩之藥妄治親病。脫有不諱。終天之恨。真不可追矣。明日僞陞。鼠又啣寸許之引魂旛置床上。又啣麻巾於李子枕上。李遙見。以枕力擲曰。吾母果死。爾等如得遺囑。類吾亦不姓李矣。李用力猛。枕撞於壁。訇然大震。李母大驚出汗。虛脫亡魂。即不復起矣。李悲痛批頰。幾欲自盡。正擬廬戶。薰鼠爲一網打盡之計。乃鼠輩竟絕尖頭椒目者。無一留存矣。

鹽城有何某。其家人以本命肖鼠也。乃不畜貓。見鼠輒禁人捕。久之。鼠大蓄息。日跳梁出入。不畏人。又久之。屋改售他姓。惡鼠之橫。畜貓。鼠稍戢。顧其貓不數日輒死。如是者再。家置孟飯。以飼貓也。偶檢之。有阿芙蓉氣。乃知爲鼠所毒也。又數失簪珥等。姑婦相疑。不能安居。乃遷去。

嗣是而屋更數姓。最後姓梁者。以賤值得屋。不半載。會夏雨漲溢。水積庭中。深尺許。有鼠數十百餘。首尾相銜。自南接北。如橋然。末後一大鼠。長六七寸。徐步之。而過。入東廊壁下。雨止。梁以沸湯沃之。啾啾有聲。良久不動。發之。中有樓閣二層。以竹箬爲柱。椳桷之屬悉備。延長八九尺。寬亦可三四尺許。玲瓏工巧。地上鋪木片。藉以鳥毛細草。皆安貼。如人爲者。中間最寬。有大鼠死其中。所獲鼠盈石。其家毀壁以示人。每觀一次。需數十錢。一日觀者數百。有往觀者。云完整者才十之三四。其餘殆因鼠爲沸湯所澆。跳盪

致毀矣。其鄰人云。梁所得首飾甚多。然秘而不宣云。

●蜂鼠相聞

衢州胡某。讀書杭州之法政學堂。寄宿一人家。嘗課餘偃息。聞蜜蜂聲嗡嗡。大作於房中書案上。盤旋一帽盆不釋。乃揮扇驅逐。久而方靜。忽覺觸鼻奇香。案上似豆殼者。無數。皆蜜蜂殘體也。心不能解。因移帽盒查看。則有碩鼠跳出。乃悟鼠竊蜜蜂而食。蜂來報復。鼠躲盒中以避也。蜂有鑽入盒孔者。鼠復伺孔口以吞之。藏身之巧。設計之工。殆無可倫比矣。一日更聞嗡嗡聲。意鼠必更攫蜂類。蜂更來報復耳。是日蜂來愈衆。似會合諸巢蜂衆。以圖大舉復仇者。而鼠殊狡獪。恃帽盒如金湯之固。整暇從容。嘖嘖而叫。時鳴得意。或故探首於盒孔。以驕敵。胡方欲助蜂以驅鼠。忽壁間巨蛇突出。入孔擒鼠。無倖免焉。胡甚稱快。後數日。忽見梁間有白鼠來往。胡習問人言。白鼠即藏神。凡見白

鼠者必得藏。意此間有潛藏之財帛。可爲我得。正妄念間。又一白鼠過。已而數過者。皆白鼠。異而察視。時胡之宿舍方在樓上。下爲居。停主婦起坐室。聞有聲。礮礮。則主婦方擬磨粉作果食。置而未用。旁有一盂置清水。見大小鼠類。先自投身於盂水內。然後在粉器中打滾。如加一重衣甲。乃紛往蜂窠。肆擾蜂子。蜂王殘嚙一空焉。胡見狀不平。爲言於同學。云必殄滅鼠類。爲該蜂復仇。而胡所細抄之講義夾帶。即於是晚遺失焉。考畢放假。回家談論。則夾帶竟與家信同寄。何以能混入。竟百思而不得其解也。

●妖物

蚓菴瑣語載。清順治癸酉年。有妖術自鎮江來。入人臥內。撲壓人身。往往致死。其形如狸。來則屋瓦有聲。明萬歷間亦有此異。刀劍不畏。惟懼鑼鼓聲。有異人傳天蓬咒。誦之頗驗。光緒二年七月下旬。傳聞鎮江一帶。有妖壓人。自北而南。不數日。鄉村亦有被壓。

者言其形忽大忽小。作諸獸象。變幻不一。被壓輒口噤。惟手足跳動。人聞而擊鑼以逐之。久之乃醒。初傳壓者不出十日即死。繼云不出百日。然其後均各無恙。該鄉有一婦人受害特甚。眼中出血。腹空空如無物。月餘始愈。其時又有雞毛箭。以翎管爲之。長寸餘。無鏃。南泉村人腿上。曾著一箭。出微血。或告云。宜搗緞擦之。良效。打鳥墩一帶。有小人長尺許。日暮即出。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以棒棍擊之。反著己身。十餘日而止。康熙字典載齷齪齷齪四字。可以鎮邪。亦不甚驗。又聞硤石迤西一村。只十餘家。不勝其擾。因盛穢溺猪羊血等物。用竹筍內實綿絮。激之上噴。紙人紙馬。紛紛墮地。妖術不能逞。是時人心惶惶。疑非佳兆。然三年以內。民和年豐。可知其無關休咎也。見石門縣志。

●三脚貓

清光緒二年春間。相傳天師府降乩云。是年秋間。有三脚貓爲祟。至期果驗。人皆呼爲

三脚貓。言妖之始至。形如貓也。按此妖術。不見正史。湧幢小品。王肱枕筆記。皆載之。然莫詳其始於何時。隋書獨孤陀傳云。陀信左道。事貓鬼。揚素疾醫言。貓鬼爲祟。文帝使楊遠按之。陀婢徐阿尼言。貓鬼自陀母家來。凡貓鬼殺人其家。財帛移至蓄貓鬼之家。陀嘗患貧。令阿尼咒貓鬼入楊素家。既又咒入宮中。崇獨孤后。又言祀貓鬼必於子日夜祀之。子者鼠也。遠於門下外省驗之。阿尼焚香燭作咒曰。貓女可來。毋往宮中。俄而阿尼面正青色。若有牽拽者。云貓鬼至也。其時有訟貓鬼殺其母者。文帝不信。至是始索蓄貓鬼者抵罪。然則今之三脚貓。殆或隋之貓鬼歟。則所由來遠矣。此節見石門縣志。近日申報自由談老圃讀律餘談曾引其事。

●耳挖自還

石門鍾圭。以避難往臨淮。及難平。衆皆歸。圭以病痢羈旅。忽一夕如廁。見火光逼前。心

疑爲燐。祝曰。禍耶。光卽滅。福耶。當熠燿。已而燈光閃爍者三。旋沒地中。拔頭間挖耳。識之後。歸半載。見侍婢。簪乃向所識。挖耳詰其從得處。啓土得二犀盃。相覆。中有百金。夫自淮抵崇。相去千里。一簪之微。乃能無脛而至。謂非神物有靈。不可得也。

●祝先生

宣和間有祝先生者。遊杭州。自云陝關人。某年忽賣辟兵符於城市。見者嗤之。每至新市鎮。必館於所善胡生家。密謂之曰。吾自衢婺來。沿途水土腥臭。風雲氣惡。不久當有兵禍。人不見信。宜我符之不售也。未幾青溪寇作。胡欲挈家遠避。祝止之曰。茲乃吉地。吾家正欲避難於此也。胡有親黨。自崇德欲之。警川。臙舟駐飲。因叩其所宜之方。曰。崇德并邑。沿塘恐不免。塘下墟落皆無恙。已果然。陳通之擒兀朮之遁。皆預與胡言之。後不知蹤跡。

●詩妖

姑蘇張姓者。瀟洒略知詩。館穀石門沈某家。一夜忽見縞素婦繞階徐行。垂髻侍兒執燈導。少選聞吟哦聲。覘壁間題詩數首。有君家惜我冰霜操。願賜陽春一品題之句。尾書蔡氏淚題。羣弟子相訝曰。是必蔡烈婦也。詰旦張謁祠。賦詩贈答。市人閩傳。獨有業岐黃鍾警者。厲聲曰。甯有秉乾坤正氣而效妖狐作祟耶。嗣是有題詠。易云焦氏淚題。然不止一妖矣。又緋衣綠衣淡黃者三妖。更番與張偶。張神日耗。形銷骨立。暫歸姑蘇。稍稍有生色。復抵館。妖亦隨至。羣弟子皆不見。張獨見之。延羽士牒。遣空中語云。牒無益也。投紅藥一九於張。剖之。丸封泥衣。卽牒印硃砂。尋有道人過石門。見某家三焦出屋。指曰。此祟也。揮劍斬之。流血滿地。妖遂滅。張亦竟殂。

●樹怪

凡老樹皆云有樹神。先有樹。後有神耶。抑先有神而後有樹。理不可解。相傳吳越交兵之處。在石門縣境。地有丁相公廟。吳越時將也。廟中松樹二枝。一欹一正。大皆合抱。盤根如鐵。皮若青銅。枝葉蒼翠。有人欲鋸之者。輒噴火流血。恐怖而止。

●倒挂蓮房

婺源孟信甫。執業于聯橋街之某典。一日晚飯已。坐帳席吸烟。忽黑烟縷縷自地起。心疑烟蒂燃衣。急起抖之。暗中恍惚。見黑物似狗。出袴下。擊以烟桿。物忽仰嚙其臀。歛焉不見。卽覺四肢奇冷。寒熱交作。明日視臀尖。紅腫若桃。痛如炮烙。延外科治之。咸不能指其名。投以解毒之劑。而痛乃益甚。久之兩臀俱腫。各有數孔。孔露白色物。其形如果核。核各有小黑點。按之則痛不可忍。而每孔毒水時流。非膿非血。醫者束手。呼號待死而已。一日有游方僧。登門募緣。年約七十許。背一囊。中盛藥草。孟婦延之入。令視孟疾。

問能治否。僧駭曰：此名倒挂蓮房，亦名倒垂蕪。吾業醫四十年，未遇此症。特聞吾師傳述而已。雖有葯在，特患此者都起於陰虧，且必有隱慝。葯能治病，不能解冤，或令其自懺以禱免，然而晚矣。言已出葯一刀圭，慎重付孟婦。曰：僅此少葯，不能復得，可煮湯進之。渣敷患處，苟無他變，其效若神。慎無輕視。婦乃酬以資。僧去而天已暮矣。草草進餐，煮葯于孟之臥室門側。水既沸，清香四溢。有非他葯可比者。時孟病已月餘，醫葯洗熏，婦之勞悴已極。姑坐矮櫬假寐，忽聞履聲細碎，拭目視之。一中年婦自外入，徑至門側，持罐葯傾于地，對之一笑。孟婦急起持其袂，而此婦已渺。婦始悟爲遇鬼，急告孟。孟嘆曰：此阿蓮也。吾誠負彼，死何足惜。彼已屢入吾夢，汝頃見者，非長身窈窕，面白而麻者耶。婦曰：然。叩其曷故。孟曰：彼省中某富室之細作女傭也。少寡而僅一子，傭工十餘年，積資皆在吾許。吾示意彼婦欲人財兩得，彼以其子年長，且戚族顏面所關，堅持不允。

既而其子將婚。彼索吾資不得。悔憤交攻。投水而死。投河三日。屍出於水。兩臀已爲魚鰓所嚙。如患瘡之狀。今其索報宜也。自是禱禳無效。而孟之兩臀尖。忽焉癢裂而死。有知孟之生平者。謂其漁色嗜利。凡所姘識。大都巨室女傭。既亂之。而又攫其資。所負不。僅阿蓮一人。而黑物似。狗殆厲氣所結。歟。

●粉僵

凡停棺不葬。至年久。屍得人氣。可不腐敗。則爲僵屍。以崇人。僵屍類別不一。有風僵。石僵。血僵。粉僵之異。粉僵者。大抵爲女鬼。血肉瑩然。頭面似傅石灰質。諸僵中。惟粉僵爲最厲。攫人飲血。非血乾人死不釋也。屍每出。聞粉香氣噴溢。浙江某宦。因病死。任所家人。既理喪。賃武林門外某大厦住焉。遷後十餘日。有內姪某甲來候。既見主婦。乃曰。汝家後軒絞臉之婦人誰也。家人謂無有。而某甲歷言所見此女之形狀。短衣露臂。腰纏

繡花巾。紅骨簪。挿首。面赤如硃。上堆白粉。紅白斑駁。其形可怕。似方絞臉者。（蓋婦人面有汗毛。以線絞去。如男子剃面然。先以白粉撲面。次用線絞。則不痛。）且粉香氣觸鼻。家人知遇粉僵。起覓屋後。果有停棺在。立命屋主人徙去。據該家奴僕云。前有人宿空屋。頭頸被嚙而死。初不知是何怪病。主人屬吾輩諱言之。今方知是此物作祟耳。後聞有夜行者。爲粉僵嚙斃。乃舉棺焚化焉。

●血井

曠縣民氣強悍。近年匪患。尤以西鄉爲著。有鄉民某。雇一老傭婦。晨起。汲水於井。忽坐井闌而哭。過路者皆停足。問老媪何事傷心。豈主人責罵耶。抑汝子孫不孝。媪拭涕。嗚咽曰。吾風燭之年。懼不獲好死耳。聞者皆茫然。不辨媪語。媪曰。此數百年之古井。極有靈驗。憶太平軍擾浙之先。井中出血。及賊兵屠戮。吾村幾無噍類。吾獨以豫走得免。今

日追思。猶有餘悸。今此井又出血矣。故知兵禍將臨也。衆見老媪所汲水。果赤如鮮血。媪曰。井中冒血。決非漂染所致。憶六十年前。井水赤時。村人疑下色采。乃戽乾井水。則井底有一土眼。血水上射。今土眼又出血。吾是以悲耳。村衆聞言。各相疑信。好事者遂糾工。戽井。及水乾。土眼出血。悉如老媪之言。後數月。西鄉匪熾。村燬人亡。慘劫不異。洪羊焉。此民國十三年也。

●鬼揀婿

睢縣鄉間。花會極盛。雖嚴禁。不能絕迹也。押花會者。有種種魔勝法。及求仙鬼示兆。婦女輸錢過多。尤無所不爲。鄉間又盛行請乩。大都各家暗叩。隱秘不宣。凡乩鬼必在墳間邀請。必須少年新死者。縊鬼五傷等。尤靈驗。以厲氣不滅也。友人俞君。亦少年好事者。曾爲其親戚。吳氏請乩。鬼曰。李小姐。縊死於三年前。吳家是晚。邀少年親友四五。

輩酒食醉飽。絡洋槍於背。復手持馬刀。火炬照耀疾行至鬼墓。以道士令牌。拍墓頂者。三。且拍且誦拘鬼咒。乃返身疾走歸吳宅。吳已爲李小姐設位矣。燭輝香鼻。果點清茶。羅陳於案。吳家女主人且迎於門外。曰。李小姐來乎。深夜奔波。至不敢當。實爲花會輪錢。故不避冒瀆。求仙預示下期某處花會名色。倘有所獲。不吝超荐。又曰。李小姐走乏矣。請上坐。吃香茶。絮絮敷衍。與歛生人無異。俞君方暗笑。以爲鄉人之妄。已而念誦請乩咒。焚符叩禱。二男子左右捧乩筆。筆始徐動。已而筆走愈急。若風雨。盤沙四溢。撲人面。似有大力者捉人臂。乩不能制。燭光漸暗。暈成淡綠色。盤沙凌亂。不成一字。家人方竊竊駭異。但求仙鬼示兆。而乩手已溼汗被額。面包灰敗。俄見右邊一乩手。眼瞪血出。已而鼻衄。已而口耳七孔鮮血。齊迸。鬼態畢露。無復人形矣。乩筆一停。遽倒於地。大聲喝問曰。我李小姐也。在陰司安住。爾等何干。却來混召。倘無道理。當禍汝全家。以警餘

乘。吳家人復環叩。申明請鬼之意。且謂幽明分隔。本不敢褻擾幽宮。願以花會無憑。既罄積儲。更牽私債。來日艱難。求生不得。素知李小姐鬼魂靈驗。且在生前。能急人之難。如能預示玄機。不啻一家受福。鬼魂拒絕曰。此等瑣事。我向來不管。且亦不便宣佈。吳家人復哀告曰。小姐既顧吾家。不啻福星臨降。且舍間與高墳爲隣。數年出入。豈無情感。倘僅一言不發。未免恻然。鬼尙力拒。吳家人愈求愈哀。但求仙示端倪。一次重押。能收回一半損失。不復沈溺迷津矣。仙家有何種要求。無不竭誠報賽。鬼魂歡喜曰。爾等能依我一事。當示汝七期花會名色。堆金積玉。亦非難事。豈但收回損失耶。吳家人驚喜曰。七期花會。所得誠無限。量足見女仙豪爽。救人救澈。果能押寶起家。必爲女仙設神位。時時歆享。鬼曰。我在泉下。有衣有食。殘羹冷炙。不足歆悅。所欠缺者。少一知心伴侶耳。我自十八歲。含冤自縊。今已三年之久。泉路茫茫。孤眠獨宿。新鬼故鬼中。皆是蠢

漢無一足當吾意。適見扶乩金先生。年輕貌美。蘊籍多情。我極願嫁彼。請爾等向金家索彼生年八字。連名姓寫在白紙條上。粘於紙人身上。焚化之。即可配成夫婦矣。吳家大大駭曰。人命重事。豈可兒戲。女仙幸勿作難。使禍崇臨頭。金家不是好相與。我等實當不起也。女鬼怒曰。區區細事。爾等尙不肯做。爾等豈不知漏洩天機。亦係干犯陰條。無代價而得優酬。天下必無此便宜之事。速念退神咒。吾欲歸陰司矣。蓋請神咒召鬼。非念退神咒。鬼不能擅去。念咒者特逸巡不念。家人長幼。次第哀求於壇下。相持之頃。適有胡家妹至。胡家妹。本李之傭婦。幼伴李小姐。親若姊妹。既知李小姐附身。對鬼哀哭。鬼亦悲慟。胡遂哀李曰。生人娶鬼。實駭聽聞。况欲令男子相從於地下。必非陰律所容。即吳家亦不能擔此重大干係。今吳家之窘。已瀕於絕地。有幾處暗債。倘不急行彌補。一朝敗露。危人性命。小姐爲積陰功計。亦當量爲援救。花會打中。決不吝獻酬也。鬼

聞此言。浩然長歎。遂報花會名七個。纍纍若貫珠。報畢。寂然不語。叩之。亦不再答。金某旋醒。茫然不知前事。及花會開出。雖名色不錯。而次序實俱搗亂。仍是暗中摸索。毫無把握也。僅第七次開會。吳得重押。然先後掄算。實得不償失云。

●鬼醫

俞君之母舅某甲。素爲繭商。而兼職於陰曹。世所云走無常者也。不論晝夜行坐。忽然昏暈。如發痧中惡。約炊許便醒。蓋至陰司當差。拘提生魂也。云入夢後。即見有同輩四五人。中一人如差總。有拘票。上填被拘人名姓。又有連拿牌。上續虎頭。拘到生魂。則繳牌於地府。難之者曰。君司勾魂之職。一村之人家甚多。被拘者類非素相識。又無門牌號數。冒昧從公。得勿虞李代桃僵乎。甲曰。此可無慮。凡陰司差赴某鄉某城市。雖極熱鬧處。人煙櫛比。而陰差目中。一村坊。祇見一人家。一家祇見一病人。臥於枕席。餘俱不

見。此言思之實有至理。後數年。某甲滿役。不復應差。在陰曹時。與一謝姓之老人交好。老人自謂是鄰縣人。生前爲名醫。不合在世心很。勒索醫金。乘人之危。旣取優酬。復不熱心診病。一日之病。延至五日。一旬之病。延至一月。故合死後沈淪。託生無日。今願與甲爲友。替人治病。凡需彼時。祇須裝香三枝。念名七遍。卽應念至矣。甲初不信。後有親戚患重診。羣醫束手。甲乃試召鬼友。潛語以故。鬼因告以治病法。法取稻草一莖。量病人中指中段之長度。摘草付甲。甲取草。卽置於自己左脉上。以右手診之。復置右脉。診以左手。所奇者。病家無須述病源。甲診脉訖。具述得病之原因與時日。及現在病狀。或頭痛。或身熱。或寒溫燥濕。如身經目擊。無爽毫髮。病症旣對。乃報方立案。令人書寫。不受人分惠也。故求診者踵接。又某甲雙目能見鬼。故深夜憚出門。懼撞鬼物也。云夜中鬼多。懂懂來往如擲梭。又凡人家中多有鬼出沒。病人家鬼聚愈多。以有吃用耳。然大

鬼絕少。普通之鬼。高不過二尺。有矮至數寸者。床下陰暗處尤多。蓋憚陽光耳。又云病家送羹飯。最靈驗。被送之鬼。皆攀留於篩沿上。足背灣戀如戲。秋千蓋江浙間送羹飯。皆用米篩。酒飯香燭。皆置米篩內。既請則送之郊外。焚化紙錠。然大抵貪婪之鬼。既去。更至惟真正異鄉之鬼。一得盤纏。即動身歸里耳。

●鬼謔詩

謔詩者。謂不通之人吟詩也。人慕風雅。則謔詩。鬼亦有慕風雅。謔詩者。五言七字。如聽唱本。嶺縣之某村。農人葉姓家。有童養媳方氏。蠢蠢如灶下婢。年方十五。身妬如漆。不知澆灌。衣敝亦不思更換。忽性喜粧飾。搔首弄姿。回眸淺笑。作種種妖惑態。時而沐浴。時而靚面。又時而薰香。又向翁姑索新衣。翁姑以爲此女年長。殆春期至。思併親耳。然察其舉動。實有異。語音纖細。若幽閨嬌女。有時又蠢俗如常態。方索衣時。阿翁怒責曰。

我家勤苦力食。安有餘錢。學大家揮霍耶。女亦反唇曰。爾夫妻勿憤憤。我乃上界仙姑。偶然遊戲人間。抒寫性靈耳。此來譬如作客。胡可待慢。翁姑聞言俱詫異。問以何方仙女。是何名姓。女曰。汝是農家。豈知仙史。吾欲與世人唱酬耳。惜此地讀書人少。無足語者。此言一出。好事者皆來訪女。翁姑初不令女見。然客有索詩者。可報名坐候。磨墨伸紙。颼颼書寫。頃刻吟成。自窗中擲出。此女不識字。人所素知。今忽伏案能書。無不驚爲奇事。然字迹不佳。詩亦俚鄙如唱本。唾縣盛行小歌班。亦名的篤班。乃鸚歌淫戲之類。而歌唱之句。則似詩非詩。意此女鬼。必精熟此等歌曲。故所爲詩。不脫俚歌之面目。而此女自稱天仙。有時自稱藍采荷。有時自稱何仙姑。假託不一。自後女常見生客。與言未來事。都不應驗。然報告城中聞見。及親鄰瑣事。則如身親目覩。一無差謬。生客初見面。類能呼其名姓。故遠近之人益神之。然翁姑憚擾。則每嚴拒也。一日養媳之堂叔來。

女呼語之曰。阿季真憤憤。汝娘子患病。不速治。且殆矣。阿季驚異。不覺下拜曰。仙家真靈驗。能鑒及隱微。蓋季婦甫於昨夜得隱疾。初無一人知曉。阿季徬徨。方擬覓醫生。以無錢濡滯。仙女復曰。察汝窮窘。非能延醫服藥者。授汝一方。回向廟東階下第七磚側。有仙草一莖。煎湯服之。即愈矣。阿季拜謝去。如言覓藥。厥病若失。醫仙之名一出。求者紛至。詎嗣後。仙不喜爲人治病。喜與人吟諷。曰。我非醫士也。此儉俗事。豈得妨我吟懷。凡欲求醫者。須與唱酬。詩佳方給醫。鄉間通文者少。一時求病者。皆失望而去。後延文人來求醫。或酬唱正酣。一提病症。仙即無言。依然童養媳身段矣。未幾養媳之姑病。翁請仙醫。仙曰。阿季兒子三毛有靈藥。可試服也。衆念阿季之子。蠢然一牧豎。詎有靈藥。問之三毛。三毛云。無藥。遂擁至葉許。叩仙以靈藥何在。仙指腰間曰。汝所佩者。非是耶。衆視之。乃一乾菌。三毛先是採樵於深山。蛇嚙左手。時久未愈。一日復采樵入山。撫樹

爲戲。傷手觸一物。頗覺爽適。視之。則古樹半枯。腹閒結一枯菌。以其形態可愛。如一蹲鳩。乃以斧剮下。置袋中。歸卽繫以線。取挂腰間。毒手漸好。三毛粗心。以爲時久自愈。亦不念此菌之功德。時日久遠。幾忘斯事。今聞仙姑提及。亦未深信。乃曰。仙家旣愛是物。亦何所吝。果能以區區之物。治愈他人。亦一時陰德。乃慨然解予。葉翁遂問。此菌煎湯飲乎。抑銼末乾吞。女曰。此是無上仙藥。卽重病。一二釐已足。一菌可愈數百人。豈可浪耗。嗣有求治者。每令銼菌屑。或敷或食。瘡癩輕症。一磨卽愈。是有村人某。爲小經紀。挈眷居杭。回家祀祖。聞仙姑之異。亦來拜訪。求仙診察。仙初不允。某哀之甚。且曰。仙果允治。吾卽專人接婦詣門。求賜仙藥。仙曰。爾旣專誠如此。吾卽爲汝施治。然爾婦可不命來。吾爲往治可也。言已寂然。約越炊許。仙復還報曰。吾已往治矣。且已給藥。君夫人患乳岩。幸而病止右邊。汝婦方以左乳哺兒。解懷獨坐。故得坦然診治。今幸患病不深。約

汝返杭。病必全愈。於是聞者皆驚奇。蓋某既回鄉不久。未與一人談論。初不知某婦病乳之事。而仙家來去。如此迅速。更非意想可及。後日某未返杭。已接婦信。云某日某時。婦坐中庭。哺子危坐中。忽覺右乳寒冷如冰。雪快慰無可言。喻痛既驟止。病遂若失。擬請某醫之說。已可作罷。君亦不必在鄉中借錢。即速回杭可也。云云。大眾聞言。且觀書信。益信仙術有憑。自是求病者愈衆。仙益矜秘。或固請不已。仙即不答。有賄求葉夫婦者。葉夫婦素迂執。不欲因行方便。受人絲粟之惠。女仙亦告葉。勿受人惠。且曰。汝一受惠。即累我。詩名詩人例。清寒非市上。壺公比也。且凡求診者。每投贈。仙鬼已覺。呼求診者。責之曰。某某。汝犯我戒。乃欲以齷齪物污我耶。厨中火腿。速將歸。鬢裡筍乾。亦非葉家應享也。於是賓主悚然。無敢以絲粟相授受。而葉夫婦日久。亦滋怨恨。乃謂女曰。我非巫覡之家。而有妖言之謗。官中聞信。殊不方便。且男女雜遝。至不能做一正事。如此。

騷擾。何日方休耶。女曰。我本偶爾遊戲者。微汝言。我亦將他適。但須爲我置一紙屋。及器具若干。於是一邊口報一邊書寫。賬單纍纍。凡日用所需之物皆備。書寫既竟。問已完乎。曰。已完矣。此物辦後。可在靈岩山山坳間焚化。吾愛彼處風景佳。可供吟嘯也。葉既受命。袖單至城內。依言配辦。然價值不資。帶錢實不數餘。而紙匠鋪又以鄉人定貨。必索定洋過半數。方允趕做。葉無計。祇得向城內親友家借貸。親友亦窘迫。乃借衣飾典當。湊錢辦理。葉未還家。鬼又附身。曰。我擾府上久。實不知汝家如此窮窘。今主公借當辦物。心實不安。我必圖報稱。復曰。主公已回至三里亭矣。渠跑路辛苦。口乾欲死。速煮清茶以俟。乃茶熟。主人果返。入門索飲。悉如鬼言。鬼復云。頃借汝入城中。某物某物。備辦甚佳。但某物不愜儂意。某物缺少。可買於某店。某物太貴。可不用。言之歷歷。如目覩也。又曰。儂既擾汝家。爲汝看病十日。定診金一元。傳語村人。毋失此機會也。一時聞

信者果齎集五日之間得診金百餘元。至第五日鬼卽厭倦曰：汝所得已豐，明日不爲汝診矣。至第六日則童養媳已蠢如鹿豕，還却本來面目。然來求診者皆不甚有驗。而仙方所給大抵香灰樹葉木屑梁塵之類。乃知女鬼之醫道本尋常，恐露馬脚，故特矜慎耳。回首思之，可發一笑。

●鬼佑小兒

紹興人朱有恆，在杭就事，乃挈眷在下祠堂巷賃屋居住。屋頗陰暗，多鬼怪。朱異鄉人，不知底蘊，既遷居鄰舍，歎息語言隱約問之，但曰：汝等宜享祀地主，多燒銀錠耳。朱亦不爲意。朱有三歲之子，坐空屋中坐車內，時獨自嬉笑呼爹爹，又似與人談話者。傭婦因一日提抱不慎，倒跌於地，謂必糜爛矣，而墮地昂首一無傷損。小兒謂是爹爹扶救云。有恆在夢中時見一老人云：是此間地主，愛汝小兒，故加保佑云。移家人安居，亦無

他異。

●血酒

有鄉民趙甲。避土匪之難。挈眷至省垣。將依親戚以居。舟行日暮。泊於棗樹灣。飯具思飲。命丫頭阿四持瓶。登岸沽酒。阿四去良久。方挈壺返舟。問以去何濡滯。四曰。岸上林木翳茂。遠望之。似有店鋪。近即無有。此酒自村外一人家中購來。云是現做之遠年。味極醇美。主人試飲之。當知其美。趙甲怒曰。既是遠年酒。豈有現做之理。胡說如此。汝上人當矣。命燙熱斟飲。見紅若琥珀。飲之則腥臭刺鼻。夫婦均駭曰。此血酒也。豈是紹酒。時船人二寶在頭艙。係趙家長工。嗜杯中物。如性命。接口應曰。無論好酒。歇酒。終有酒氣。東家不要即賜我。勿傾棄也。蓋鄉語謂不好曰歇。二寶誤聽血酒爲歇酒。故啣啣乞取也。趙曰。汝既貪飲。可速拿去。二寶歡喜受酒。連壺吃飲。一口未竟。即狂吐不送。

乃曰。東家乃以現錢市惡物。殊不值得。必當與該店品理。並加懲罰而後快。趙甲亦憤錢心痛。且酒饞更不可耐。乃問明阿四酒店途徑。相將等岸。則人煙寥落。果不類人境。既至村外。則樹林內。果有數間小屋。揮帚於門。矮桌縱橫。有三五人坐地而飲。中有戴方巾者。黑帶披肩。如戲內所扮小生狀。見當壚者爲趙家小丫頭。前一年墮水死者。竇酒人卽前村之積賊盧某。夏間中急痧倒斃。趙以家中首飾。曾被盧偷竊。小婢諒爲所誘。不覺怒從心起。以酒壺擲入店堂。大叫曰。狗賊女。死。不。愛。臉。欲。以。血。酒。騙。人。錢。耶。座客均作鳥獸散。轉眼間。男女均無。屋宇亦渺。但見石橈上置泥砂盤數個。中陳蜥蜴田雞之類。有一破瓦壺。盛柵葉等浸水。以代飲料。樹後有巨墳。墳後倒置一女屍。半卽朽腐。屍血涓流。卽適所取之陳酒也。二人思適間之事。嘔吐不迭。夜氣愈深。卽悵惘歸舟。解維前進。後詢之該處來往之舟子。此間名鬼市。素無敢泊者。

●鬼賭

紹興人何品三嗜賭若命。曾得三房遺產。皆消耗於盧雉中。中年以後。爲人傭夥。以自給。一年歲底。赴鄉收帳。至馬鞍村。已瀕日暮。且彤雲密佈。陰寒滋甚。乃投人家謀休。且命具食。食竟出遺於野。覓登廁所。廁中有數坐位。何既登。左右俱空。無一人。俄有二人至。一戴尖笠。穿長襪。一戴方兜。其形甚怪。面色潔白。亦不類生人。聞尖笠人呼語曰。阿方。迴龍村開賭矣。吾昨往觀局。渠等以我無賴。擯而不納。顧日來阮橐羞澁。而賭興滋不可遏。昨夜祝家埠。詐得酒食。并盤纏。惜所得不多。三數擲後。卽空其囊。汝亦有賞乎。祇假我少許。以圖小試。否則姑往觀場。過門大嚼。亦姑慰寥寂耳。何巨金在腰。正思冒險一逞。苦無機會。聞此讖論。心中怦怦。不暇拭穢。急追二人前去。乃踐臭溝。逾荒塚。至一巨樟樹下。墳頭石桌上。果有聚賭者。數多若蟻。歡呼歎息。其聲不一。何探首觀望。

見賭法殊奇特。有柿葉六片。績龜兔魚鳥之類。另以石灰畫龜兔等於墳桌。任人壓打。何擠入人叢內。探囊出銀幣。高擎於手。曰。押打烏龜。押打烏龜。有一人接銀。顛播於手。曰。此錢此處不適用。可賣籌碼。墳桌旁果有售籌碼者。買之則爲黃竹籌。願手風欠利。吃多配少。不頃刻。人聚愈多。至於駢肩疊踵。時夜寒月黑。盧雉之色。不甚可辨。有一人於地上投一白石塊。形若燒碱。向頭皮磨擦。火光立吐。置於石桌上。而是人頭頂亦燄燄生光矣。諸人見火光。色皆欣喜。而凡與押之銀。皆先於火中燒試。不合則擲還不受。何方研索寶路。聞身後有顛呼者。曰。讓讓路。讓讓路。厥聲尖厲。回顧見一女子。衣衫褲絕小。粘身貼肉。齷齪至於極點。面狹如笏。眼突如蚱。猛有二人扶倚而行。衆曰。袁娘子來矣。可速押。適開三兔。三兔之下。必有一龜。速下注。勿錯過。婦人果命人解纏押兔。何見與婦人相隨之二男子。各負錢於背。而婦人身長若竹竿。搖搖於何之肩後。口鼻間

時流血水。墮何肩背。何心憎惡。避之不得。時與賭喧擾益甚。蓋勝負既鉅。嗟聲四作。何望見對面人叢內。有一屠伯。亦呼喝盧雉。念該屠雖容貌不改。何故戴黑布巾。且綴玉塊。忽念是屠已死。何得在此。此間殆鬼墟也。遂舉目掄矚。果見男女裝飾既異。面目亦俱灰敗。方欲逃遁。忽墳頭上如霹靂震響。墳墓驟裂。紅光熠熠中。有一穿馬蹄袖紫袖玉帶之老人。自墳中躍出。銀鬚電目。以馬刀擊衆。衆俱紛駭。如田雞之跳擲。身亦暴短。自遠而無。袁娘子倒地。化爲木灰。何亦驚恐亡魂。倒於墳次。醒後覺松樹間有黑影。殘落葉簌簌然。經行愈近。何駭呼有鬼。其人亦掩面反走。驚叫如何。旣而辨識爲生人。各相顧駭然。是人亦過路入局者。知爲鬼迷也。相將同返。遂爲居停主人述所見。主人亦不驚異。但曰。此敝村內尋常之事。常因賭輸打抄。沙泥橫洒如急雨。窮鬼無聊。輒捉弄婦孺索經錠。生人亦可入局。但必需向陳道士兌楮錢。賭畢。仍可以楮易銀。陳某居中。

坐收漁人之利焉。故敵村人臨終。必索賭具置棺中。而冥鏹店鋪。常無故焚燒。蓋惡鬼搶劫也。品三聞言。咋舌不止。至天明。視衣肩上。女鬼所滴血。其色黃黯。袋中竹籌。已成灰燼。而輪廓宛然可辨也。逆旅主人又言。本村內。陰陽之賭博俱盛。凡人家開場具賭。鬼常羈入。故須請木大哥爲鎮壓。又須在大門外。時燒銀錠及骰牌。則人鬼同樂。不相混擾矣。

●蒙古異俗

布里阿惕。爲蒙古之名部落。風俗殊異。信鬼尤篤。凡人因病至死。家人爲死者易美服。面部以白巾蒙之。稱是日爲莫烏底兒。意卽凶日。陳屍三日。然後成殮。或舉行火葬。而患病之頃。沙門必爲之屠牲祈禱。取肝膽及腸。置火中燔之。碎牲骨爲小塊。取肺膜裹之。置囊中。懸之竿頭。待其腐朽自落。設病者身體某部。覺有痛楚。沙門卽以津液塗其

處沙門所祀神至衆。不獨凶神能爲人祟。卽神明亦每能禍人。設有人呼某布兒罕之名。與人爲誓。或殺害神聖之鳥。明神卽加以疾病。若本人幸不受禍。則其應得之禍。自其子孫當之。有白頭之鷹。名勃兒庫惕。彼中視爲聖鳥。相傳貝加爾湖中。有鳥名窩兒子。有大神名埃真無子。創白頭之鷹以爲子。埃真者。達賴喇嘛之弟。天鵝亦爲聖鳥。彼中頗重之。布里阿惕以爲係布兒罕所使。示將懲罰某人者。然禿鷲亦聖鳥。無論何人不得殺害。設有白頭鷹下攫縱牧之羊。主人見之。當立宰此羊以祀神。

布里阿惕言。死者之魂。常人不能見。惟具陰眼者能見之。靈魂常自憂其死。欲試爲可見之形。以自證其未死。乃行至火旁。踏行灰上。灰上無迹。魂乃悄然而悲。自知已離軀殼。更行至繫犬之旁。以驗吠否。使犬向之吠者。魂卽色然而喜。以爲犬必見己形狀。當亦能爲人所見。戚友會食或啜茗。魂每默伺其旁。狀至迫切。觀他人是否讓之飲食。設

有四五人圍坐飲茗。魂奪其一杯而飲。人如不見。魂乃大驚。實則杯固在人掌握。魂所取者。僅杯之魂耳。魂居戚友之間。情至可哀。欲以動人。而人殊漠然。無所聞見。靈魂乃不勝悲切。

死者葬地或火葬地。自有屋舍及日用器具。鬼所居也。人不能見。僅具陰眼者能見之。鬼衣不獨殮服。且衣生時常御之衣。有時鬼若現形如生人。其衣裝亦同並現。視如真物。女鬼常化爲小鳥或蒼蠅。歸寧其家。鬼之歸。俗以爲不祥。苟見小鳥止舍上。必射而驅之。然不殺也。布里阿惕言。人之所以死者。由於靈魂厭世憂煩。脫離軀殼。故沙門及死者親友。常呼名而告之。冀魂悔而返舍。沙門告鬼之言曰。自後人將不復苦汝。可得佳眠。速返爾塵世之軀殼。苟憐爾親友之悲戀者。當速來歸。母徜徉山谷如野鬼。爾子爾孫。今皆悲戀。此膝下呱呱者。爾能舍之耶。沙門歷舉諸兒名。冀靈魂矜念。若死者爲

婦人沙門之言。每有奇驗。竟有能因此更生者。又蒙古人土葬者少。火葬者多。間有野葬者。則委屍於野。任獸類爭食。如棄屍數日。依然完好。則家人必大戚。以爲死者生前罪孽深重。故鳥獸不食其肉也。

●怪手

常熟丁君。洪楊亂後。購屋於杭城之下祠堂巷。屋爲某巨公遺宅。亂前多怪異。卽廢不住。人亂定賤售。則更糟。躓不堪。屍骸縱橫。小天井內。頭顱以百計。假山竹樹間。腐醜爛肉。蒸爲奇臭。有一小方塘。落葉久爛。水作紅色。粘膩如膏。丁旣購屋。遂糞治之。有一鄰舍老人。亦亂後重歸者。力言此屋不可住。屋中之人。往往無故失踪。在亂前已爲凶宅。髮匪不敢住。故委而去之也。丁不能信。乃曰。人生有命。豈鬼怪所能奪乎。糞治旣竟。乃接眷入居。初居二日。無他異。但聞池塘間有怪聲。如老沙鴨。半夜爲始。天明愈厲。而家

中所畜鵝鴨等。時有亡失。至第三夜。怪聲又起。家人均毛戴。嚷欲遷居。而丁堅不允。蓋謂購買此屋殊不易。擬安集家人以後。以餘財權子母。作經紀。豈可更爲遷動。破壞預算。且凡世間凶屋。往往作怪於一時。人居日久。則陽氣自能沖壓。卽欲賣屋。亦須一二年後。一涉張皇。誰復願多金買鬼宅耶。乃自起持爇。覓怪聲所在。似出自池塘中。然至東則西叫。至南則北叫。擾攘竟夜。未得端倪。而池塘中有一白手。出永尺許。若招人入水者。夜色深暗。燭搖不定。不能細辨。未幾手伸至丈許。白臂搖搖。作抓拿之勢。丁雖胆大。至是亦發寒噤。身顛將仆。回首再視。已無所見矣。乃闔戶登床。惴惴而臥。丁反側良久。始朦朧入睡。聞怪鴨之聲。又作。雜以鵝鳴。鵝爭鴨嚷。慘厲至動心魄。家人俱驚醒。胆小之婦女。有啼哭者。已後沈寂。晨起寂視。則厨下素畜之白鵝香矣。但見池面上鵝毛浮泛。家人羣謂是水怪攫食矣。至第五日。丁君之愛子方五齡。聰明可愛。忽

失蹤不見。一時家人恐懼。忽見池面上有小衣浮出。知又爲水怪所食。丁夫婦悲痛。其夫人幾欲投池同盡。經人攔勸。丁命人屏去池水。衆見池塘汗水內有一白色之物。大逾人掌。浮漾其間。內有膽大者曰。水不必去。吾爲擒此怪物。乃解衣入水。方將拿捉。詎怪物已逐人而至。伸長甚疾。此人驚叫逃避。怪追愈急。卒爲怪物所捲。束其腰膂。數匝愈纏愈緊。幸岸上人刺以魚叉。怪遂釋放。此人既上岸。已面無人色矣。云怪物不見身體。但覺其手臂。其長無盡。滑如海帶。腥臭欲噦。已而屏水漸淺。手臂愈短。水乾以後。則一白色之肉柱。立於池塘石板上。若生根者。堅韌非常。刀斧不入。上有黑毛。及血筋縷縷。一得水便作搖動勢。丁以痛子情切。令熾木炭於肉柱之周圍。一日夜方始焦枯。臭聞數里。亦不識是何怪異也。

● 考証怪事

鄉試闈中有所謂號嘯者。士子於初八日點名入場。初九黎明。方給題紙。多士必於是晚假寐。休養精神。至半夜常起號嘯。一號士子。夢中驚叫。數千鄰號之人。從而驚和。聲震瓦屋。慘厲不堪。驚定相問。亦不知爲何事也。凡號嘯之年。士子必多枉死。清季辛卯科。聞浙闈號嘯。是年士子死於場內者二十餘輩。蓋時兼時疫。瀉洩死廁所者不鮮。有一天台生。蛇鑽入口。危坐號板而逝。人死已久。蛇尾在口外。猶活躍不止也。一嘉禾士子。埋頭號板上。至淨場不動。視之已死。而頭上蒙一繡花之紅裙。凡考生決無攜帶紅裙之理。此褻物不知何自而來。意此生必造風流罪孽。故女鬼報復以示警耳。

有士人從小苦學。銳意功名。鄉試放榜前。希望甚切。常夢見二葫蘆。搖搖前後。自後每放榜前必夢見。夢必落第。心中甚惡之。某科考試等榜。特意不睡。但偶一疲倦。又夢葫蘆搖擺。高與人齊。醒後大哭。則報讎已至矣。閱本年題名錄。則葫蘆二生在已名之前。

後。乃知從前入夢。葫蘆尙未成年。及葫蘆高與人齊。某方得中也。

又有一士子。方考畢等榜。夢一人注沸油淋首。一痛而醒。報讎適到。而是年榜上。自己姓名上。有燭油沾惹之迹。蓋寫榜時。辦差人不慎所致。士子入夢之頃。正榜首沾油之際。亦靈驗矣。

●歪頭舉人

蘇州陸溶。工制藝。屢試不第。益發憤讀書。某歲遇大比。將行前一日。焚香告天曰。某半生辛苦。不能博一第。如命中應有此福。雖遲數年無害。脫令無也。願略減壽算。以易之。俾白屋儒生。亦有吐氣揚眉之一日。禱訖。伏地大哭。是年果中式。未久病死。陸頸有創痕。頭常欹於一面。相傳陸於粵寇擾蘇時。奔逃不及。一寇以利刃斫頸。深入數寸。不絕者三分之一。暈仆於地。一晝夜頸血凝合。遂得不死。然有蛇皮一圈繞頸上。洗剝不去。

其痲無比。不知何自而來。且其頭偏而不正。人謂之歪頭舉人。

●鬼揀錢

友人俞君之祖母。出遊郊野。歸而寒疾大作。昏憫中。卽作鬼語曰。我前村裘娘也。死後飄泊。沒穿少用。兩孫又不得食。要爾補助。衆曰。汝非裘三嫂乎。鬼曰。良是。裘三嫂。鬼魂言時。蒙頭於被內。衆曰。既是三嫂。何不抬頭。一觀面目。鬼曰。爾等豈不知我死無衣褲耶。蓋二年前。山中洪水暴發。家人盡逃。裘戀故居。不忍捨。兩孫苦曳不聽。及水漂而三人共死。難民凍苦。且於死後。剝其衣褲焉。衆俱歎息。鬼又作小兒聲曰。爾等既發。慈悲速救我祖孫。不忘陰報。衆辨鬼聲。知言者。爲死鬼之孫。衆曰。欲救汝等。需錢幾何。鬼曰。三十金足矣。家人乃取現洋三十元與鬼。鬼取入被內。已而擲出曰。此陽間銀幣。我沒用。須冥洋方可。乃以冥洋付之。鬼復取驗曰。此洋無經卷。仍不適用。復易念過經卷。

者鬼又取視曰。此我不要。衆人怒罵曰。老婆婆好不知足。一味胡纏。再不去。要放洋礮矣。鬼曰。此洋錢是村中李婆婆所念。不虔心且不足數。一元才值二三角。我必不要。衆爲掉換。鬼復取驗。已復退出二元曰。此二枚成色不足。與前洋一式。非掉不可。衆人無不驚歎。蓋俞家人聞鬼言計較。故在三十元中。攬入前洋二枚以試之。乃能鑒別不爽。豈非異事乎。乃取該洋燒化。鬼在床內稱謝。并燒前取三十元。鬼曰。穀矣穀矣。我多錢亦用不了也。言已寂然。病遂若失。

●妖言

妖言惑衆。大抵無憑。散布者或有幾分作用。從前開染坊者。顏色調配不合。則令人散布謠言。謂能改良染色。思之可笑。近日報紙。盛傳頭髮變蛇之事。各省縣鄉村。多有信者。蓋有道人點化。謂人家被內。都有頭髮一二莖。若不取出。數月之後。卽變爲毒蛇。吮

人膏血。則不可挽救矣。有聽信拆被者。果有頭髮。其實婦女頭髮。亦許帶入被頭夾裡。事本無奇。而頭髮變蛇。萬無是理。雖官廳禁示。迷信者仍自若也。憶數十年前。聞有三脚貓壓人事。家家皆置銅鑼。妖貓一來。羣相驅逐。而近年又曾傳鷄生四脚之事。清宣統三四年。曾傳妖人下降。有婦女剪辮。男人失勢之事。一時家有子女者。無不相顧驚惶。人家獨子。至煩數健男環守。通宵不寐。天明驗陽物具在。至歡呼交慶。婦女則盤髮於頂。鎮以靈符。時蘇州城內有小孩。方坐嬉於門首。騎橈玩弄。傷及陰囊。小兒撫腎號啣。血殷門檻。一時遠近驚傳。遂謂某家小兒。已割勢去矣。父母在驚慌中。不暇考察。亦堅信兒陰被割。哭罵妖人不止。頃刻之間。滿城騷動。幾於人皆捧卵而走。一若大難臨頭。不知死所考。事實具在。官廳亦不能禁止。擾亂竟曰。方知兒陰偶傷。並無被割之事。而一般愚人。猶謂是官廳諱言。好事者又自承目擊某家兒。已無根蒂。一平如砥云云。

迨裸兒示衆。出遊於通衢。謠言漸定。

●定數

石塚之厄。數千男女。皆葬身煨燼。石塚者湖州城外之巨廟也。名張老相公廟。該廟香火之盛。達於極點。神靈赫濯。求子尤驗。平時信善蟻集。至報賽之期。牲腥幾無安擺處。燭光楮焰。熊熊於數里之外。廟貌潤澤。皆由燭光氣也。時神廟做戲。來者尤衆。有鄉人抱一小兒入廟。兒忽啼怖。堅不肯留。意欲飲食。或遺溺也。事後復抱入廟。兒復恣哭。三入三出。乃父怒責。兒曰。我怕我怕。兒父無奈。卒抱兒出廟。演劇甫半。廟忽暴焚。火發於戲台之下。凡售食物者。皆齧於此。楮錠香燭。懸挂幾滿。所奇者清天白日之下。火柴一莖。遽成燎原之勢。有一遊人。既購紙煙。剗柴取火。轟然一聲。楮錠俱著。轉瞬卽燒至兩廊。蓋該廟香火。既無晝夜或息。屋材已熏至極燥。炭輕餘氣。充塞於廊廡間。如自來火。

之煤氣。本將爆發。火柴偶引。遂至一發難收。乃一般看客。既無公德之心。復少從容之度。一聞火發。人各爭先逃命。一經攘擠。遂使廟門內閉。愈疊愈緊。一無出路。男女號哭聲。慘聞數里。如囊中煨燬。無所逃命焉。幸有大俠某君。聞警從廟外牆頭跳入。擒婦女小兒。力擲於牆外。頃刻之間。力救數十人。及火後不見大俠之踪迹。想已爲爛額之鬼矣。某鄉人以兒哭出廟。不及於難。事後問此兒。何故啼怖。兒謂適見做戲及看戲人。皆有鍊條繫足。顏色可怕。故不欲觀耳。然則死生果有定數歟。

●蜘蛛精

馬耳山瞰海州域。有蜘蛛宅焉。不知幾何年物也。亦往來雲台伊蘆大伊諸山。人往往見之。或如寒月嵌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蓋其珠也。閒遊於海。戲弄海船。或離水昇空。已復在水。而舶中器具。略不搖撼。人亦習之。清嘉慶時。有吳某經其地。見西林黝黑一

障而光可鑑。漸近。覺沙石撲面。急伏地。乃聞颼風怒。霍。浮身而過。及起視西林。黑光東矣。人曰。此蜘蛛過也。視吳面。則色如傅靛。洗之乃去。而水不加藍。又海州城內。常有大風寒晦。而城外喧旭。草木不搖。或亦以爲蜘蛛所爲也。

●大老妖

清光緒甲午三月。京師宣武門外南下窪陶然亭畔。忽有怪聲如牛鳴。其聲嗚嗚然。人名之曰大老妖。福錕時爲步軍統領。調兵窮搜。莫得端倪。內務府召僧道設壇諷經。以禳之。越數月。始寂然。張豫荃有詩詠之云。右安城門當晝晴。野畦淺水蘆葦平。忽有怪物如牛鳴。路人千萬皆聞聲。喧傳遠近草木腥。街衢入夜無人行。或圖其狀如鯨鯨。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修鬣腹彭亨。罔象罔兩莫識名。日午健兒敲銅鉦。戈矛森立車衝輞。擊以巨礮雷霆旬。如臨大敵心怦怦。登刀蹈火道侶迎。敕召六甲與六丁。呼星喚鬼

與怪爭。怪殊不懼。反自矜。若鳴得意聲。無停健兒。咋舌雙目。瞪拖泥帶水。如履冰道。人執劍走野亭。護身符咒。嗟無靈。我亦隨衆來郊垆。鳳城景物。爭春榮。麥芒漸綠。柳眼青。輕風轉蕙。晚照明。鶯歌燕舞。調鳳笙。萬人如海。身伶仃。枳籬菲隴。側耳聽。嗚哇噪。蚓集衆蠅。心知其誕。笑語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陰歧路。支涼棚。藉資彈壓。列衆兵。更欲紛調神機營。舉國若狂。誰使令。解人難索。繫我情。石言蛇鬪。傳所稱。妖不自作。由人興。見怪不怪。真典型。諸公袞袞。來槐龐。紛披官錦帶。雀翎口蜜腹劍利。是征誤人家。國傾人城。此真怪物。是咎徵。災祥在德。天所憑。反德爲亂。妖災生。嘻嘻出出。聞於庭。我欲射之。弓陰弮。檣杵饗。饗服上刑。天爲一笑。河爲清。人妖既除。邦乃寧。物妖有象。禹影呈。何至妖異。喧神京。無乃小怪。作大驚。讀此一過。可謂痛快淋漓。形容盡致矣。

●怪山

天台農民吳一大。聚族萬山之間。真有『呼龍耕雲種瑤草』之概。自言累祖皆爲山農。種煙葉藥材等爲生活。衣食有餘。必置山產。積產愈廣。則入山益深。其父臨終。割犢頭山以畀一大。曰。此山雖距家遠。然山極廣闊。新闢則地氣厚。汝能勤奮。利將無盡。耕熟之涼帽山。可與汝弟。督令耕種。毋許爭論。一大以其父厚弟而薄己。心實不平。然不敢拗執。乃勉應之。父死後。遂易山而種。犢頭詎家遠。山又廣袤。出入不便。遂結茅於山麓。朝耕而暮宿。始有虎狼之患。叢莽漸伐。狼虎漸稀。犢頭山頂。宛具牛形。遠望之。若水牛昂首。耳角皆具。而每日黎明。常見一仙人。黃衫草笠。立山頂。以觀日。有時或益一童子。迫而視之。則無有矣。初疑爲眼眩。迨後習見。灼然不昧。有時仙人身旁。蹲一巨形之物。若犬之隨主。仙行則巨物亦動。吼聲忽動。知爲猛虎也。大驚落胆。故一大雖居山久。不敢近犢頭。工作至半山。卽劃然止步。而山坳中。琪花瑤草之類。不知凡幾。都。不。知。其。名。

色。但覺奇香可愛而已。時欲探至山下。則每中途遺失。亦不知其何故。一日復施耕種。至素所來往處。忽覺山形改變。不似從前。坡嶺陡峻。幾至躋爬不上。及攀登。則所種藥材皆已無有矣。一大忿怒曰。死山頭。果能活動耶。我所種藥。得勿爲惡山貓拖嚼。乃登山尋覓。覺一段山嶺。幾無一樹。但有蒙茸纖草而已。而山土亦至軟韌如履田塍。乃廢然而返。及諸山之農務既畢。念此嶺荒廢可惜。負耒携種。將以補插。於是登嶺工作。耩不受土。如剛牛皮相似。反動力強。震手欲痛。一大駭異。然念半山之利。已送於老虎。豈可再有因循。乃下耩力掘。五七鋤後。土皮一破。白漿流溢。有腥惡之氣。非尋常赤壤黑墳之土質。而山嶺似有伸縮狀。恐懼逃下。數日後復來視察。則見高下墳起處。皆若龍甲踐履軟。適非土石可比。再視所耩處。似長新肉。每日觀看。創口漸小。一星期後。疤痕盡氓矣。吳甚驚異。亦不告人。忽逢夏日雷雨。疾風巨震。撼山倒岳。草屋被吹至天空。山

亦四崩五裂。事後省視。該嶺已無有矣。但有一深澗。在衆山交會處。黃泥淙洞。模糊一片而已。以告村人。莫不搖頭咋舌。

●衙門內怪

杭州洪某。橐筆爲幕賓。某年應聘。至壽昌縣公署。洪以旅食不便。乃接眷至昌。擇公署中餘屋居焉。婦方氏。妊已八月。然方體素健。胎氣亦安。夫婦甚相得。洪偶或夜間辦公。婦伺茶水。非同衾枕不睡也。時或假寐以俟。洪一夕。篝燈擬稿。偶思茗飲。意令方氏代斟。詎一回頭。則有一婦人。立於婦床側。白布衫。藍半臂。而下半身漸淡。至無不見。雙足身似半俯。以一手搭於方氏小腹上。洪大駭異。急敲拍檯檯。喚醒方氏曰。此床上睡不得矣。婦醒鬼遁。乃言所見之異。然衙中無多餘屋。且一時亦無現床帳可換。擬俟天明。言於居停。作遷移之計。不頃刻間。方氏卽大呼腹痛。腹中之塊肉震動矣。倒床亂滾。難

產三晝夜。胞胎不下。於是衙門胥差。謂是屋曾住某科長家眷。因難產。死是中。床向迄未遷移。卽大床。亦是移交物。卽產婦所終之正寢也。於是人皆謂是趙師奶奶作怪。祈禱無效。方氏在床中捲哭。形聲極慘。縣君聞而大怒曰。同是蓮花幕裡人。以熟客欺生客。情實可惡。遂點洋槍隊八名。入產婦室。敲鉦搗壁。以鎗尖向床頂壁角間亂戳。隨命在天井燒銀錠。揚言鬼退則有錢可取。苟作禍祟。將綁捉。飲彈擾亂間。衆方匿笑。而胞已下地矣。兒未足月。然形骸已具。遍身皆現青紫色。一啼卽死。方幸死而復甦。及病愈。小腹上鬼手按處。有手印宛然。剝皮精赤。血水津津然。時溢不止也。自後署中夜間。時見半截人出沒。往來室外云。

●李小姐

某縣署之上房。有精室一間。晶窗紅帷。常閉鎖之。某官搬家眷。欲寓其次女。有本地傭

婦曰。此室是李小姐所居。不可侵擾也。李小姐爲某官之亡女。每做堂戲。必爲小姐。設坐。常見其現形云。

●木大哥

徽州昌溪農人趙阿土。以膽力自許。聞人談狐鬼之類。輒力闢其無。村之人咸以趙大膽呼之。趙貧而多子女。僅有山地數畝。種包穀爲生。而所居距山約四里許。包穀豐熟。往往爲人竊售。趙蓋茅屋居守之。徽俗架屋。其頂每作斜十字之形。與吾鄉人字形迥異。蓋取易卜爻字頭之狀。謂可闢邪而驅魅也。屋中支板爲榻。并篋碗鍋灶之類。且携土炮以防野獸。一歲穀熟。阿土售于市。購肉斤許。及瓶酒而歸。以家中子女多。獨處深山。正可自享也。屋中僅一爐。俟晚炊既熟。始割肉煮之。飯已滌器吸烟。復巡視于外。及歸而肉香瀆溢。阿土乃饑涎欲滴矣。徐啟鍋蓋試嚙。并開瓶酒吸之。且煮且啖。久之瓶

酒已罄。肉亦盡其大半。阿土醺然自語曰。嗟乎。吾三月不知肉味矣。終歲勤劬。得少肉。輒爲兒女爭嚷。不得恣食。今幸居此。更無人分一瓣矣。語至此。見爐火已燼。肉味益佳。復取一小塊欲食。突一巨掌。自主竇中伸入。其大若扇。臂毛蒙茸。阿土大驚。手中肉不期墜地。而巨手張翕不止。似向其索肉者。阿土姑拾地上肉塊置其掌。掌忽縮去。既又伸入。土恨甚。復以一小塊與之。既去復來。阿土默忖。時僅夜半。肉已垂盡。烏能饜其無厭之求。脫再因循。或將危及己身。乃厲聲曰。吾肉已盡。汝再不去。當以土炮奉贈。忽巨聲出于屋頂曰。既有炮在。曷不擊我。厥聲慘厲。令人毛髮俱悚。阿土欲開戶而遁。恐其要遮。乃懷炮。壞後壁而出。倒行而昂首四矚。忽見一巨人。高若浮圖。月色微茫。亦不暇察其面目。急燃土炮擊之。砰然一聲。巨人已渺而黑烟蓬勃中。似有無數人影。四散奔逃。且呼曰。木大哥受創矣。阿土奔歸。晨鷄已唱。婦若子。見其色變氣促。叩其故。阿土諱

之。僅言跌仆而已。年華似駛。忽忽二十餘年。阿土已逾五十。而積瘁早衰。龍鍾類六十之翁。幸三子能代勞。不復從事耕作。一歲九月初。其子售包穀歸。晚飯時煮肉進于父。阿土以咳疾。食已卽臥。語其子曰。汝儕少年。慎勿大言。以胆力驕人。吾有一事。言之毛戴。然至今未敢輕洩。卽汝母亦不知之。蓋恐爲人所笑。則趙大胆之名。毀于一旦耳。子急叩問何事。阿土備言曩日事。復曰。此事距今。屈指二十五年矣。所謂木大哥。殆山魃木魅之流。蓋其索肉無厭。吾欲遁無路。故以土炮擊走之。言次。口講指畫。叨叨未已。突聞屋上怪聲斗作。一巨腿自阿土帳頂直下。蹀其腹。臟腑潰裂而死。

● 瘟風

丙午年秋季。珍珠鄉瘟猪之風極盛。殃及鵝鴨。老人小兒亦不免。養猪之家。則無一倖免者。有鄉人名高老二。能預言某家當殃。某家無恙。瘟至某處。則戛然止矣。人初以爲

妄事後則悉如所料。不爽絲毫。人皆奇異。以高實蠢俗無靈。而能前知若此。乃羣叩以故。高初不肯言。已而歎曰。一村大禍。實我一人所肇也。然事出無心。諸人不我責。我始明言。衆可其請。高曰。是年初夏。吾一日晨起。方治麥隴。闢田塍放水。顧有硬物碍耩。厥聲鏗然。則一瓦盤。被耩築碎矣。乃剔泥考察。則有一青花粗瓦盤。徑約六寸。上覆一粗盃。泥封殆滿。硃符交錯。吾好奇心切。不禁去泥開視。則盃內盤上。有一黃泥合。亦有紙條纏封。初以爲得藏私心竊喜。及開合。則僅有頭髮猪骨羊毛石子等類。又有粉製之猪羊動物。及石牌一塊。上纏蚪龍之類。若道士所用之令牌。但甚小耳。吾心甚失望。乃置塍上。依然耕作。已而身入田中。去合已遠。偶抬首。則紅霞滿天。意是日出也。而是日陰霾。天容晦黯。則見紅光一道。氤氳蕩漾。察之則氣自合出。此紅光漸遠漸淡。久而方畢。吾卽取盃歸家。次日考察。紅光過處。樹葉有焦枯者。今日豬瘟亦不出此範圍。故能

預知而預言之耳。鄉人聞者無不稱異。而老百姓則謂三十年前此間人畜頗不太平。曾有某術士作法鎮壓。詎料爲汝一耨所壞。想亦定數使然。聞者嗟歎。

●羊毛風

數年前。石烏龜鄉中。羊毛疫甚烈。厥病初起。爲邪風所襲。然亦能傳染。此風恒發於晴天之早晨。風挾紅色。如緋霞然。遠觀甚明。人在風內。則反無所見。受風後。卽覺頭痛不快。或搖頭不止。至三日後。雙目飽綻如羊眼。口燥思飲。斗升不止。或直聲作羊叫。顛頓而死。俄而一村中死亡枕籍。淒聲震野。棺積如山。誠一時浩劫也。鄉民禱神驅疫。皆無應效。後有施方者。云得病者。先吞山羊糞七粒。卽以瓦匙蘸水刮背。俟其紅綻。則墳起。處有羊毛三莖。除去之。病可愈矣。如言施治。救活不少。

●水中怪物

洞霄奇景。雖數月不能盡。山飛壁立。謂爲仙境。洵不誣也。第五宮之後壁。有一山洞。如老虎張口。入洞盤施。左三右七。則合庵在焉。天光微漏。見庵中有一古仙。於中危坐。神清骨聳。手中似挾棕帚。然光線隱約。泥身肉身。抑爲石身。殆不可辨。仙坐石墩上。石根孤聳。如小孤山之在江中。故不能接近。水勢洄漩。有數十百眼。若美人之梨渦。深不可測。曾有人以繩繫重物。量水之深淺。盡繩兩細。猶未及底。水中有數怪物。時昂頭伸出水面。一物形狀若鯉魚。頭大逾斗。而背有鉅句。若如意。目如丹鳳。能自由開闔。一物青匾如帶狀。闊逾八九寸。曾裊於石柱上。有時曲折鋪水面。水面幾滿。物體未盡。身有黃色斑紋。若金石古篆。似爲周秦文字。惜物體流動。又不能全身畢現。不能仔細辨讀耳。某老道人謂。昔淮南之禪帶。得道後拋棄海上。因來此處。無稽之談。只可付之一笑耳。

●西湖蚌精

西湖水怪之談。時時有之。最着者。即雷蜂鎮妖之事。至演爲戲劇。一般人皆已聞之矣。若蚌精之事。共有數則。清朝中葉。有漁人結茅孤山後面。奉母而居。漁人時駕一葉舟。捕魚河面。適冬季水乾。漁人沿湖岸。摸螺蚌甚多。夜歸之時。携筲簍等置屋外。張燈煮酒。炒螺燴鯉。偕母飲食。談飲間。似屋外有淒切之聲。時斷時續。母卽停盃。令子出視。漁人回報曰。阿母耳聾。空山無人。深夜何來人哭。乃螺蚌等吐涎聲響耳。已而母子均睡。漁母夢見一女子。身披斗蓬。淒然泣訴曰。兒潛身水府。修道一百餘年。從不爲害於世人。亦不炫耀光采。昨因湖水乾淺。偶然棲息灘頭。爲令郎拾取。一至天明。卽有破身之慘。敬乞媪媪垂憐。拯兒一命。倘得超生。必圖厚報。決不空言也。漁母詫異。正欲根問女郎名姓。陡然驚醒。乃喚漁人令醒。告以所夢。漁人唯唯。天明。漁人具饌。正擬食後。售蚌

於城市。漁母復言所夢。且曰。此水族成精。夢中乞命耳。漁人喜曰。微母言。兒幾忘却。披斗蓬者。必蚌精也。兒聞蚌久成精。中必有珠。剖蚌得珠。巨富可致矣。吾母子當錦衣肉食。不必更操網罟矣。漁母悄然不樂。曰。可憐之女子。已乞命於老身。且已許彼超生。以此致富於心安忍。母子因此微有齟齬。母乃僞允之。令兒速具餐。餐後當剖蚌求珠。漁人唯唯入灶下。漁母伺隙出後戶。拾蚌類。急擲於湖心。母子食畢。漁人急携盆端橈。擬取刀剖蚌。甫一檢點。蚌較前似少。且巨者已無。知爲母所棄。不覺怨懟曰。阿母慈悲。爲蚌精所騙矣。兒捉蚌半生。求珠奢望。徒託於夢寐。詎意明珠入網。母乃自棄千金。試思蚌精舍一身以外。有何物可報我家。徒食言逃命耳。兒年壯。尙未娶妻。網罟生涯。幾見有興門戶者。此生已矣。母亦不免老苦。豈母之愛兒。不如愛蚌耶。言竟涕下。漁母聞兒怨懟。亦甚慚悔。因悄然不樂。登床而臥。漁人更咄咄無聊。不言亦不食。至向暮。母子俱

哭傷千金之空逝。念來日之大難。冰雪殘冬。尤足減生人趣味也。

蚌女是晚。後向漁人託夢曰。妾以一念貪生。使君追悔。君母含羞。家庭之樂趣全無。妾罪大矣。然妾曾有宣言。償君損失。浮於昨日之所得。君須每日四更後。掉舟於湖心亭。至花港一帶。梭巡勿懈。如見岸灘有巨螺。迎曝曉日。可潛踪急取。此物愛明鏡。懼石灰。君之舟內。可以明鏡前照。手握石灰末。俟近時微撒。卽不至逃遁矣。有螺珠。在頂蓋之下。取珠以後。另以玻璃珠納入。仍縱於水。切勿傷其生命。玻璃亦須先備。勿忘我屬。千金可致也。漁人夢醒。告於漁母。失望之人。至此亦差慰藉。乃卽於是夜掉舟巡視。一連三日。一無所遇。而湖風凜冽。幾於砭骨裂膚。漁人乃得嗽疾。正業旣荒。炊煙幾不能舉。幸漁母爲摸螺助生活。自後得寶之心漸懈。次年春回。漁舟早行。忽覩岸邊五采照耀。與曉日相輝映。見一巨螺。如酒盃大小。狀甚清晰。惜未携明鏡及石灰。舟未近岸。螺已

疾跳入水。自後復苦心偵伺。習知此螺出沒處。乃商於漁母。預宿於湖心亭上。鱸舟亭後。三更卽起。弄鏡映月。與波上下。迨曉日瞳瞳。巨螺復出。漸漸自水中移身上岸。漁人旣射以鏡。漁母急撒石灰。螺殼驟閉。急攫而懷之。解維疾登。掉雙槳如飛鳥。母子二人之樂。登仙不啻焉。

未幾湖風習習。水波漸興。舟在湖中。屢作回旋之勢。掉弄多時。不離尺寸。山勢頓變。濃陰乍合。風亦愈吹愈肆。波浪奔騰。輕舟如播落葉。不頃刻間。母子均落水中矣。漁人幸識水性。且神識未亂。乃急抱母同浮。滅頂數四。得攀椿木而止焉。俄而風定雲開。方獲再生。二人大呼救命。忽有一小舟駛至。行如激箭。二人招呼同登。舟卽前進。轉瞬已至孤山。視掉舟者已無有矣。母子在昏黑中。不知操舟人爲誰。然似爲女子。形態娟妙。漁母忽曰。此乃從舟入夢人也。漁人思之亦不謬。惜已幻化無踪。不能交語。而舟固宛在。

視之。乃自己漁舟耳。二人悵惘。如入夢寐。漁母探囊中。則螺已無有矣。自謂落水以來。隔衣握螺。未嘗去手。乃令無價之寶。得而更失。爲之咄嗟不置。後漁人在舟中。得玉蟹一枚。售於富家。得百金。自此以後。西湖舟子。雖時見螺蚌曝日事。傳言不絕。從未有人能取致也。

至光緒間。有上海大滑頭袁某。詐欺失敗。飄然至杭。有施姓親戚。家本小康。時已貧窘。有一小別墅。號一鷺軒。在金沙港附近。蓋施本宦廩。祖爲浙中州縣。曾過府班。宦囊所餘。營茲小築。取一路榮升之意。時西湖地價賤。地點亦非扼要。久售曾無善價。偶語袁某。袁曰。君屋需實價幾何。施曰。五百金上下。於願足矣。多則非所過望。袁曰。姑再充量言之。千金之價如何。施笑曰。君勿以滑頭態度對至親。吾知汝貧如水洗。卽售汝五十金。亦無購買力也。袁曰。君言良是。然姑與君訂約。吾苟能以善價售此屋。君得一千金。

千金以外。我得若干。君不能更益分毫。亦能允就條件乎。施曰。豈但如此。我得五百金。實已非望。君卽予我千金。我得八百金。已至足。但我需錢急。須速爲賣去。袁唯唯。不一月。以三千五百金。售於滬商。蓋是時。西湖蚌精之說。方藉藉人口。袁設計以小電燈及鏡子。故意在一鷺軒。半夜之後。隱約放光。又預挽熟人招滬商某遊杭州。館於他家之別墅。樓窗適對一鷺軒。某嘗夏夜不寐。見光輝激射。心中驚異。私行察訪。則光出一鷺軒之深潭內。私念寶物可致。惜該軒素不開放。僅有管園人居住。亦不假外人住宿。乃堅欲購屋。施某故吝之曰。施某雖貧窮不肖。然先人之創業。則未忍割舍。苟欲買者。非萬金莫可。當以所得金。另營巨墅。以存先烈。磋磨數四。滬商竟以三千五百金。購此贗物。妖言食報。滑頭之心靈矣哉。聞巨商購屋後。僞言改造舊制。命舁乾潭水。拮搯聲徹夜不絕。施袁囊橐旣飽。無不嗤嗤暗笑也。

●雷擊蜈蚣

劉莆亭言。湘鄉某村。有劉氏祠堂。祠後住族人十餘戶。某年夏。天暴熱。數童子聚祠前。擊石爲戲。見一蜈蚣。長約丈餘。橫繞祠門木柵上。伸其首。枕檐牙間。其童以小石戲擊之。中其首。蜈蚣返首。吐綠氣噴之。童踣而死。羣童大駭。奔告其父。童父聞耗。趣出。時方烈日。父及階。天忽陰變。越重門。暴雨至矣。行及祠前。迅雷一聲。蜈蚣折爲數段。而某童甦矣。此劉君親見之事。

湘陰獵戶某。一日獵鳥于山。值大雨。見山坡一大樹。綠烟上衝。雷聲隆隆。有不敢遽下之勢。某知此中必有妖。趣樹前。以鎗擊之。綠烟下射。雷大震。劈樹成兩截。中有巨蜈蚣死焉。獵戶受綠烟猝倒。雷攝之。浸於塘。有頃塘水冲漲。仍攝于岸而甦。

●鷄鬼

綱商朱恆大。少年時爲人傭夥。刻苦時久。更時運湊合。中年後。日益富饒。既卜宅於中城。其子一峯。畢業於商業學校。愛風雅。喜花草。以居室湫隘。買進廢地約半畝。以治園藝。竹籬堊壁。收拾一新。置園丁管理之。一日坐書室內。遙見鷄鶩成羣。優游於花園間。乃呼叱園丁曰。吾所藝皆名花異種。豈可令雞鴨糟蹋。園丁力陳。圃門無一羽族。小主人不信。可自看也。朱察之。果一無所見。越數日。更見羣雞遊圃內。且呼鳴粥粥。迫而視之。仍復渺然。後與地主言及。亦謂空地上常有此異。朱父疑地下有藏鏹。遍掘無有。後有老人云。此處十年前。曾開雞鴨店。前面開鋪。後邊宰殺。君所見殆鷄鬼也。後鄰園常見豬形。益覺所言不妄云。

◎老祖宗

臨安鄉間。離城十里許。地名社公廟。桑園盡頭。有茅屋數間。丐婦住焉。拾薪於途。偷菜

於圃。或向人家乞殘羹冷粥。及破衣等物。丐婦年已六七十。雙目樞陷。如不能見物者。嘗扶杖而走。循墻摸樹。行時搖頭不止。每自言自語。此草屋本爲温州一佃農所住。人皆呼爲温州草蓬子。忽温州人失蹤。丐婦入住。亦不知何自而來。亦無人查考其蹤迹。丐婦似慈善。每向人誦佛號。且樂與小兒盤桓。給予糖豆食品。婦自稱爲老祖宗。人亦尊之爲老祖宗。已而孫紳家三齡之愛子。忽然走失。山頭水底。徧尋不得。不及十日。左鄰右舍。各俱走失小孩。告之官中。亦無頭緒。姑拿外來遊民責辦。案懸不決。後有偵探報告。拐帶小孩之事。恐係老祖宗所爲。因老祖宗之討飯籃內。有一小孩繡花鞋。作爲煙荷包之用。蓋老祖宗吃潮煙。以兒鞋爲煙囊也。偵視良確。乃潛跟老祖宗行走。見一路在田中偷瓜竊菜。均置籃中。每到人家。則哀聲討飯。飢疲休息於籃內。出一洋鉄罐。啟蓋掏摸。見罐中黑色動物。蠕蠕幾滿。皆灰蚱蜢地狗蟻蠍等物。丐婦取大壁虎一枚。

入口咀嚼。壁虎在口中。吱噎之聲不絕。丐婦食之。若有餘甘焉。又從別一罐內。摸出小紙包一枚。如陳皮梅牛肉乾之狀。津津咀嚼。嚼畢。選地上苦草爲佐。探役奇駭。陡然喝罵曰。怪賊婦。吃食何物。乃賊頭狗腦。偷偷閃閃。丐婦陡吃一驚。即佯作鎮安。宣揚佛號。向人乞食。探長令曰。勿縱賊婦。至草蓬搜索。必有所得。遂挾婦俱往。則見草蓬內。有許多小棺材板。及新舊小兒衣服。有繡花者。有平金者。此外有蛇皮龜殼之類。草窠有一洞。可以鑽身出入。即丐婦臥所也。又有破小缸一口。上蓋草墩。啓之。有兒首五六枚。伴以龜蛇等肉。與辣椒蘿蔔。一同鹹漬。遂拘入官中。訊之。噤齒不言。剝衣拷打。亦無聲息。所奇者。婦年已老邁。面目亦已枯槁。而全身嫩白。如三十許人。責以籐條。白紋縷現。鞭後卽如常態。諸刑畢受。不得要領。姑定謀財害命之罪梟首焉。此爲洪楊亂前之事。許老翁述。

又約十年前。杭州有一怪人。面貌凶惡。突顴深目。出必張布傘。携木箱。樹大旗。旗上畫大鼠一枚。每露坐。則婦孺環擁。此人善食生鼠。予銅元一枚。則食肉一口。如予小銀幣一枚。則捉生鼠。當衆咬食。血殷口齒。厥聲吱然。箱中碌碌。皆碩鼠也。是人兼嗜蜈蚣蜥蜴等生物。二目已盲。蓋生平喜吃小兒。與老祖宗同嗜。少年時。居兄家。兄有一子。方三歲。白皙肥嫩。其伴愛此子。誘與同睡。晨起。即不見蹤影。但見被中血迹。及剩餘頭髮。兄知爲乃弟吞食。痛恨已極。恨不能手刃。乃挾碎石灰。伺於要路。俟其過。力擲其面。某之雙目遂盲。自言小兒肉美。世間珍美品。無可比者。又兒肉有天然之香氣。所謂乳香者是。每近兒體。不禁饑涎欲滴云。此等人類。殆天生厲種。不可理解者矣。

●預知術

天眼通之術。中國古時皆有之。古所侍神卜。如君平管輅等。似非憑爻象定吉凶。實有

逆億句距之方。假占卜以掩飾耳。如杭州之申某。佯狂不羈。嘗跨立門首。有人過。輒延坐。能道來人之姓名。及來去蹤迹。言之歷歷。無或爽者。申住板兒巷。有一人匆匆過門首。申拉是人入室。其人拂袖大怒曰。我有要事。急於星火。豈可兒戲耽誤。申笑曰。君婦患急病。來延醫耳。高醫生已單訪他出。不必請。君婦之痧氣已愈。但已流產。速延產科醫生去。免勞往返。其人不信。往請高醫。果已被人單訪。還家一如申言。如此奇驗之事。不一而足。俱申不受酬。請問休咎者。恆置不答。而不專心請問者。則牽臂強告之。申又精地理。凡見生人。皆能言其家門戶方向。及開門幾處。門檻若干。以至井灶坐落。不異身親目擊。一日。又有人過。行色匆匆。其容有戚。申又牽臂告之曰。一家病闈。不必延醫服藥。占卜求神。東廂房內一座地灶。有一百十七塊半磚。將其拆去。舉室平安矣。其人拜謝。還家拆灶。檢點磚數。悉無差誤。病亦爽然若失矣。時有王君之友某。母得心痛病。

妻患頭暈。醫治日久。皆未奏效。欲求申施治。恐其不允。乃從王君計。僞爲急行狀。日向申屠門首過。至第五次。申果呼語曰。君家東廊第七塊青磚下有怪物。除去之。合家平安矣。某拜謝歸家。啟磚掘地。得一鐵合。緘封甚固。聽之似有飛鳥鼓翼聲。又似碌碌不定者。遂開鐵合。有一麻雀及小鼠。飛逸出合。小鐵箭三枚。接連射出。二中屋梁。一中板壁。合中又有一小弓及一石塵。大如酒盞。弓亦不逾三寸。夫鳥鼠閉合內。何故不死。鐵弓何以能射。皆爲不可思議之奇事。申何以能前知。而某家之病。又何以能因此而愈。尤爲不可思議之奇事也。

●城隍靈驗

清順治癸巳。海寇再犯上海。蘇州總兵王煜督戰辱師。民聚而訴。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轉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反誣合縣通賊。自浦南迄靜安寺界。欲盡屠之。時海宇新

造。兵革未靖。國柱頗惑其說。邑令閻紹慶遂安令曹垂燦願以百口保之。弗許。將俟黎明。下令縱殺。是夕。城隍神降於官廨。朱袍象笏。儼立階下。直視搖首者再。遂釋不屠。清初。陝人魏某。官某省巡道。迷信神鬼。無所不至。然其所以迷信者。斤斤與神較品秩。分析權限。初抵省。具職名手版。晉謁省城隍。行庭參禮畢。有所奉白。唯唯喏喏。如面謁上官。肅然而退。洎蒞任。書吏援故事請謁城隍。魏曰。府城隍。吾屬僚也。烏可先施。乃使司祝持城隍手版。詣轅稱賀。踰日。始往答拜。禮畢。置座於神左。口喃喃。有勗於神。岸然出。曰。幽明雖殊。名分不容紊也。所屬某縣。有土匪揭竿。檄縣城隍使平之。及城破。怒神失職。撤城隍任。檄令聽候省城隍參辦。而迎代縣城隍以代之。而城紳廟祝。皆夢神入夢。告以處分之事。神色慘沮。且曰。城之存亡。雖關定數。然省城隍以某佑百姓不力。多殺無辜。震怒之餘。恐無佳果耳。已而縣城隍之頭。無故自落。頸血斑斑。似新戮者。見者

俱咋舌。

又某縣有土城隍。事尤奇幻。同光之際。有村人周某。薄有財產。語言公正。喜爲人解紛。難。縣官亦信之。鄉村細事。苟雙方爭執。必就判曲直於周。或令罰款。或令服罪。被判者。往往樂予遵行。無敢違反。如審判之有初級衙門焉。周實尙意氣。賠錢費力。所不計較。人。以是重之。周病革。魂游。醒謂二子曰。陰司以吾公正。已命爲當方土地矣。吾將於某日死。某日就土地任。家人唯唯。及周死。復示夢於子曰。土地事繁而職小。吾不屑爲。今本縣城隍已出缺。苟賄天曹。辦事人十萬。可得代理。三十萬可得署理。死父成神。門楣有光。爾等勿吝惜也。二子晨起。所夢皆同。乃焚紙鏹。如父言。家人皆信。某已任城隍事。且有小販某。五更負販。見神仗燈牌。自其家中出。吆喝至神廟。頭對燈。且標周字也。詎未旬日。縣官夢神來謁。云是新命城隍。且謂縣官曰。敝神累任本省城隍職。今茲轉任。

實循例獲升。各縣城隍神。向有由省委者。亦有由天曹選授者。從未有天曹派署城隍之事。今周某以本縣人作城隍。尤壞陰例。且兩官衝突。實爲從古所無。煩責縣勒令周某退職。以一事權而靖地方。渠是部民。當不敢逆命也。縣主唯唯。醒而思之。以爲妖夢。置之不理。而夜中廟祝。即聞廟內喧嚷聲。通宵不絕。神袍半裂。泥皂隸有落帽者。柵欄亦壞。周家人復見周入夢。具言新城隍爭位之事。實屬不合。誓必專居神位。毋失體面。又令燒紙錢百萬。欲上賄天庭也。村人亦夢周告語。煩致言廟祝。刊布天命某省某縣城隍。周定於某日接印視事之告示。以張聲勢。次日適逢初一日。縣主鳴鑼打道。循例入廟拈香。乃一出大堂。輿重幾莫能舉。縣主問知情節。心中着惱。命加轎班十二名。昇輿前進。詎經萬歲橋。旋風忽起。吹轎頂入河中。打撈不得。乃覓舊頂代用。廢然而返。及歸衙署。則轎頂儼在大堂上。乃知新城隍吃醋。故不令縣主拜謁老城隍也。時邑有病

死之壯夫。停屍未殮。三日而甦。口中呼叫曰。氣悶氣悶。我死拘入城隍廟。本當解至陰司。幸有素識之李老伯伯。十分看顧。留我於待解處。送飯我吃。但夜中關住氣悶。李老伯伯後說。如今新舊城隍神。爭權不決。一切公事俱停頓。在此哄亂之中。決不驟提生死案件。爾有後事未了。可從權回府。暫與家小團聚。一等事定。我再叫你可也。老伯伯遺送。我因得活等語。一時聽者。皆以爲病人譫語。而村人衆從此康健。約過一月。村人又在房中高呼曰。速泡清茶。裝果點。李老伯伯至矣。新城隍到任。牌票復出。我將去矣。於是家人皆涕泣。旁有鄰舍。問新舊城隍爭執。作何解決。今出票來拘者。是新城隍耶。抑老城隍。李魂附村人謂曰。新任者是新城隍。做事鋒厲。老陰官資格也。先是兩城隍爭位。關係兩機關顏面。究竟天曹受賄弄法。不如省署之正當。然講面子。則省署自應退讓。况周某在陽世。亦前有善名。昨日陰曹會議。令新城隍到任。周某回土地本任。改

石華村爲石華縣。石華縣土地。升石華縣城隍。周先署石華縣。遇缺升補。實陰司未有之糾葛也。於是聞聽者。皆以爲奇事。而縣中紳耆。又夢新城隍告語。另刊省委某縣城隍。季定於某月某日某時接印之告示。掩貼前告示之上。而周之鄉村。又貼石華縣城隍周之告示。兩兩輝映。兒戲神明。實堪噴飯。是年十月。縣中舉行城隍會。周又現夢。必欲踵行。於是兩城隍同時並出。可異者。兩神轎。各在轄境內巡走。或誤趨邊界。則肩輿驟重。有似千斤壓力。蓋各守境地。不欲相侵也。

●現刑責罰

清光緒初年。四川某縣。城隍神最靈。常附於士紳之身體。判人罪惡。又能舉發陰私。居民惴惴。皆不敢爲惡。時或附魂於管廟人。或廟董。先有廟董俞某。經理廟事。已數十年之久。一日在家中吃飯。忽然停箸曰。城隍神召我矣。當亟去。遂投箸奔走。倉皇入廟。匍

伏神座曰。俞某爾管廟三十年。自謂老資格。可欺衆人耶。爾少壯時。果然宅心公正。地方上人。舉廟事付汝。汝數年之間。忽前貪財之念。在社會上。作惡多端。又吞廟內公積金。修殿之木材。搬至汝家起屋。磚頭石角。何非緣簿所輸。汝之幼孫。去年出痘而死。卽是冥中報應。汝謂神道無知耶。我未到任。已有人控汝於案下。今汝自問。當得何罪。言次。批頰不止。俞之家人。始聞神召之說。業已跟踪而來。涕泣環懇。誓還昧吞之物。神曰。口說無信。可具紙書寫。家人泣應。於是某於某取磚木材料之需。書成鉅單一紙。神謂之曰。念汝從前作事尙清白。尙留汝顏面。不爲過甚。但罰汝油漆費一百元。塗澤大殿。自後汝在廟做事。派汝月薪三元。可在公積金內。按月支扣也。斷畢。俞急起坐曰。喚姚廟祝上。廟祝時在人叢內。陡聞神喚。魂飛色變。神數責之曰。汝來時。非一流落之丐類耶。因施主逐漸抬舉。至有今日。囚汝誠實。命汝司茶水。管理瑣事。香頭燭尾。及香家佈

施汝每月進項已不小。奈汝嫖賭揮霍。招邀狗男女。玷汙廟宇。又將神袍當却。養汝姘婦。不重懲汝。神威不立。遂呼大杖。重打二十板。神令一出。堂下快班等。虛聲吆喝。以與廟祝素爲淫狎之友。聚於一處。不忍使其丟臉。且念神怒責罰。不過偶爾空言。口雖答應。並不施刑。而坐上屢催重打。廟衆始張皇覓杖。而神廟中一時之間。實無杖可覓。詎木柵欄中。忽豁琅一聲。泥皂手中之杖。擲於快班之側。於是衆愈凜凜。如數杖訖。自後邑中屢示神兆。往往悍媳逆子。在家中詬誶。城隍一召。卽張皇入廟。兩足不能自止。神降人體。責罰公平。所舉隱事。俱爲別人所萬不能知者。或鄉村遠路。入城不便。則就本鄉。或當事人家內判決之時。城內外有不怕縣官方。單怕活城隍之諺。蓋縣官方姓。亦一清官。但稍懦弱耳。城隍判事。既不暇周。常令片送縣官懲罰。故城隍神大片。恒伴人犯。至縣官案下焉。縣官有疑案。亦必移咨城隍神辦理。神靈如此。誠素所未聞焉。後數

年神威漸殺。而對越者猶不達咫尺。既而叩禱者皆無應驗。及某紳家扶乩。神降於壇。知神已退職間居矣。乩語幽忿。且玩詩詞。若預知鐵路風潮者。真不愧神靈之目矣。

●城隍神治高呂之罪

清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姓。設簿募資。一日晨雨。有婦肩輿來。袖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煩登簿。嚴詢姓氏府居。謂須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但記明銀數可也。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述其故。並商登寫之法。呂笑曰。登簿胡爲。此時無人知之。三人分得。似亦無害。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急止之。二人不聽。嚴不得已而去。高呂遂平分之。

越八年爲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固未以告人也。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所告何事。差以不知對。嚴與同行。至廟門。

外氣象森嚴。不復有平時起課算命者在門矣。門內兩旁舊有民居。此時所見。悉差役班房。過仙橋。至二門。見一荷枷之囚。呼曰。嚴兄來耶。視之高也。向嚴泣曰。弟自乙未年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率爲陽世罪譴。近屆枷滿。可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拘此審訊。嚴曰。此事隔十數年。何忽發覺。豈彼婦投告耶。高曰。非也。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廟。彼婦乃善人。與行善者解來。過堂。城隍神問之曰。爾一生聞善卽趨。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當年六月二十日。送銀五十兩至公所。乃一嚴姓生員所收。自覺些微小善。册不留名。故爲尊神所未知。神隨命癉惡司詳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以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對質。嚴聞呂兄今在何處。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

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高遂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

牽一枷犯至呂也。城隍神謂嚴曰。善婦之銀。交汝手乎。嚴具述之。乃謂判官曰。事于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及高呂出廟門。道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服者。女著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身披羊狗皮者。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孽滿。可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升殿。可徑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之。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罪當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燬其屍。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臥於床。家人已易喪服。曰。相公已死三日矣。以胸次未冷。故相守。嚴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災。

●怪病

古今人所患之怪病。不一而足。鄉間遇怪病。尤諉之命數。疲於請神占卜。不知討論妍究也。曾見某小說雜誌。記載蛇女士狀態。及其照像。蓋女士生而無骨。金身柔軟若一蛇。故名蛇女士。終身不離床蓐。而杭州半山鄉中。亦有人患此病。病者亦爲一女子。今已三十餘歲矣。方十一二齡時。此女生理。殊不異常人。半山多桃實。其家又多桃園。女隨其兄采桃。將售之果販。兄登梯上。女采桃於低枝。手攀桃枝。忽覺桃枝活動。女驟驚悸。蓋所攀者非桃枝。乃一蠕形之短蛇。與桃枝逼肖。女之手指。忽得非常之感觸。頓時木腫。自指而臂。由臂及肩。不頃刻全身俱腫。頭如巴斗。忽有丐者過。云受蛇毒所致。蛇名骨見消。其毒無比。如能早一刻施救。則腫至何處。卽骨消至何處。今殆不可施救矣。家人哀懇。乃姑點以藥水。令安睡無動。約七日。身腫漸消。而全身劇痛。丐曰。此殆消骨

作用也。骨消則肉存。否則骨肉同爛。已而全身漸軟。隔肉捏之。骨俱破碎。如以紙包冰糖。一年之後。無寸骨留餘矣。女雖長大。不異他人。而形成殘廢。無論何事。非人莫舉。全身若一棉花球。兩足能縮至肩上。提其腹部。則頭足可並如負搭。連顛之倒之。團之。捏之。無不如意。此女長成後。其貌極美。曾有江湖玩藝者。欲重金買女。售色身於觀客。女父母不允。後因半夜起溺。適扶掖之人不在側。偶爾下墜。半身。在床。首挂於地而死。父母愛女甚。不勝悲切。

● 鴿子病

半山中人多奇病。有所謂鴿子病者。多起於秋季。病作時。咽喉奇癢。嘗勃勃過。勃勃過。作聲如鴿。病者須口吞鴿糞。及礮糠煨灰吹喉中。有某道士售膏藥最靈驗。膏藥有紅粉。貼於肩頸上。男左女右。三日啟視。有白鴿毛二片。大僅如小指頂。乃換膏藥。重貼重

換。共去鴿毛十四片。則其病脫體矣。否則日久卽成哮喘病。致死無疑。

●離魂病

有士人生子。聰穎非常。至七歲時。已誦畢十三經。取名家琮。是年正月。有走繩妓來鄉中。兼挾二童子。作種種危險事。以斂人錢。家琮見一童子。自半空下墜。乃大叫而暈。及救醒。神識痴惘。或懨懨臥終日。不笑不言。亦不與人酬對也。所讀書多遺忘。不更省記。有時翻讀。則琅琅不異於前時。時或在床內。報告於父母曰。前村大王廟做戲。人頭挨擠。扮渭水河之姜太公。靴底驟脫。台下人譁然。供桌所陳金鎖片。是金紳家內物。先供神案。復取歸。令兒戴。云可辟邪降福。此鎖片忽然不見。廟中司事。謂賣甘蔗人偷竊。將其弔打。然兒見是李廟祝所偷。潛與李公館之傭婦。觀之歷歷。兒心至不能平也。家人戒勿多言。及觀戲人歸。所見聞之事。悉與兒言無異。父母憂之。知是離魂病也。有一日。

兒醒大呼曰。外婆來矣。可命人去接。三里亭旁。轎槓已斷。不能移寸步也。派人往接。一無差謬。一日門首有售棗者。每斤索錢三百。絲毫不讓。琮曰。汝亦可心平矣。汝在三里亭李家時。每斤祇售二百五十文。汝至竹枝灣。加水於棗。謂我不知耶。棗販駭異。以爲神仙。蓋竹枝灣加水。自謂甚秘密。無人可見。不圖爲其灼見耳。父曰。汝魂遊之時。有何感覺。東南西北。亦能自主否。兒曰。魂遊多在入寐後。出門飄曳。殊不能自主。行路輕疾。常避路人。路人則不知避己。又能虛空而行。所以爲異耳。

●怪風送子

甘雨和風。爲時祥瑞。至於盲風怪雨。遭逢者每多不幸。諸書所紀怪風之事不一。有某小兒坐搖籃內。旋風忽起。吹至天半。如轉風車。後墮落於陽縣一人家內。其家夫婦。年老無子。天賜嬰孩。卽收留撫養焉。命名天賜。失兒之家。久尋不獲。以爲兒墮虛空。必成

蠶粉。後數十年。兒已成人。且榮華富貴。有賣菜傭。至其家賣菜。忽然淒咽低頭。搵淚不止。予之錢亦不接受。奴輩詢問曰。予汝之菜。值已豐。豈猶憎不足。傷心悲泣耶。菜傭泣曰。吾見搖籃。想起三十年前故事耳。此搖籃爲我家物。生兒阿季。坐此搖籃內。忽爲大風吹去。不料兒踪已亡。此籃猶在。是以傷心落淚。富人叱之曰。搖籃無特別之記認。何能冒認。傭曰。籃爲吾所手製。每日相親。當然認得。且老朽恐兒不育。曾以太平錢熾烈炭中。烙印於上。四柱八闌。及坐板下面。皆有表記。不可誣也。家人視之良確。是時兒之養父已死。然素聞亡父述風吹已身之事。臨終遺命。且令其偵覓生身父母。勿忘報稱。乃訪該傭之老隣舍。所言不謬。遂認父母。併兩家爲一家焉。夫怪風不作。則此兒必不至謂他人父。終無富貴之望。而該家且有絕後之憂。一風而造福兩家。欲不謂爲天佑。不可得也。

●天假良緣

陳生叔達。幼年孤露。父母遺產。被姑丈所吞。遂陳於外。遂流離無靠。依寄父彭某於河南。彭家奇窘。不爲陳就學。亦無計爲覓枝棲。陳年已長。更無成家之望。但令寄食鄉親周氏處。爲貼飯食而已。周家在鄉間。雖屋宇不華。而園場甚廣。陳時遊涉其間。久而怨恨。念七尺軀。流落異鄉。終非久善計。乃叩於鄉中關帝廟。意欲浪走他鄉。徐圖自立。否則將自盡於溝瀆。免爲人憎惡。虔心祝叩。求籤示兆。乃竟求得上上籤。籤云。無事且留連。良緣在目前。風雲欣際會。爲爾謝蒼天。陳得籤詩。一笑丟開。是年四月某日。未時相近。忽然天起狂風。飛沙走石。頃刻間天昏地暗。但聞半空中呼呼嘯響。樹枝脆折。大木俱拔。人俱藏躲不迭。陳亦悄然闔戶。忽記園內有一衣服未收。恐被吹去。乃冒風而出。則衣裳已吹舞於空中。而天空有一物若巨櫃。盤旋不下。恍惚聞呼救命聲。心中疑惑。

已而此巨物漸吹漸下。綵綢紛墮。則所吹者並非巨櫃。乃一迎新娘之花轎也。陳喚家人出而同看。綵輿墮地。中有新嫁娘。珠冠霞帔。面月甚佳。將其救醒。乃知是日爲好日。天津良鄉男女家結婚。方才吹樂迎娶。不料爲風吹散。綵輿升空。竟來此地。於是周彭等俱謂。陳年已壯。未有室家。風送佳人。正可就今時吉日。交拜成親。新娘萬分無奈。只得允從。陳既得新人。謂好事從天而降。欣喜若狂。後被男家得悉。因思木已成舟。爭訟亦無所益。反將男女家匿物。移贈人財兩得。誠從古未有之遭逢也。

●香風

四相公廟。在日光縣南七十里。久著靈驗。相傳相公嬌。暫如好女。見生客。未言先怯。年十五六。與龍生同讀書於館堂。憐卿憐我。情好綦篤。後龍生文定。姜家女爲父母強迫成親。四相公投水死焉。村人憐其遇。爲之立廟祭祀。實淫祠之類也。凡孕婦禱於四相

公廟者。所生子女多美好。相公憎男子。酗酒蠶漢。入廟譁擾者。輒得頭痛病。有賣瓜人。弛擔廟側。便旋者。頓受捧責。致面目青紫。經旬方退。惟與婦人有緣。凡神用之袍服巾。扇香囊等。皆女子所獻。四季常新。盈箱溢笥。至多不勝計焉。有軍漢之婦。强悍素著。尤不信神佛。在鄉中。恆打罵僧道。初來該縣。尤不知相公之靈驗。有寫捐者至門。婦云。無錢。寫捐者謂。苟無錢。香巾粉皂。以至簪珥等。皆可樂輸。婦訝其言。遂詢知四相公之歷史。訝然大笑曰。如汝輩言。彼殆易雄爲雌者也。愈貞則醜名愈著。此無恥奴。吾必一羞其面目。搗其偶像。免留汗點於社會。乃執棒槌。自後門逸出。問知相公廟所在。將自行毀像。顧不炊許。婦已丟槌掩面。大哭歸家矣。蓋此婦持槌。一路辱罵。方近廟宇。怪風乍起。似自相公廟吹出者。來襲婦面。香氣噴溢。冷如冰雪。周身骨節皆疼痛。棒槌驟落。遂啼哭歸家也。婦未入門。卽仆地顛滾。若將畢命者。氏夫適歸。問知端的。乃急具香燭。伏

罪於相公廟。痛苦漸定。後數日。痛雖已止。而婦鬻歪牽。語言欠利。無復從前凶悍矣。村人聞知。無不暗笑。

●怪眼

田公墩相近。有一種瓜之鄉農。面貌黑醜。如戲中包龍圖狀。尤異者。黑面上有一黃手印。如尋常肉色。如以紙貼手樣。而後薰黑者。問之。則期期搖首曰。黑風可怕。事隔三年。每思其事。猶爲膽戰。蓋鄉農每年種香瓜。毗連五六畝。築草棚守之。夜居其內。但瓜果結實時。狸狽碩鼠。常成羣啄食。東逐西逃。南追北躲。不能絕迹也。雖搖鈴放炮。久亦不懼。鄉人恨至極地。一夕。復於淡月下。逐狸狽。至叢蔓中。隱焉。辨之。則塍旁有一小穴。意狸孫狸子。必聚族於此間。一發殲之。可絕後患也。計定返舍。持鋤復往。遂竭生平之力。向孔力築。忽有紅光發現。以爲有寶。喜心熾甚。下耨愈力。則土內有萬眼閃爍。青黃紫

白。燿。燿。如。電。且。流。走。不。定。正。觀。望。間。則。怪。聲。起。於。穴。內。若。牛。鳴。驢。吼。疾。風。如。箭。猛。來。射。面。鄉。農。自。知。不。妙。急。以。右。手。遮。掩。狂。走。歸。棚。時。面。痛。不。殊。刀。割。昏。然。倒。暈。次。日。頭。腫。如。斗。數。旬。方。退。而。黑。氣。遂。永。留。不。退。矣。右。掌。背。亦。與。黑。面。一。色。合。之。無。縫。亦。一。奇。觀。也。

●賭鬼捉弄

凡通人達士。都有不信神鬼者。然其人苟爲老賭客。語以賭場中有鬼。則俱點頭承認。無有異言者。如牌九有死活門。能知門道。則十占七勝。或死門打開。活門抽斷。苟不明利害趨避之方。無不全軍覆沒者。且上下風輪贏判別。恆在一點半點之間。此種理由。無人能解。欲不謂之有鬼主持。不可得也。而聰明之學者。謂是算術中錯列之法。不脫大體之範圍。然終不能列公式以示人。愚謂賭固有鬼。而賭場中亦有牛鬼。因賭牌大抵牛骨所做。牛魂不散。多時摩擦。人電與牛電相通。遂顯靈應。此言玄奧。亦無人能明。

也。有人久入賭場。經驗宏富。大抵注不虛下。人皆畏避。乃往賭於他方。熟視而後下注。而每開必吃。然是人料實實屢中。然打龍開龍而某之注已不在龍上。打虎開虎某之注已不在虎上。心中不解。乃下注後。瞪目於自己注上。則黑影朦朧似有一女手搬其錢。注纖潔玲瓏柔荑不啻也。場主知狀。遂急燒銀錠收場止賭。而以輸錢之半數還某焉。

又有一某甲。經紀於外。勤苦立業。不浪費一文。二三年內。頗有貯蓄。忽其附近設立寶場。某偶往賭。日久而罄其夙儲。且負人債項。彌償無術。遂蓄自盡之心。詎某夜甲忽得一夢。有一落拓兒謂之曰。明日大運。汝可翻本矣。汝入賭場。吾必佑之。甲既蘇醒。以爲妖夢。默念妙手空空。悉索全身。無一金鈔。如何可賭。正無聊間。店主人來謂曰。某店之款可歸矣。有二百金在。亟送去。無失信用。甲唯唯。懷金以出。於路自念曰。今已至山窮

水盡之境。難得有錢在手。不如以此爲孤注。以一配三。二三得六。三六十八。果三寶連中。非但完債有餘。且作富翁矣。不幸失敗。一死卽能了萬事。云胡不值。乃挾砒霜兼刀繩往賭場。一路暗禱。祝賭神相佑。苟有利益。重酬不吝。乃疾入賭場內。置錢包於二上甫下注。又移至四場。主將呼開配。甲又移四。至二場。主曰。汝宗旨已定乎。吾將開矣。甲曰。已定矣。語未畢。又自二移至四。移定開視。則二梅花。二紅四。明明是二。某甲無語。卽轉身出後戶。後門瀕河。甲已一跳投河矣。場主急命人救起。返其所損。問其何故。在二四之間。搬移不定。甲曰。吾與鬼物同。臨解囊之頃。右耳邊有人命我押二。上旣押。則左耳又有人迫我押四。而右耳復命我押二。總之我押二。則右耳邊歎息曰。明明一個四。將多金送却。勿懊悔。迨押四。而右耳復歎息如前。吾被人所弄。神魂顛倒。已無自主之力。開寶以後。方知右耳邊是忠告。左耳邊是捉弄。吾懊悔之極。迫而尋死。於是聞言者。

皆歎異。料知右耳邊鬼。或有報恩之意。左耳邊鬼。乃討替代者。利甲賭輸尋死。特意擾亂云。凡賭場中。拘忌最多。如有疊色。倒須收手。或齋醮釀解之。疊開者。卽骰子上重疊骰子。兩粒骰子。疊於一處也。是日開盆。忽見疊色。連搖三次。均疊色。且皆爲重六。場主擬卽收手。而賭客興豪。但令燒錠禳解。不圖紛擾之際。適逢某甲入門。幾演人命重案。亦危險矣。

●亮眼

賭中有所謂亮眼者。其說有二。其一。眼光銳利。能識牌筋。三四轉後。牌俱過手。凡天地人我等重要牌。皆已熟識。其本領高強者。幾能全認。或至過半數以上。牌雖翻覆。與露觀無異。死活門已觀之了了。覷定下注。十拿九穩。其一。牌經熟悉。能知錯綜變化之方。龍白進出。預知不爽。與天眼通無殊。此等經驗。從虛無縹緲中來。萃全世界科學家。亦

不能參透玄機也。有賭徒某甲。自少至老。手揮百萬。而賭術則與年俱進。隔屋搖灘。能聽其搖聲。預知下灘爲何點。凡賭場中。皆畏憚其人。欲開寶。先送盤纏於某。方敢營業。否則某來入局。三五注後。能吸盡賞本。使不能繼續。然某性懶。中年後。卽不喜賭。以各方規獻作澆裹。亦無不足。一日。偶自朋友家博奕而歸。有婦人哭於道旁。小屋內。甚爲淒慘。乃叩門問之。則哭者爲一中年婦。蓋渠夫某乙溺於賭。既傾財產。復欠急債。毀家不足。將賣女爲妾以作抵。明日媒婆來接。將遠至安徽。生離死別。故不免傷心耳。某聞言。爲義憤所激。乃召渠夫至。先責好賭之不當。次陳解救之策。乃授男子以計。明日更博。則不及炊許。已得五百金。完債贖田。不復賣女焉。衆以乙於賭博。素非精明者。是日何以能大勝。且急流勇退。毫不戀場。乙始深諱。既而固詢。則笑謂衆人曰。諸君不見。爾日售水煙人乎。蓋賭場中。時有人售水煙。裝煙點火。皆不須自動。或有代人捶背捏痧。

筋者。或有名捋脚梗者。因夏日蚊多。而賭客貪舒適。恆裸腿赤足。有一人蹲於地下。往來如狗。輪流終始。數十人之脚梗。皆不憂長。鴛公肆虐焉。而是役每以裝水煙人兼值。是日裝煙人實某甲也。便帽覆額。故意低頭下視。而每灘將開。實示暗號於乙。故得重押恢復所損焉。此事既哄傳。賭場皆責甲無信義。甲乃飄然至省會。時外甥某丙。方在某公司爲司事。一月以來。衣金皆罄。且虧公欸三百金。乃涕泣求計於甲。甲乃滔滔責罰。問以輸欸若干。將代爲歸還之。而某丙則謂。某以輸錢。而使舅父破耗。心實不安。且賭場實一陷阱。悖入之錢。亦當令其悖出。還我故物。則心安理得。並無不合。故欲求舅父出頭。失東隅以收桑榆耳。某甲歎曰。爲汝收損失。固易如反掌。但恐汝見贏錢容易。仍不改僥倖思想耳。丙因對天賭咒。如能收回損失。使職位牢穩。誓不再與牧猪奴爲伍。甲首領之。二人謀定。次日下午。與丙携欸。同臨賭窟。甲曰。子毋躁動。俟我命令可也。

甲至寶場內。狀至沈著。數灘以後。豎一指示丙。丙取十金。如言押打。開視果不謬。已而豎三指。豎二指。注無虛下。且無穿角等疑似之注。場內有識甲者。竊議是卽某縣之大寶王某某。已而臨開。甲復豎二指。中有某少年笑曰。賭博之事。無非暗中摸索。盡如汝料。則天下人惟汝獨富矣。甲曰。吾數十年工夫。百餘萬金錢。僅得此絕詣。骰入我手。欲某點惟我所命。至於料敵。豈但能辨龍虎。卽骰點排列。亦莫逃預算。今試詔汝。此一灘。是雜七寶。如差一點。請摘我眸子去。遂移他人注。皆集二上。場內人有非笑者。及開視。果二五三四四。骰子整然排列。不差一點也。而某丙笑逐顏開。頓成鉅富矣。場主卽以千金贈甲。懇勿再過。後經新學家討論。終不能明甲預知之原理也。

●風吹棺木

甲子五月。上海申報云。紹興餘姚龍泉鄉。馬堰徐阿榮之妻。去世已十一年。餘露葬於

本村太守房後之山麓。忽於本年五月初三日上午十一時許。一陣旋風。經過是處。將該棺捲起。高約四丈餘。落而復起。迨二次落地。棺木裂開。死屍拋出。頭東身中。足西。三段分開。屍身尙未盡腐。衣被鮮色仍不退。一時觀者甚衆。均稱爲奇風奇事。古今少見云。

●黃泉生子

有趙君彭年。同時閱申報。見風吹棺木之事。莞爾言曰。此尙未足爲奇事。屍骸不腐。衣被常新。想如罐頭食品。不經空氣耳。約二十年。紹興某鄉下。有李姓富家婦。難產畢命。其家祖訓。親丁一死。卽須埋葬。產婦棺殮後三日。葬於祖墳西首隙地上。是年風災至烈。吹牛墮江。張家門內七石缸。吹至七里外巨樟樹上。宛如木帽。李婦之墳中裂。棺亦掀擲於外。風定以後。有鄉民經行棺側。聞兒啼聲甚猛。察之。則棺已因擲裂縫。急報於

李家開棺視察。則婦人雖死。肉身未爛。兒已從產門出矣。血流殷赤。計李婦死已逾月。兒在死婦腹中。猶能生長出胎。其理殊不可解。意者棺木震動。母子遂分離耶。然婦既不活。兒亦旋亡。封家姨顛播。亦殊多此一舉耳。

●紅雨

浙江紹興錢清鎮。甲子年四月十日上午七句鐘。忽下紅雨。色殷若胭脂。且腥味觸鼻。至七時半。雨尙未止。色已稍淡。村中老農咸謂天誅毒龍。故下血雨云云。其實天降紅雨。固昔時常有。紅雨與紅雪。由科學家研究。不外有機體與無機體混含於空氣中。而隨雨雪以下降者。此類有機體與無機體。俱帶紅色素。故雨雪亦因之而紅。或爲極微細之蟲卵與小動物。或爲下等植物之莖類與藻類。或爲植物之花粉。或爲帶色素之火山灰。此等物體。往往微至一英寸之千萬分之一。故人目不能辨之。但見雨雪中成

殷紅之色而已。降雨不但紅色。他色亦有之。倒如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九時十五分。法國巴黎附近。天空驟暗。臭味刺鼻。在巴黎氣象台。則見空中黑雲一簇。形如雨蓋。雲之邊際。蜿蜒四散。歷半小時。霹靂一震。大雨傾盆。色灰味惡。含帶煙氣。雨脚所及。均留黑點。蓋因巴黎附近。爲工廠林立之區。煙鹵所發之煙氣。爲極厚之濕空氣所束縛。降而爲雨。挾煙屑以俱下也。以此倒彼。則紅雨之挾有紅色素。殆無疑義。天誅毒龍。特齊東野語耳。

●鬼影

同里柴君有一子。生兩足歲。白皙可愛。且聰明安靜。呀呀學語。頗解人事。其父母有事。恆置兒於床內。一日向晚。兒在床中睡醒。聞兒笑語聲。且呼姆媽。兒笑甚烈。似有人調弄者。柴君之夫人。方人厨下治晚餐。以爲其夫之弄兒也。隔厨呼夫。令抱兒入厨。將以

飼乳。數呼不應。命小丫頭出視之。則兒在床嬉笑。固無人調弄也。丫頭抱之起。兒呼姆媽。且以手指點笑。而目逆之。丫頭述其異。主母叱之曰。汝勿說鬼話。令人駭詫。翌日。兒睡醒啼哭。主母未入。已似有鳴之者。一日兒睡。又似聞關牕聲。一若保護兒身。免爲風襲者。顧視無人。窗已關矣。柴妻驚異。然秘其事不言。一日柴妻復治夜膳。兒復在床嬉笑。丫頭入房看視。復入厨下。曰。我家今日見鬼矣。可怕可怕。柴妻問何所見。婢曰。適聞小官人臥床笑語。喚媽媽不止。似有調弄之者。奴躡足而往。室無他人。而地下有人影。蓬頭纖腰。似爲婦人也。旣無人踪。然有人影。竊不駭異。而此影較我影淡薄。及我走近。此影愈淡。以至朦朧不見。誠不可思議矣。及柴歸。復述其異。柴忽墮淚曰。彼我前妻也。渠有愛兒癖。娶一年餘。生一子。聰明白皙。不殊此子。吾二人極珍愛。兒生十六個月。以驚風夭逝。渠哭之極慟。渠抱殤子。猶數晝夜不釋。謂能更活。然兒已臭腐。命人潛棄於

野渠啼哭。欲與我併命。後思兒如癡。裹兒衣襟。若兒狀。時時提抱之。置玩具糕餌於前。呼名與語。調笑若生時。吾慰之曰。卿年甚富。何憂不更產。渠曰。儂愛此兒。如性命。即生百兒。不若此兒佳也。後以痛兒下世。臨終謂我必續娶。苟生兒。當以頭生者嗣渠。渠是以鍾愛之。陰相保育。渠心專一。故魂亦不散。後此鬼影。柴夫婦常見之。清明享祀。若所謂祖宗外考地主等。皆分案而祭。前妻亦別佔一席。婢抱小兒出觀。問之曰。爾姆媽在何處。兒指供桌。屢試不誤。又故指地主。謂是汝姆媽。兒掩面曰。怕怕。仍以小手指前妻處呼姆媽。笑言呀呀。如相對語。祭神如在。靈爽式憑。未有灼然如此者。

●石馬成精

西湖岳墳之石人石馬。年代已久。相傳月黑之夜。能自由行動。有松本場鄉人。因出城時宴。匆匆疾走還鄉。忽半途中。有巨人當路。不及繞避。遽二人相撞。鄉人痛暈。幾折其

臂及醒而巨人已不見。蓋所撞者爲石人云。又錢塘門某馬販。一前清杭州如武林錢唐各城門。有養馬賃乘者。謂之馬保。畜馬十餘頭。夜輒放青於城外。天明白歸。一次天明。視所畜馬。失三乘。四出根訪。則死於岳墳左近。流腸破腹。肝爛如泥。始猶不明其故。有見岳墳石馬足腿上有血迹。方知神馬偕凡馬食草。神馬蹄嚙。以至斃命云。石門縣志云。張學士伯淳墓。在南張村。有石馬。歲久成崇。村中農家作羹餉。屢屢亡去。莫可踪跡。夫婦時相詬誶。一日。其夫道經墓傍。見石馬有羹數莖。垂頤而下。始知羹失。爲馬所食也。鄉人碎其首而崇止。

●殺星

世傳張猷忠李自成。皆爲天殺星轉世。殺人之衆。薙草不啻。洪楊之凶暴。亦全無人性。清季有潘司寇愚叟。性耿介。用法不假。其撫兩廣時。或數日不僂人。輒見衣帶間火。熾

爆有聲。或梳髮。往往火星迸出。人疑爲殺星轉世。然居鄉。清素簡約。有懸魚之風。市中樓居三楹。湫溢難堪。西南角爲隣牆突過。虧半楹。公沒齒安之。

●怪僧

崇福寺有長老。不知其名。能談未來事。雖隱約不可解。然微言居要。不難於事揣合之。嘗指塔謂近寺王生曰。煩爲守此。越兩日塔自壞。寺有夏和者。容服垢膩。夜宿爐灰中。或輒塔中。其瞑坐時。人或於數十里外見之。長者與之獨厚。和後坐亡於塔。

●桂花女子

女子工藝學校校屋。係準撥之公產。屋中有女鬼。桂花盛開後則出見。相傳爲屋主。愛女。年十六歲。秋天攀桂上樹。墮落於井欄而死。生徒有見者。容顏美好。稱爲桂花女子云。

●鬼弔勝

王雲清紹興人。幕逝三十年。薄有積蓄。典屋於俞姓。在杭州之下城。挈眷而居。屋爲某官故宅。前卽冷巷。後隣空圃。雖有池台之勝。然荒穢不治。能令居者寡歡。又有雜樹叢翳。屋中溼而且暗。王以典價廉。居處自得。王有女翠娥。貌寢而麻。王夫婦又擇壻苛。所媒不合。蓋女父母欲擇富壻。又須脚色漂亮。門第相當。無如人間快壻。不欲並偶無鹽。歲歲因循。不免標梅之歎。王殊憤懣。反將翠娥深藏。不託人提婚矣。蓋謂吾自有匿產。不難物色才郎。否則當在學幕學生內選女壻。今茲波折。特姻緣未至耳。遂姑置其事。有提姻事者。反而拒絕。後半年。忽有太原婁公子至杭州。寓其親戚莊姓家。莊與王雖隔里巷。而莊之後宅。鄰於王之後圃。後宅久空。莊以婁之來也。洒掃以厲從者。婁固富貴之裔。茲以祖墳事。耑來杭城。蓋婁之祖籍本杭省。流落他省。轉輾至山西銀號。及婁

父則富貴逼人。一脫寒酸本相矣。省城附郭。尙有數世未葬之祖墳。故一來了理。里巷中人。見其出人炫赫。達官皆來拜會。知家世必非等閒。非大言欺人之比。旬日之後。婁忽投刺於王。登門款洽。又優贈土儀。自此往還益親密。婁少年華貴。深愜王夫婦之心。正有東床之意。恐女醜不當婁意。詎婁已挽冰。請爲門壻。王道聽家世著實。歡然允許。遂諏吉成婚。暫贅岳家。結婚交拜。送入洞房。紅巾一揭。新郎之煩言起矣。立尋媒妁。談判。說岳家掉弄元虛。以桃代李。蓋婁先厲莊姓家。與王僅一園之隔。時見園中小閣內。住一女郎。晨則開窗梳頭。夜則憑欄玩月。綠鬟紅裳。丰神綽約。有時夜深月冷。曳白練裙。往來花圃內。婁見而心動。遂訪詢居停。知爲王氏宅。莊素聞王有女未字人。但未識其貌。蓋女憚醜。不輕露面也。婁既詢及。莊遂濫繩王女之美。且謂清才無兩。并以莊婁素作之幽閨吟示婁。謂是王女舊作。婁見詩篇。益加心醉。乃挽媒婆作伐。謀娶朱氏。以

翩翩公子。一旦鐘愛無鹽。頗爲錯愕。不覺喏歎曰。公子多情。佳人命好。千里姻緣一綫牽。真前生緣法矣。毀而轉念。自忖曰。王家醜女。託已揀婿已久。尙未報命。曾許事成後。從優酬謝。婁家如此清門。豈可錯過。况公子用錢散漫。正可兩面討好。多得酬金。遂運梨花妙舌。說得王家小姐美若天仙。才逾道韞。王孫公子。曾求坦腹東床。未能如願。求親之事。老身無不盡力。能否成功。却未敢穩操勝算。婁公子許以重報。朱媼唯唯。磋磨數四。方才答應。特朱媼從中。故作矜貴耳。但婁公子漂亮。何以下盼醜女。實亦私心不解。及既成婚。婁公子大爲懊惱。何以貶眼之間。將好女子變爲醜婦。與朱媒婆不肯干休。朱媼力陳。王家祇此一女。園內亦不厲他人。而婁公子則將平日所見情形。告於朱媼。朱媼大爲疑慮。乃與婁公子。共至王氏園中探視。則園荒已久。蓬蒿沒踝。不能涉足。小閣亦已塵封。且岌岌欲傾。鐵鎖斑鏽。開之不入。決非可臨時作僞者。一時親戚鄰居。

聞此談論。無不以爲怪異。婁公子既已張揚做親。祇得姑循人事。不料洞房花燭。酒闌人散之後。翠娥忽然昏倒。口流涎沫。面若死灰。婁公子疑方寸吵鬧。新娘羞忿所致。伴婆則疑爲中惡。喚集家人。乃新娘忽然坐起。口操口音哭罵曰。我有心結歡婁公子。費神費力。才有些許指望。乃被汝佔住粧台。令我妬忿不堪。今天有心尋釁。非將汝弄死。決不罷休。於是家人惶恐求禱。請饒女命。但不知何處幽魂。却與翠娥作祟。鬼乃言渠是姚家小姐。婁公子倩盼加已。何得奪人所愛。時有老鄰居証言。此屋前十年曾居姚宦。有一女瘵死是間。生前貌美。且多才藻。死後一二年。時現形於後圃。人憎鬼擾。圃遂荒廢。而圃中小閣。卽爲此女棲居之所。曾有遊方道士。書符木匣之內。鎮壓閣前。不知鬼魂今日。何又出而擾人。雲清懊悔曰。鎮壓之說。固有之矣。曾記遷居時。閣前有一巨礮。移置階前爲坐具。礮下有木漆小匣。中有蚓狀硃符。以不知其用處。爲奴子毀去。符

既不存。鬼乃復出。家人無法。爭求鬼饒命。許以超荐。並焚楮錠。鬼謂不需超荐。但須丈夫歸已耳。及翠娥蘇醒。夢然不知前事。惟同寢之時。新夫妻皆夢魔。翠娥每夜。必自床墮地。婁公子則夢與鬼女交接。婁感女之多情。且悅美色。故不以爲憂。反以爲樂。始猶隱諱。繼乃自述於岳父。翠娥乃歸宿於母所。婁雖結婚旬餘。猶處子也。父母懊悔。翠娥怨恨。家人亦競罵女鬼無恥。翠娥自別寢後。夢女鬼告語曰。姊姊勿怒。我與婁公子。今有緣分。微我現形。婁王必不成姻眷。姊姊今日耽受虛名。誠屬抱歉。鬼緣既滿。仍可繼續人緣。今有藏鏹千金。係我私蓄。因我父做官。宦囊分潤。積累而成。本欲畀婁公子。繼念不如畀姊。以償損失。此金現在花園閣後。第二株梅樹下。取之可也。翠娥夢醒。以告乃父。父母均怒曰。誰願得金賣墻耶。必懲是鬼。未幾。婁以祖母病革促歸。試掘藏鏹。果得千金。惟洞房中。時見女鬼形迹。或在月明之下。梳裹房內器物。整潔無塵。惟家人輩

不能動其絲粟。有女婢拆其床帳。忽中惡批頰曰。我已出錢買得居住矣。汝何人斯。敢擾我寢處。忍教我露臥耶。又某奴某婢。皆暗中詛我。既出穢言。宜得穢報。後二人各在飯中得壁虎及糞蛆。家人爲婢饒懇。女必欲挂帳始罷。婁既一去不返。翠娥改嫁。女鬼入夢。云婁已在鄉另娶。鬼當爲婁守貞云。亦可謂強硬無恥矣。

●盤繩

昔聞鄉間人論鬼盤繩之事。不知所謂。及加詳詢。則凡縊鬼在死所。每屆從前上吊時。必持繩爬高。如式試演。章家埠邢姓家之縊鬼最厲。縊死者爲吳氏女。年約三旬。吳之丈夫。先經商於外。吳與小姑同處。吳在青年。且飽暖逸居。不免放縱。暗與販茶人姘識。小姑以嫂之把持經濟也。素憾於嫂。嫂亦恨小姑之搜括。兩不相能。及小姑既窺嫂之秘密。且得憑証。揚言必訴於己兄。嫂乃佯爲哀告。並賄以微利。小姑允之。吳與奸夫。終

不能自釋。吳時泣語茶販曰。聞儂夫將歸。果漏洩隱事者。儂命必傾矣。茶販力慰之。及邢某還鄉。小姑先遇見於一里外之涼亭間。先驅還報曰。嫂嫂大喜。阿哥已歸矣。奸夫狼狽逃遁。邢既入門。小姑迎於楣間曰。我言如何。阿哥不信。嫂嫂阿不言。鄰右固已皆見之。試問情節。當不謬也。吳聞話中有因。不期變色。小姑復激之曰。嫂嫂勿心虛。既做此事。何用羞慚。我頃在涼亭內。已將嫂嫂所做之事。傾筐陳白矣。吳氏強辨曰。我有何罪。而任汝顛倒黑白。我心貞一。惟天可表。但吳氏聲辨時。已斷續不成語。顏色慚沮。緋紅泛白。邢點頭歎曰。我一出門。爾等即胡亂做事。害我聲名。看賤骨頭如何對得起丈夫也。言次浩歎。吳氏一言不發。即入厨下。邢以爲其妻炊飯。不甚措意。乃出門東行。候迎同伴。蓋有同歸之沈某。邢之行李。皆託沈運帶。故特往覘。而小姑亦隨兄往。意阿哥遠歸。必有厚貽。及兄妹同歸。不見吳出。迫而視之。已縊於灶下矣。小姑先意。雖已知嫂

之劣迹。然自知人命相關。決不漏言於阿兄。然念嫂氏惡。不可不示懲創。特爲機變之言。令嫂氏跼促。以爲笑樂。小姑是日。方嬉戲於前村之涼亭內。忽見其兄遠歸。喜而高呼曰。阿兄歸家何暮也。三個月前。令阿嫂想殺。三個月後。令阿嫂恨殺。今日不想亦不恨矣。邢某疑詫曰。我自恨做生意走不脫耳。想殺恨殺。難怪汝嫂。不想不恨。反出人情之外。汝豈有說乎。姑自悔出言魯莽。期期不能續。則力辨無他。邢某窮詰之。始鄭重言曰。阿嫂做事。叫我守秘密。我試語阿兄。兄必不信。邢曰。汝勿語言吞吐。兄妹之間。不容隱諱。姑曰。嫂以兄去家寂寞。始極怨恨。近與蓮壽菴師太結識。十分要好。嫂已認師太爲義母矣。師太不肯。謂師太年紀。僅長阿嫂兩年。以老女拜幼母。師太可羞。嫂亦不憚肉麻。二人要好。故不憶阿哥耳。邢曰。我不信有此事。姑曰。果有其事。將若何。邢曰。果汝言不謬。兄將贈汝一香囊。并衣料一襲。二人歸家後。羞不羞之問答。卽謂此事。而吳氏

虛心。則疑奸淫各節。小姑必已傾洩無餘。而雙關之語。逼人咄咄。丈夫本極凶惡。鄰舍尤爲刻薄。加以小姑鋒利。必無顏更立於社會。乃吞聲含垢。自縊厨下以畢命。自後邢家中。終日吵鬧。兄妹二人。常見吳氏披髮拖舌。出現於房頭壁角。而每至五時後。必見縊鬼在灶下。取繩上吊。一如搬演戲法然。邢既習見。心中亦不甚懼。且自吳死後。已備知其生前污史。故亦不甚矜憐。而厲鬼騷擾。幾於翻盤倒盆。無有寧夕。邢一日至灶下。復見此婦盤繩。乃以火叉猛戳曰。無恥婦。生不能忍節。須臾死已太晚。欲譴害誰人耶。既擲火叉。更飛厨刀殺鬼。刀中於梁上。火花迸爆如發電。鬼魂自此遂不出現矣。

●請吃鹽滷

山陰翁必大。素習申韓之學。四十餘無子。意是辦案造孽。心恆惴惴。一年應聘仙居縣。因朋友相勸。買鄰縣沈氏女爲妾。成家於署側。髮妻姚氏。聞爲娶妾之信。逕自鄉中來。

署若來監督者。二女同居。其不能融洽可知。已而姚氏尤深沈不易相與。表面似坦蕩無他。而暗中捉弄。則窮極心計。丫頭傭婦。皆受寵絡。供指令。如婢子來傳言。某事太太屬姨娘如何做。及既做。姚見即辱罵曰。誰與做此事者。未奉吾命。乃敢自由行動。洵無家法矣。如此挑剔之類。不一而足。而傭婦即從旁羞辱曰。此事如此做。本不穩便。吾曾阻勸姨娘。姨娘大膽。乃忘家中有太太。一著錯。即半邊焦矣。而傭婦實未嘗阻止。且慙慙之。念三人謀已。來日大難。不如速死。愈思愈忿。乃回房恣哭。而翁受吳潛寵愛。亦遜於前。哭疲小寐。見一怪男子立床側。小頭尖帽。身甚頎長。黑鬚黃面。手持一短煙管。青煙噴薄。向己微笑。以手指帳後。再觀己無所見。醒而想念。亦不知其故。明日復哭。復見夢如前。乃起視床後。則鹽罈在焉。心中頓悟。此鬼蓋勸其飲瀝餘之鹽滷也。然飲鹽滷可致死。曾聞翁之姑奶奶說過。姑奶奶雲姑。即翁之姊氏。年長而寡。翁迎來以伴己者。

然服法及飲量俱未深悉。乃至雲姑許。僞作問談。討論其事。雲姑曰。凡服鹽滷。不得過門檻。過門檻卽不死。飲者先以飯碗。去其浮面之水液。啗其近底濃質。飲半碗。無有不死者。沈唯唯返室。倚床假寐。見怪人又來指點。媚態可掬。忽爲搗壁聲驚醒。則大婦又爲爭風詬誶矣。乃流淚切齒。服鹽滷如法。整衣以待死。隔日無恙。但患腹泄耳。沈後與雲姑間話。說服毒不死之異。而雲姑亦曾受姚氏辱。夢怪人一如沈。亦服滷不死也。

●煤山鬼怪

京師有煤山。爲明思宗自縊之所。至清朝。每於帝后崩御之前一二月。必有一古裝之白髮老人。於更深人靜時。在山之上下左右。或遠或近。嗚嗚而哭。或遍行於宮殿。且行且泣。若斷若續。語音約略可辨。宮中人每於月白風清時。目擊其狀。有好事者追尾之。或操杖持械逐之。則其行如飛。頃刻不見。約五分時。哭如故。或更厲焉。老人之衣如爲

白色。則帝崩。爲紅色。則后崩也。

●女手工學堂之鬼

湖南某女子手工學堂。初辦數年。租下城某姓家巨屋爲寄宿舍。屋既老舊。且極進深。所見怪異不一。搗衣棒槌懸壁上。常無風自宕。時久不止。又洗衣之木盆。倚牆上。碌碌旋轉。似有人推之者。往而復還。既還更往。有傭婦甚膽大。大聲咄之。動仍不止。因投以石。盆乃止。至次日洗衣。傭婦大呼。則盆漏矣。盆水四溢如瀑布。願盆爲新買。裝作堅固。日日所用。無纖微之隙。漏見者無不奇異。寄宿生每至深夜。聞男女笑語。拖桌椅聲。搬盤碗聲。若預備讌客者。睡在前進之人。云聲在後進。而睡在後進者。又謂聲出前進。聞聽既久。亦不以爲異也。又某庶務員室內。嘗聞白蘭花香氣至烈。凡時新果品。安放至夜。必變色或腐爛。香氣亦減。置他室則否。後與居停之傭婦言及。則居停有女。年已十

九。病死是室中。生平愛嗅白蘭花。嗜水果。殆陰魂不散耳。

●舊藩署狐狸

前清時。各衙門都有狐狸。時顯靈迹。杭州之藩署。爲宋秦檜相府。規模廣大。附設小衙門至多。其空曠處。皆爲狐狸所盤據。有大仙堂。專奉祭祀。云仙能管庫。衙門中人。無敢侵犯也。有禮房姚某。居近藩署。生平虔祀大仙。姚長阿成。年少好弄。不信禮媚之事。署內有高樓。額曰天香深處。其家樓窗。適與高閣相對。至夕照西沈時。輒見閣中男女輩。憧憧來往。行止坐臥。與生人無異。惟有小兒數輩。多喜跳躍。或攀樓欄。作戲。居高臨危。若將下墜者。見者方爲之恐懼。中有老男女一對。殆爲最老輩之夫妻。老人眼下鼻上。白毛茸茸。雖遠亦能望見。老婦面生花毛。白黑相間。有二女子。殊輕倩。時以面向內。坐於窗檻之上。小狐狸數隻。僅逾拳大。或黃或白。體毛蒙茸。亦坐於樓檻。如圖章所雕。

之獅子。有時男婦老幼各背負遊戲。在樓中環走。連累三四人不止。最小之狐狸。則緣肩攀足。升降上下。而姚家樓窗一開。閣中人卽悄然逃避。不留形迹焉。姚子阿成就傳於外。本不常歸。而每屢家。必孳孳觀望。其母屢次告誡。謂人仙異路。宜恭敬遠避。不可窺燭隱私。致干仙怒。阿成唯唯。與幼弟阿丙竊窺如故。時在初夏。狐女深夜納涼。不意之間。尾出於袴外。阿丙大呼曰。尾也。尾也。阿成大笑。狐女驟覺。闔窗竟去。成屢窺美色。頗有非非之想。雖知爲異類。亦無恐怖。白晝至衙署。問天香深處之途徑。衙門老輩謂該處爲狐仙窟宅。封閉既久。無人敢入也。汝勿冒昧以取厲。不遵我言。必告汝老子責打。阿成廢然返。願癡心不死。以爲果與仙女有緣。則朝近肌膚。夕爲異物。亦所甘心。遂俟夜深人靜。爬窻過樹。直抵天香樓。摸窗而入。樓中除一二木箱書架外。並無陳設。但覺蛛網縱橫。灰塵氣撲鼻。乃大呼大菊小菊之名。一無答應。此二名。蓋狐女名也。久聞

老狐相呼。故從而呼之。乃於空中祝禱曰。你家姑娘。與我弔膀子。已成功矣。今月下張生。來赴西廂之約。何意冷落空房。掃人清興。望二位姑娘。於今夜良時。降臨寒舍。免小生渴相思死也。祝罷。摸索門戶。緣梯而下。梯級半多朽壞。梯亦岌岌將傾。而樓下泥地高低。洞穴甚多。且深不可測。乃知狐類皆蟄居於地下。遂逾園出署。歸於已室。思適間之事。不勝懊悶。且與幼弟談論。稱奇不止。

阿成睡至天明。似有人打其屁股者。一驚而醒。翻身開眼。有一人跳樓窗而出。阿丙眼見。謂是毛面老人。既起身。兩股腫痛。家人皆聞奇臭。察之。則衣衫被席間。皆沾鮮屙。姚遂責成曰。汝必得罪大仙。故老狐仙來施顯應。我等吃衙門飯。案卷爲重。而案卷實狐仙所管。如有遺失。紅布衫恐不能脫體。豈可於老虎頭抓蝨耶。紅布衫者。前清犯罪之代名詞。姚子力諱。無得罪大仙事。然心實羞忿。必報糞汗之辱。乃潛搬大石於樓上。兄

弟輪守約。俟老狐出現。卽拋巨石。將其擲死。乃自閉樓窗。僅留孔穴。早晚窺覘其下。久之。姚弟抬手曰。一對妖精出現矣。果見老狐正坐於閣中。胸脯半袒。胸毛茸茸如亂草。雌狐旁伺。似爲老狐捉蝨。阿成取石投擲。聞大聲訇然。響聞遠近。覺妖影頓杳。閣中之器物全無。而姚家之怪異作矣。飛砂走石。厨下盤盃等物。各在虛空。擊撞兒女等。破額傷鼻。號啕齊作。夜壺馬桶。至在廳堂亂滾。張挂之字畫蚊帳等。紛紛起火。東焚西撲。疲於策救。姚遂流涕跪禱曰。老朽世居是間。託大仙蔭庇。以有今日。今必劣子頑皮。無故得罪仙家。所以震怒。然大仙果有不滿。亦須降罰於犯罪之劣子。無令波及老朽。庶見大仙聰明正直。不爲過甚。然姚雖苦口禱告。搗亂不止。欲覓其子懲辦。已失所在。忽聞天香閣上。有人大呼曰。狐狸打我。我打狐狸。大家互比勢力。阿弟可速來相助。蓋阿成見狐擾。故擾天香閣以爲抵制也。阿成捶牆搗壁。十分凶猛。云欲燒拆天香閣。語未竟。

阿成已四體騰空。若有人擒捉者。阿成被擒復呼曰。我不怕死。我已查見狐窟。在閣下泥地上。阿弟可叫人燒掘。姚夫婦望空叩禱。求雙方息爭。而次子已喚粗工。負束薪携火種入閣。狐狸似怕毀穴。即釋姚子於地。狼狽而歸。事後姚具牲酒。衣冠綁子。伏罪於天香閣。且閉高樓。不令人居。而狐輩亦不現形。諒已遷居矣。

●省公署狐狸

王君海霖服務於浙江商品陳列館。有兄某。供職省公署。以家居淮陰。遂於公署下榻焉。某雖少壯。顧得怔忡病。嘗心房震跳。通宵不寐。蓋狐狸所害也。省公署爲前清織造署。素爲狐狸之窟宅。改組以後。雖營造一新。蓬蒿盡薙。然狐子孤孫。未能盡徙也。某住於新建洋房內。後臨空圃。以署中人雜。屋中有重要之文卷。出必扃戶。時在初夏。五時半至飯廳會食。銷門而去。餐畢啟戶。取水煙吸食。與同事侈談。一如向日之慣例。啟門

入室。則王之坐位上。有物高踞。如黑山一座。兩目圓露。碧似閃電。釘視王某不少釋。王在暗中辨識。則此物兩耳上聳。編體蒙茸。實一最大之玄狐也。王某大吼一聲。驚嚇倒地。經同事救醒。則狐去已久。可怪者。洋房嚴密。無絲毫隙漏。此巨狐不知其何能出入。坐其案上。所爲何事。王某素知署中有狐狸。初非膽怯者。乃一經注視。竟爾失魂落魄。大病半年。雖病後徙居別室。而怔忡之病。至今未愈。

●儒學女鬼

前清各種衙門。以學老師公署。最爲冷澹。惟每逢歲科考。儒童填冊時。有廩保等登門納贖。磋磨冊費。如賈人之交易。平時則絕無人迹。非但門可羅雀而已。浙江某教諭。金姓。以貢生選教。領憑到任。以係老學究出身。青袍布履。僅一老僕相隨。學署在明倫堂側。荒草連天。地多空隙。三間署屋。亦歪倒荒穢。蓋歲修之費。半入老師衣袋。貼補豆腐

經費矣。學署外面。素居門斗。顧自金教諭來後。時有婦人出入。門斗以爲老師之家眷也。然無轎子迎接。亦不聞老師令辦內差。需要馬桶床帳等物。時在五月。門斗等合家乘涼露坐。而學署草地上。亦似有婦女數輩坐話者。至宵深不絕。因問老師跟班。儒學太太來時。何故不冠冕入署。反而鬼崇瞞人。跟班謂。敝上人。不携家眷。開消極省。兩塊豆腐。一枚鹽蛋。穀主僕一天吃矣。門斗疑跟班諱言。諒老師所帶之女人。必非正當。故遂默爾不言。一日。門斗與妻更談此事。妻曰。我亦疑慮。既是家眷。何故不並坐並行。而此女人。白天外出。必二更後方歸學署。且儒學正門雖閉。中間門神之下。有小門一扇。終宵不閉。可通出入。此女人不肯在此進出。必由我灶下。後門出入。實屬麻煩。且不方便。門斗歎曰。老師管門斗。如天牌捉地牌。一張紙條。可革去百年飯盃。巴結不暇。豈敢抱怨。語未竟。聞草地上語聲復作。婦人遽起曰。吾必一覘儲學太太。如得有賞封。亦是

意外財喜。遂急趨學署。自頭門至學署。約五分之一里。門斗婦行時。遙望似有二三女子。露坐納涼。行愈近。則草間之人影愈淡。語亦漸低。倒退百步。影反顯明。走近時。一無所見。但有二馬。在門前嚼草耳。不覺冷汗沾體。過回已宅。而門斗則謂。吾在此遠望。見汝走近時。草地上有一婦人。入老師屋內。餘二婦人。則隱身於泮池石闌側。汝去。二婦復出。汝殆未見耳。一月以後。學宮鄰右。皆盛傳儒學出鬼事。蓋夏日納涼人衆。見者不止爲門斗夫婦。及老師跟班。且金老師一身。確無家眷同住。非狐卽鬼。已無可疑。跟班言之金某。金但顰蹙。搖手戒勿多言。後二月。適學憲按臨科試。金教官例須送考。遂於四更起身。戒門斗携跟班。衣包帽盒燈籠皮椅。至學憲頭門外坐候。三炮過後。大門將關。各學老師。皆紛紛紮服。預備見學憲。打拱送册。袍服既竟。命啟帽籠戴冠。跟班駭呼曰。老師帽子不見矣。金曰。休得胡說。帽子是我親手所放。汝手擎帽盒。未離一步。胡得

云亡。僕曰。盒中雖有物。然非緯帽。金曰。盒中既有物。可取出。僕唯唯。啟盒掏摸。則纍纍之白布。若長幡大綬。推於滿地。乃婦人之裹脚布也。後出紅巾二枚。乃月經穢布。其香四溢。考生皆譁異。謂老師不做考生。乃欲於纏足布上抄夾帶。以備一逞耶。金某惶窘。但罵當差人混帳。令速收穢布閉盒中。幸別縣廩保。有送考已畢退下者。借其大帽。頂戴而入。匆匆完場。即告病歸家。聞死於半途。後跟班語人。此中有傷陰騷事。有女子因名節關係。以纏足布自縊。母姊亦忿而同盡。茲殆顯靈索命耳。

● 古屋幽靈

蒼梧巷有古屋。素多怪異。有金姓者購居之。未幾。金徙家北上。挾細軟而行。笨重家具。仍置於屋內。遂加封鎖。煩內兄顧一成居守。顧僅一婦一子。婦揚氏。子名祖根。年十一歲。金行時。云北去便來。倉有米。灶有柴。廚有醃菜火腿。埭有鷄鴨。可恣食之。不取償也。

金以顧老成。故託以全院。初不言凶屋事。實以顧讀書正派。或能鎮妖。藉以嘗試一二。果平安也。當仍返居之。屋凡三進。每進俱啟邊門。有別院。如書室湖舫小翻軒等。不一而足。顧所居爲中進之偏間。別連書齋。書齋之前爲湖舫。後有亭。曰婷婷亭。顧有堂姪名來寶。父母蚤亡。育於顧所。既居深院之偏間。令祖根來寶共讀於書齋。夜卽宿齋中。且戒二人曰。汝二人夙在我窮家。不見詩書之美富。今居明窗淨几間。好書法帖。恣汝臨諷。可云清福不淺。如不努力。卽負居停翁栽培之雅。遂專心教讀。督責加嚴。二人年幼好弄。茲不喜書本。心猿強繫。不免鴻鵠之紛。嘗夜深不睡。嗤嗤笑。顧夫婦在偏間內。時常聽得。乃隔屋呵罵。則笑聲暫靜。五夜夢回。又聞竊語矣。因取戒尺往打。而清晝讀書。則嘗磕睡。顧恨之切齒。然亦無別法。可警愚頑。付之浩歎而已。詎一日清晨。早粥已具。呼二人不應。久之。僅祖根獨出。其容慘沮。問來寶何往。答言不知。因彼失蹤。已徧

尋數過矣。顧頓足曰：渠是孤子，豈可有長短？屋無別戶，當不他往。遂往來尋喚，甚至爬牆破壁，悉無踪兆。若云出外，則吃粥時，大門猶未啟也。將近日中，叫喚之頃，聞有哼吟聲，出自湖舫外。花果缸後面，假山洞內，缸水瀰滿，阻擋山洞，人不能出入。遂喚多人，戽盡缸水，去缸探叫，則應聲果在洞內。藍衣隱約，然洞小徑不盈尺，毀洞救出。已奄奄若斃矣。遂飲燒酒，灌姜茶，半日方蘇。衆人皆疑如此小洞，且在缸後，何能將來寶塞入？且來寶何故得罪鬼物，致受此報？顧遂詰問祖根。祖根始猶諱飾，繼而自承曰：渠二人讀書至深夜，聞隔壁湖舫內聲殊嘈雜，以爲金家人未盡搬去也。或後面不是金宅，賞深夜，有人來叩板壁。吾等亦叩板以應之。有一怪人，眼小如豆，鼻扁且大，幾掩其面，鼻端繫一鐵圈，揎拳露臂，腰繫白裙。若酒店之傭保，而兩腿之短，爲從來未見。手持木盃，勿勿至階前，摘金絲荷葉盈把，卽至案前，將油盞中油傾入木盃，至書架後面，將身一轉。

已不知去向矣。連來數夕。因問其何故。摘草取油。曰：做夜飯菜耳。吾等頗異之。聞書齋後衆聲復作。適有一壁洞。可以窺覘。月明如晝。動作了然。有女孩四人。舁皮睡榻置天井內。復舁一老嫗於榻上。裸其上身。白如蠶繭。更取一櫬。藉老嫗之足。脫其鞋襪。能其纏布。老嫗之尖足顯露。形似剝粽。一指上翹。二足齊解。四女遂繞榻團走。拍手唱歌。每歌一闕。即俯語老嫗之足。吮之嗅之。若甚有味者。吾等因大笑。忽月色黯淡。一無所見。吾等頭上。有兩點洒淅臭不可當。殆糞水也。次夕更窺。則有破傘塞蔽於孔洞。乃登高窺覘。見怪異不一。有寸許人物。舁小棺繞階行走。旗匾絡繹。若賽會然。而孝子則爲長人行。若蟻緩。所取燈油貯一巨鉢內。四人交舁。執紼之小人皆就鉢俯飲。如飲茶解渴者。又是間鬼物。嘗竊取吾家及書房中物。如以魚腸束帶。肉骨則用作鑼錘。四女有奇術。又能咒死物令生。吾家已死一老貓。曾令奴子棄於門外。前一夕爲鬼所取。環立歌。

咒。推拿其四足。貓乃徐徐有生態。頃即繞地走矣。吾等每夕偷觀。頗饒興味。而來寶頑劣。自穴中投以石子。卽聞院中騷擾。書齋內卽有人至。惜燈光晝隱。不能知來人之狀態。然其人甚長大。手有茸毛。吾曾被捉數四。幸而逃脫。來寶遂捉入院中矣。吾恐爲父責罰。故不敢呼救。至來寶被捉後。情狀如何。非我所知矣。顧家人旣救醒來寶。以前所述。與祖根無異。但云被捉以後。覺有批頰者。更塗以穢物。捉弄頗久。困憊不支。聞有呵咄者。曰。小人無禮。當於五雲洞埋葬。卽有衆鬼等推擁而行。旣至缸側。四女鬼鵠立。誦咒。則見道路頓開。衆山環拱。旋覺神志昏憊。不期入此穴處也。於是衆人聞言皆歎異。視山洞上。有五雲深處四隸字。所謂五雲洞者。意卽指此。究竟是何怪物。不可得知矣。

●胎前迷信

湖北婦人姪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

故婦人妊子。凡房中所有人物畫像。藏之棄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卽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內一片下垂。如以巾冪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遊僧。荷擔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尤爲所忌。孕婦見之。謂生子必肖彌勒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必坐於地。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來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

●走家

湖南人家小孩。最怕走家。孕婦未屆足月。胎兒之形態雖具。靈魂未付。如一空白之憑。

照如十歲以內之男女。偶爾驚嚇出魂。或夜夢游離。與此婦之胎氣相撞。魂即走入胎內。小孩則如呆如醉。不知飢飽冷暖。亦不知與人應對。終日昏昏。癡眠默坐而已。犯此病者。謂之走家。謂生人魂魄。走入人家孕婦之胎內也。俟產婆分娩。胎兒下地。該小孩即斷氣。應驗不爽。惟有師婆能治之。法須建醮禮拜三晝夜。第三夜三更時。焚符召將。浮木片於水盆內。頂盆禹步而振盪之。乃置盆於靜處。盆定水止。木片尖端。所指定之方向。即魂所走失處。更檢書本。則知魂在五里或十里外。遂率道侶領鬼卒。幡幢鐘鼓。直往指定處而去。未去之先。暗遣鬼物一班。及紙紮鬼物等。就樹林埋伏。師娘率道侶。一路敲打念誦。既抵該境。念誦愈烈。作法拘地方鬼物。逐來參見。喝問走家所在。鬼故諱言。師娘怒。懲辦鬼物。又拘楚如前。再問再責。責時。例須噴燒酒於烈炭上。是時饒鉞聲震耳。火光燭郊。打鬼聲吱喳不絕。鬼仍不招。師娘愈怒。命拘當方土地。至而預扮之。

土地道自林中出。聞師娘訓諭。唯唯而退。乃有鬼物捉產婆至蓬頭垢面。至可憎怖。時法器愈震。有多數小鬼來保獲。產婆雙方遂即開戰。旬鏡飛舞。刀棍往來。未幾助孕婦之鬼類敗。繫孕婦至案下。時已易僑裝之孕婦爲紙布人矣。尙在喝問。已刀旬疾出。刺破孕婦之腹。血汗中得一三寸許粉人。擢之於手。於是金鼓饒鈸奏凱還家。其家預煮熱湯。泡粉人於湯內。令病人速飲。謂是魂靈返舍矣。方作法時。該村如有孕婦。滋以爲不利。亦必籌種種饜勝法。須靜睡於床上。以黃土掩口鼻及腦門上。房門床上。遍貼符籙。免爲土地所執。蓋一經作法。輕有流產之死。重則喪孕婦之性命。而符籙非倉猝所能致。一有胎氣。即須預備也。凡走家之釀法不一。茲其一例。然糜費滋鉅。須百金以上云。

●屍起解

語怪

曩見某雜誌載屍起解一事。以爲詭誕。而曾遊辰州者。則云事誠確鑿。非道聽臆說也。辰州符靈驗。能治百病。人俱深信。至所稱屍起解。卽運屍還鄉也。凡湖南人客死於外。如虞道途遼遠。盤柩不便。則於初死時。往陳於術士。術士乃辰州符籙家。各省有之。卽携符籙。貼死人身上。念誦真言。蘸以法水。乃如常棺殮。積屍既多。術士預來詔告曰。某月某日。屍衆起解。家人乃預作法事。或酒食讌享。與死人作餞。屆日。乃破棺出屍。屍有符護。不稍變爛也。復向屍誦咒。屍卽起立。可驅之行走。如策羊豕。山程水驛。不虞顛躓也。曾有人坐舟往某地。見山巔水涯。有結隊行走者。然臂腿直。首亦傾垂不舉。似無精采。異而詢之。同舟之湖南人曰。此屍羣起解。本非生人也。訪之良確。凡直立之屍。一見生人面。卽流血仆起。一倒以後。卽不能再起。凡赴客店。術士自宿於房中。另閉羣屍於一室。可不虞傾踏。逆旅主人習見之。不以爲奇。且有別室。專爲屯屍之所。洵奇怪不可

見。不足爲異也。

●花會請神

凡打花會之男女。求神禱鬼。預示朕兆。無所不用其極。或隨機觸發。如出門之頃。見猴則打猴。見狗則打狗。如見帶遺地上則打蛇。如醉如夢。可發一哂。而設花會之筭家。亦必奉本村社主土地山神及其他著名之種種仙佛。香烟紙鏢。終日然燒不絕。每當日入。則焚草鞋三四十隻。以給花會之鬼。且祝而告之曰。汝等此去。當至各村運動。夢中示人以翌日之花會名。富者誑之。貧者實之。旋又焚鏢。而村民亦往往於夜中得夢。晨輒告人以求解者。於是一般趨利之徒。揣摩不絕。又有以花會名單入深山萬塚中。罔兩出沒之所。而求魂魅之指點者。而最奇者。則又莫如降童。降童云者。謂能令神降附於童子之身。卽謂之曰童身。其法。畫符字於水碗。令一童子飲之。不移時。童子神昏心

迷條而距躍曲踊者無數。已而就案高坐。乃斷續而言曰。汝等求吾胡爲者。時則數人匍匐於地。囁嚅應之曰。弟子願求小財。乞大神查挂筒之花會中爲何名。如中。謹備三牲福禮以酬。曰。若是乎。但看爾福。姑從汝請。不中。無我怨。神呻吟移時。執筆寫一字於求者之手。令求者自解之。終實似字而非字。求者以己意附會之。各執一見。故亦或中或不中。酬對旣筆。童倒地。則退壇矣。

●燒鍋法

花會請神最慘酷者。則爲燒鍋法。燒鍋法者。分飯鍋之周圍。爲三十六分。寫三十六個花會名於堅硬之紙條上。勻粘於各分之上。夫婦二人。俟夜深人靜。至荒郊叢塚間。呼曰。茲有薄酒一杯。無人領享。棄之殊爲可惜。男子舉火。尋於亂塚間。口述之詞。與妻無異。已而見一骷髏。則欣然呼曰。飲酒者在此矣。今大哥閒空。且在荒墳寥寂。盍至寒家。

小叙。妻曰。大哥是一家人。不須客氣。言次。遂拾骷髏於携來之籃中。或盤內。夫曰。汝且慢着。尙有下段。妻曰。下段累墜不必帶。橫豎吃了酒再來作配。語次。遂携籃急走。時中庭已預陳方桌。香燭淡酒羅陳於上。但桌須斜擺。既置顧案上。妻急趨灶下。燒滾鍋水。男子則陪骷髏而坐。絮詢貴鬼是何方人氏。生年幾歲。何年下世。陰間有何貴業。復謂兄弟近來運氣不好。地方不就。經商虧本。薄籌資本。想打花會。撈摸金錢。只是水中撈月。有去無還。閣下是地方靈鬼。某地方現開第幾次花會。筒內是甚名色。必曾知曉。或代爲道聽宣示。倘能獲中。必替閣下興修墳墓。香花祭祀。現趁無人在側。不妨明告。言次。低頭竊禱。以耳近顧。若潛聽鬼話者。乃曰。閣下如此矜秘耶。好朋友當不如此。既聽復禱。禱畢復聽。如此厮混之際。妻在灶下。水已燒滾。飛風走出曰。爾休駭想。死人口中能討消息耶。不用手段。豈得口供。復曰。死囚死囚。你酒已吃了。說一個字。尙且艱難。叫

你向滾湯裏燙一燙。遂以竹片塞口腔內。投於鍋中滾水內。口念悟語。無非令其示兆之意。隨用木棒攪水。愈咒則棍攪愈速。夫在灶下燒火曰。大哥是誠信之人。不會欺誑。請示暗兆。倘能打中。將尊頭香湯洗沐。合葬一處。要不靈驗。油鍋猛炸。言畢。遂將鍋蓋蓋定。約火熄天明之際。啓蓋觀看。口中木片。指定何名。卽打買某名。此法蓋甚靈驗云。凡施術過後。如花會未開。必藏骷髏於家中。意將俟開後。實行賞罰也。相傳福建某鄉有楊姓夫婦。久賭輸巨。無可翻本。遂試行燒鍋之法。燒後蓋鍋。正在等待之際。忽鍋中之水。猛然外溢。但鍋水不過六七分。茲已火熄經時。不合更滾。滾亦不當。猛溢。方共駭異。而水溢愈多。視之。皆血水也。夫妻驚怖亡魂。狂呼駭叫。卽逃至樓上焉。

次日查看。則灶前灶後。血水成河。鐵鍋已漏成一洞。鍋中骷髏。亦不知去向矣。二人恐怖之心。久而方定。忽一日。見骷髏出現於搖籃中。二人具香燭。禱告而送之。等床引被。

骷髏復出焉。二人復相送之。且乞道士硃符。封骷髏於盒內。乃骷髏復出現於搖籃。三歲之愛子。一哭而死。蓋骷髏排利齒。將小兒之命根。一口咬斷焉。

● 蠱毒

造蠱殺人。閩廣等熱地最盛。申報自由談老圃論蠱云。蠱係何物。律家多不明瞭。長孫無忌疏議曰。蠱有各種。罕能究悉。事關左道。不可備知。或集合諸蟲。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蟲皆死。若蛇在卽爲蛇蠱之類。又唐人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古人愚質。造蠱圖富。皆收百蟲入甕中。經年開之。必有一蟲食諸蟲。卽此名爲蠱。能隱形似鬼神。與人作禍。又曰。蠱蟲療蠱。是知蟲名。卽可治之。如蛇蠱用蜈蚣蠱蟲。蜈蚣蠱用蝦蟇蠱蟲。蝦蟇蠱蟲用蛇蠱蟲之類。陳藏器又言食錦蟲。後世謂之金蠶蟲。蔡攸叢話謂金蠶日食蜀錦四寸。取其糞置飲食中。人食之卽死。蠶得所欲。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遣之極

難。水火刀兵所不能害。必陪其所致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取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不然。能入人腹。殘嚼腸胃。完然而出。如尸蠱也。又世傳粵妓多畜蠱。有某公子曾娶一粵妓。嚙臂爲盟。旣而背誓絕迹。妓強招之至。置酒與飲。公子旣別妓。卽覺腹中不適。如萬蛇攢擾。知己中蠱。求救於妓。自承薄倖。云得解救。當踐金屋之盟。然妓不能解。但有流涕。蓋蠱毒無解法。果得解。必不利於種蠱者。所謂你死我活也。公子遂顛頓。死於道路。凡筆記中載蠱毒之事。不一而足。此特一節耳。又見某書載捕蠅法。其奇。五月五日午時。采諸毒蟲於一器。令其互相嚙食。久而啟視。祇餘一蟲。遂以生黃豆一粒飼蟲。蟲不能食。饑餓日久。則抱豆而死。置此豆於案上小盤中。如有蒼蠅飛過。豆卽起擊。屢起屢中。百無一失。果有其事。則有益於衛生不少。捕蠅可省矣。但恐製豆不就。反造成蠱毒。貽害人命耳。

●死人批頰

舊律於創棺見屍治罪至重。而數十年前猶有厚葬之風。白璧明珠掩埋於黃土之下。既多靡費之訊。復啓暴屍之禍。無益有害。雖有孝子慈孫。殊可不必。有某公生前忠烈。曾久歷戎行。殺賊無數。死時年僅五旬有餘。袍服爲殮。首戴緯帽。綴滴球一顆。千金不止。又有玉鐲翡翠般指等。土工收殮。耽耽不舍。有寅生與阿兔二人。曾共給役。既出殯。停棺於厝舍。寅生竊持斧鑿。夤夜開棺。椎鑿竟夜。棺蓋方啟。乃探手入棺。方欲摘帽上巨珠。棺中人驟舉左手。捉寅生臂。以右手力批其頰。勢至猛烈。與生人無異。寅生驚怖求饒。撐札逃脫。念身被鬼打。實所未逢。悵然郊野。如入夢寐。約近晌午。忽遇阿兔相呼。問來此何事。君之右頰。何黑癩重疊也。寅生唯唯。轉問阿兔。何故來此。阿兔欣然曰。吾得意外財矣。某大人殮時。帽上有珠。吾眼熾已久。今持椎鑿。正欲撬棺竊取。不圖棺已

撬開屍身露出。吾不廢吹灰之力。摘珠在此。寅生歎曰。吾不爲取珠。亦不在此間矣。乃珠未到手。竟被鬼打。遂與語夜來事。阿兔半疑半信。因曰。汝勿妄談。汝卽不提創棺事。爾我好友。有福亦應同享。我今與汝至珠店兌珠。得財均分可也。分錢事畢。卽可遁迹他處。豈不爽快。寅生唯唯。遂相共同行。適地方官下鄉勘案。歸而過此。寅生阿兔二人似有人推捉者。使衝鹵薄。知縣離鄉時甫行一里。見一偉丈夫紅纓白馬。張傘而來。至輿前下馬拱揖。倏然不見。官吏皆謂似徐大人身段。方稱異。忽然二賊見其形色慌張。且一人面頰上污烟狼籍。命搜身。則明珠在焉。帶回訊問。論罪如律。

●鬼吃酒

有兩夫婦。專恃創棺營業者。必揀新墳創發之。以鄉間窮乏。金銀之殮物無多。若綢布衣袴。一二月卽變色質。故以速盜爲宜。其盜棺有一定之手續。先以香燭拜之。遂啟棺。

蓋抱屍起坐。妻入棺與屍對坐。以繩圈對絡於頭頸。夫斟酒三杯與妻曰。汝飲一杯。我飲一杯。妻飲訖。更以一杯付屍曰。汝亦飲一杯。遂倒於屍口際。夫卽問曰。酒錢安出。妻曰。酒錢乎。在他身上。遂動手剝其衣服。如爲女屍。兼拔其簪飾。意謂死鬼雖厲。旣飲人杯酒。卽無法變臉也。二夫婦盜棺旣久。胆亦漸大。適有他鄉宦裔。運柩還里者。棺製絕博。硃漆煥然。意其中必有珍殮。夫妻議定。俟至深夜。利全副利器。從事挖鑿。數鑿旣下。聞棺內有顛撲聲。久而寂然。乃各誦金剛咒。發鑿愈猛。棺釘乍鬆。棺蓋猛落。似有人從內力推者。一聲爆響。有紅光一蓬出棺內。二人俱嚇倒於地。已而驚定。二人均強慰曰。此殆一時眼花耳。或棺內有珍寶。故發異光。二人以火燭棺內。臥一黑鬚人。鬚短僅及唇際。瞑目垂手。似甚安適者。遂命具酒。妻入棺內。如法抱屍。夫取酒於籃內。斟遞棺中。婦取酒置棺沿上。詎屍旣抱起。二目驟張。旣見賊婦。粲然一笑。後闔其目。婦心震盪。然

強作安定。夫在棺外搖手。婦亦搖首以應之。蓋盜棺者有相傳之心訣。凡見怪異。不可逃叫。一涉驚慌。則鬼焰張矣。夫在旁急誦金剛咒。婦取酒於棺沿。顛聲語鬼曰。請飲此薄酒。鬼忽瞪目曰。好極。遂攬婦髮。婦大叫。夫卽棄燭逃命。陰風頓起。天容遽黑。婦掙扎之頃。顛於棺外。至臭水潭邊伏焉。卽有自後推聳者。身既入水。神識遂昏。聞山下有數人。拍掌揶揄曰。此創墳賊婦。亦有今日。偷鷄不着。蝕去一把米。今夜此時。叫他吃些痛苦。遂聞鬼聲漸去。已復耶許而來。有重物來壓身上。時頭目瞑眩。身不自主。聽其侮弄而已。暈去復醒。耳邊有低呼曰。則渠夫尋踪而至。時已天明。去其身上所壓之舊棺蓋。石子等。追想夜來之事。不免神魂恐怖。因至朱棺旁。查看蹤迹。則此棺釘蓋完好。無絲毫斧鑿痕。而酒杯殘燭。縱橫於地上。相顧咋舌。不能知其所以也。

●借鬼債

語怪

凡質鋪中夥計。謂之朝奉。浙江典鋪之朝奉。十九皆係徽人。有李朝奉。素在杭州某典鋪執事。時有一女子。持金鑲藤鐲來典質。不久即取贖。時典時贖。非一次矣。凡朝奉每日收下之物。須送至總包房過目。評其價值之當否。蓋總包房有總管事。能管轄衆朝奉也。該典總包房之老朝奉曰何先生。是日何先生方與朋友朱吉人閒話。小郎（卽典中學徒）送進飾物。朱偶翻弄。瞥覩藤鐲。駭曰。此物何來。何曰。自然是當進耳。朱曰。汝當鋪乃收賊物。此吾外甥女殉葬物。必有盜棺者。豈能不究。何曰。藤鐲亦尋常之物。安見即汝親眷家所有。朱曰。金鐲上有表記。鑿淑芳二字。卽死者芳名也。然其小如蟻。細辨乃見。此鐲吾所經打。適已察視無誤。典中人聞言。察之果然。朱曰。此事不宜張揚。苟一傳佈。罪人卽遠颺矣。乃呼李朝奉入。詢以質物人形狀。李曰。此物一年中須進出數次。來當者爲一女郎。年可十八九。如欲根究。俟來贖時。可執而問之。二人以爲然。俟

之月餘。此女果備款來贖。今人拿住。責以盜棺之罪。女郎殊不恐懼。卽曰。諸君無悻悻。我與死人借當頭。今日贖還。不同盜竊也。朱曰。豈有此理。如此巧說。能叫人相信耶。女曰。吾姓蔣。名玉鳳。與淑芳相結爲姊妹。生前要好。情投意契。誓共擇一丈夫而事。一日看戲。忽遇平姓美男子。百計引誘。遂諧幽會。卽申並偶之願。而男子殊薄倖。口雖答應。情實不專。淑芳幽怨而死。吾爲平某所累。舉債不資。後來無法。復識一馬姓者。填債。馬年老而醜。然貪其接濟。不敢疏淡也。去年端陽節近。我負綢緞裁縫及洋貨飾物債甚鉅。無術彌縫。而父母嚴厲。不敢啓稟。遂潛具毒物。部署後事。擬隔日尋死。詎淑芳卽於是夜現夢。囑我緩死。云有手鐲可假。吾棺左面已破。伸手可取也。但飾物爲吾所愛。時刻不離。汝一得錢。卽須贖還。吾聞言奇異。姑至棺次察訪。有一小板。果已碎裂。探手可入。卽得金鐲而歸。携以質錢。節關渡後。約一月餘。復見淑芳現夢曰。汝之當頭可歸矣。

明日馬某至汝許。渠身有多財。可索取之。明日馬至。吾果向馬索款。而馬殊鄙吝。僅予十金。復夢淑芳告我。謂渠有意外財。非與百金。將宣揚其底蘊。如言挾制。馬果解囊。吾因循未取。獨復夢鬼索。吾自此每遇急用。時向鬼借。獨得款則歸還。鬼在夢中。猶囑我周全平某。且時命我購脂粉。及衫褲等。置於棺孔中。今取手鐲。正擬還歸於穴。朱何二人皆不信。以爲玉鳳掩飾。朱因告於鬼父母。詣郊察看。棺爛宛然。可容拳出入。遂命土工啟棺。則女面如生。脂粉在面。如新塗澤也。新衫褲襯裡。玉鳳一見。卽叫曰。此衣袴我於得夢後製贈者。摺疊後。自穴中塞入。棺窄如此。不知何以能穿著。於是鬼父母亦多駭歎。以非生人之力所能致。遂還鐲於鬼。封棺埋葬。且鎮以桃符。不令出現焉。

●考鬼

歲科試之際。杭州學院前。各縣士子雲集。運司河下府前街等處。中下人家。皆闢餘屋。

寓考生。有金華姚郭二儒童。已初試出場。守候招覆。向晚無事。街中躩蹀。并至酒肆中。哺啜。出後。已初更矣。行經學院。但見禁門深鎖。轅門內夜氣寥寂。蓋是時聽差及應考者。皆在寓安睡。須至四更後齊集也。二童從柵闌內望。似頭門外石獅子旁。有人聚語。郭童笑曰。渠等洵可謂巴結矣。此時方二鼓。如坐至天明。須逾三個更次。豈怕誤時落後。在此相守耶。姚曰。想必是僻縣考童。不明考試規則。故夙興而至。二人從柵闌入。相同觀看。則有二人。一老一少。各在空地守候。坐於考籃柄上。以代椅。老人戴舊式之緯帽。纓短有若乾菜。帽亦僅如酒盞。如做糊孫戲所用。面如瓜削。鬢白如銀。而童子似頂一蒲扇面。以槍上紅纓爲帽緯。但在暗處。不能細辨。聞老人歎曰。我背考籃時。比汝現在更幼小。龍門雖跳不上。然此中經驗。實已宏富。道光某年。蒙李大人招覆。今招覆條子。還在祠堂內。便是祠堂左壁。第四條之下。第六條隔壁。大名尙未廢滅。少年歎曰。老

人家勤勞半世。幸得招覆。我是笨牛。不知今生世。有無紅點之望。老人歎曰。說起牛字。便想到昨天題目。頗有些意味。但難著手耳。少年曰。正要請問。這牛何之三字。出於何處。老童怒曰。此熟語。尙背不出。想混騙功名耶。爾曾讀孟子。此句之下。有吾愛二字。豈遂忘却。童曰是矣。子貢曰。爾愛其羊。吾愛其牛。牛牛牛……老人怒曰。不是這個牛。孟子的牛。不是子貢的牛。下底是吾愛一牛。少年起敬曰。終是父親書熟。老輩的書本。如耕熟的田。荒不到那裡去。請問老父。這題目。不知是截上題。抑是截下題。如何著筆。可用何種典故。老人曰。吾昨夜已把這題目。前後想過。此等題目。皆是畜生題。與龍鬪蛟。龍蜻蛉。螞蟻爲一類。我想起講內。用牧童歸去橫牛背。那句詩。陪襯頂好。牧童吹笛。尙且無腔。走路更不依規則。牧童自不辨路。牛豈反能曉得乎。還記得尙書裡有什麼牛羊。下來一句話。童生道。這句話。我也記得。不知是在那一經。但不知下來兩個字作何。

解。老童曰。下來必是下山坡。尙書裡。還有一句。放牛於華山之上。將來搬湊。不愁不動。學憲之目。可惜拿手題目。不碰在我手內。明天想要出羊何之了。畜生題目。我已擬有幾個。此刻無事。我正可告你訣竅。二童聞。二人一派胡說。不禁狂笑曰。天下乃有如此實不通之考童。豈但考籃背老耶。二人聞人言。陡出意外。父子均驚慌失措。背赴考籃。曰。此處不是講話所。匆匆起走。至柵欄邊。卽無所見。歸寓講述。不勝奇詫。有老門斗聞言曰。此乃尹姓考鬼耳。父名尹兆。白首不得一矜。子名尹合湯。少年身死。每逢學憲按試。鬼必出現。見者甚多。不足奇也。於是考生聞者皆歎異。

●狗產

趙丙生。上海人。有表姑母金氏。在松江之鄉下。一日往省。特別車至松江。已黑夜矣。趙見姑母曰。吾夤夜而來。幾嚇一跳。狗育小狗。乃在衙堂內。幸未踐踏。否則雌狗凶惡。必

咬我報復矣。然二目暈碧。中射火光。已足生吾怕懼。金聞言。目視傭婦曰。狗魂不散。果很毒如是耶。趙不解。金曰。汝所見者狗鬼也。非真狗。趙不解所謂。因請其說。金曰。禍始於陳媽。渠已得病歸家矣。趙曰。吾方疑陳媽何故不在。金曰。陳媽是念佛人。茹素行善。汝所素知。然生平惡狗甚。見狗必打。見小狗則溺之。糞廁內。謂可轉世爲人。去年有一黑狗來我家。我子愛而畜之。陳媽打罵。狗終不去。迨生小狗。共三隻。陳乘人不備。溺於糞窖內。然母狗愛子甚。旋踵之頃。已啣狗於原處矣。飴乾糞水。向陳搖尾。伊唔作叫。若乞憐求懇者。吾遂戒陳媽。宜存惻隱心。母傷彼母子。陳唯唯。陳至清早。復棄狗於深蕩內。載沉載浮。作叫甚慘。母狗救子。乃載胥及溺焉。餘人矜狗之遇。爲之掘地埋葬。陳夜間買物歸家。駭曰。狗已埋葬。何得復在門側。家人皆曰。無有。陳曰。吾適見三小犬吮乳於母狗腹下。紅睛碧眼。所述與汝相同。及後家人輩出入。亦每見之。陳於是晚。見狗來。

搭床沿。次日晚出。則狗鬼猛嚙其腿。寒熱洒淅。昏嚙顛連。今已送回紹興矣。丙生聞言稱異。至不敢出戶焉。

●神獒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獒。每出必以夜。千百犬隨之而行。人或遇之。輒爲所噬。相傳久矣。清農部徐懌甫。於冬夜飲友人所。醉而歸。持燈獨行。過菜市口。是日適決囚。流血在地。有巨犬俯而舐之。正當大路。懌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去。蓋卽俗所謂神獒者也。懌甫大駭。歸卽臥病。遂不起。

●狗厭勝

雅州府某縣巨紳家。厨藏肉品。率失去。終莫得主名。一日。其西席某自外歸。忽覩所畜巨犬。齒嚙高几。以前足承之。人行過庭。至階側曝魚處。置几其下。一躍升几。以足攫魚。

數尾委之地。既移几庭隅。乃將魚去。主人旋以失魚。撻婢。某具述所覩。爲婢解脫。犬聞之而遁。其夜某寢樓中。忽門闢而犬啣竹竿入。以度其床之短長。度畢徑去。某大駭。堅扃寢門。次晨向主人備述其狀。主人遣奴四覓。見犬於後山中。以足掘地。置竿其旁。蓋將爲坎而瘞某於此也。奴大呼狂逐。犬始遁。

●狗報夙讎

宣光之際。木橋陳瞎子。有當今管輅之目。占休咎者集於庭。有葉姓子。孩提聰穎。三歲後遂多病。瘡癬寒熱。纏連不斷。而遺尿啼哭。丟擲盤盃。凡小兒普通之劣狀。無不具賅。面目憔悴。聰明亦異。從前家人不解。遂問課於陳瞎子。陳曰。危哉危哉。是殆不可解禳矣。是兒固大有大來歷。足以光汝門楣。然冤家業已尋到。竊恐死期不遠。還想其長大成人。讀書發達耶。葉曰。冤家何在。陳曰。冤家非別。卽汝家黃狗。三年前在北門側。跟從

汝子回家。此狗一進汝門。汝子卽不安逸。現此狗耽耽不去。欲得汝子胞胎。及知生年八字。得此二物。犬當絕迹。汝子亦卽下世矣。二人夙有深仇。特變狗前來索命。陳想黑狗跟蹤之事。果然不錯。兒病三年。亦甚不差。但恐有人漏洩。未能確信。因曰。人生一世。歸一世。前生善惡。如必受報於來生。父母恩勤。豈非付之於流水。我想將此狗毒斃。豈不直捷。陳曰。千萬不可。此狗已有靈氣。非尋常畜類。且久已防備此着。故不吃狗食。非人吃之食不食。且與汝子不離形影。恐狗未毒斃。汝子先亡。卽汝計獲售。汝又與狗結冤。冤上增冤。益糾纏不清矣。葉曰。冤家宜解不宜結。先生請示善法。如能解免。重酬不吝。陳曰。姑先語汝一法。汝回家後。可揚言汝子於某月某日做生日。會親吃麪。潛買羊肚一個。并僞造汝子生年八字。書於紅帖。置木盤中。供於家堂內。暗窺此狗。何作舉動。可來告我。再替汝想法。葉受命而去。照依辦理。賓客散後。家人故意躲避。恰好樓板中。

間有一洞。可以下窺家堂。此狗於衆人忙亂時。假意眠睡。見人已散盡。伸腰而起。潛至家堂下。舉爪拱拜。拜後卽騰身而上。將供果一一嗅視。次啣羊肚出盤中。反覆爬嗅。知非人胎。乃坐於家堂上。嗚嗚而哭。至天明方止。自此遂不進食。葉卽以所見告陳。陳曰。吾正爲此事懸懸。適已占得課象。此狗已有咬死君子之決心。恐不能經言禳解。惟有具舟車。遺送於遠處。君子可卽寄養於別家。以免糾擾。遂由陳指示送狗之方向。乃蒙狗頭置木箱內。計渡河七道。逾山五重。人疲馬乏。喘汗相屬。乃人未返而狗已入室。因葉子已杳。狗極棲皇。曲身盤臥。飢七日而死。

●衣肆靈狐

杭城悅濟衣肆。爲石門徐某所開。房屋古老而深邃。局面廣闊。有內外櫃之別。外櫃售綢布棉袂。內櫃則售貴重皮毛。內櫃之內。有敞廳。廳樓貯貨。下作客堂。其右弄。則通小

軒軒三楹。疊石爲山。亭池修竹。花木成叢。頗饒幽遊之致。惟不免潮濕耳。

向例主人上省。啟小軒居之。否則鎖閉。肆多狐。夥友常見之。大小不一。有純白者。當夏日。晒晾皮衣。學徒瞥見。墮白物。以爲皮也。檢之不少。後乃悟爲小狐。曾有白狐墮於水缸。經人救起。狐雖多。不爲人害。

主人年老而嗜阿芙蓉。其在肆中。每夜飯之後。邀經夥啜茗於大井巷茶樓。其烟燈置於櫃上。俾回時照入臥室。習以爲常。

主人風雅好古。軒中棐几湘簾。遍懸名人書畫。摩挲金石。古趣盎然而蜜棗果點。尤堆置滿前。學徒伺隙耽耽。輒思染指。余戚亦在其中。爲徒一日夜間。九鐘竊瞰烟燈已置外櫃。密告同夥。往取食物。并分我少許。夥去未久。忽奔回。憤責余戚。誑言幾敗乃事。余戚不解所謂。詰之。答曰。東家現在室中。幸余未入。時先窺窗隙。否則殆矣。戚不信。兩人

奔往。則主人正臥床上。觀聊齋。大異之。出問櫃上僉。謂出外已久。復入竊窺。儼然在內。細察之。惟指爪長二寸許。不相類。於是二人譁奔告肆人。共往視之。已無有矣。有桐鄉曹某。主人族戚也。頭項略偏。人以歪頭二娘舅稱之。因事來省。寓宿悅濟。時方進貨。無空庭可居。乃啟三楹小軒居之。曹顧學徒問曰。此間聞有狐狸。然耶否耶。徒搖手令勿言。及睡。忽聞有人叩扉。問之不答。時已三鼓。知必非人。乃蒙被踰臥。忽雙扉呀然開。似有人力搖其棕棚。久之搖益厲。振振有聲。幾將傾跌。口欲喊而聲不得出。如瘖啞。然亟從被底鑽出。奪門狂奔。叩夥友門入。坐定久。頭汗猶漉漉也。

●張趙鬪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裡河同知張灝鬪富。張請河道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爲豪。越半月。趙回席請張。

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疊疊然每一線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爲燭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爆竹。爆聲膈膊。燭煤飛盡。不須剪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視之如無有也。直至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小頑意。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趙。趙始啞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夢異

余家祖籍餘杭。遷杭三世矣。邑中族大人多。類皆半耕半讀。余父遷省後。寓於小粉牆。設館授徒。堂叔肇鵬。亦附讀焉。叔少年氣血未定。喜窺女色。而犯劣戒。以是成咯血症。

一年間必大吐數次。最奇者吐血之前。必先得夢。其夢惟何。卽見己之吐血也。往往晨起談夢。午卽吐血。余兄弟輩以是笑之。

叔兄弟五人。有一姊。如余家然。惟余家則姊居長。叔之姊居三耳。

某日晨起。謂吾母曰。乍夢三姊來。此容色慘戚。恐非吉兆。母曰。吾亦夢彼。彼腹膨膨然。倚於門。傍叔曰。吾見彼亦立門。傍并指余家餐室之第一扇風窗門。以實之。謂其面黃頭蓬。母言亦然。二人之言。歷歷如繪。余等聞而異之。時三姑母在餘懷。娠屈指當在產中。議論未已。信卒已來。云是餘杭信拆視之。則三姑母已難產死矣。計入夢之頃。卽在絕命之時。余生平不信鬼神。獨於此事。駭詫於心。永不磨滅。當時家人讀信。無不毛骨悚然。而以一水盈盈瀕死。不忘弱弟。故皆爲之涕泣。未幾鵬叔下世。今彼家僅存兩丁矣。傷哉。

●道士作祟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奕。聞落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庵。見道人貌陋。與客方奕。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與交言。隨卽辭出。是夕上床就寢。有鬼火兩團。繞其帳上。趙不爲動。俄有青面鋸齒鬼。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旋卽消滅。次夕滿床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趙方知是道十爲祟。愈加不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靈靈。地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擻擻然欲顛者。乃強制其心膽。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則聲咒出自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於牀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怖汝。要汝哀求。好取些財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於人者。反映其身。故我昨日已死。無所歸魂。願來服役。作君家樟柳神。

贖前愆。趙卒不答。明日遣人往。二聖庵視之。道士果自剄。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爲服役也。

●褚氏水異

褚君幼覺。余表叔也。少時同入求是書院肄業。析疑論文。交相莫逆。其家在杭之菜市橋。坳屋大而古。且極深邃。係其父與叔。以宦囊二萬金購得者。內有數屋。時現怪異。居者爲之不安。幼覺雖持無鬼論。亦承認也。一日有餘杭鄉親。因事晉省。厲于其家之小廂。夜深人靜。將入睡。忽聞外間搬碗之聲。細聽之。彷彿一人兩手捧十餘碗而行。既入。復出者。再初疑其家人所爲。亦不爲異。無何。又聞拖桌椅聲。安著聲。一若大設筵席者。然終夜不休。寂無人語。始知有異。不禁毛骨悚然。次晨以問幼覺。而幼覺則云。此乃時有之事。無足異也。嗣幼覺以屋大人稀。賃與女子師範學校。爲寄宿舍。以校在銀

洞橋相距近也。諸女生寄宿久之。夜間時聞响動。且覩怪異。惟皆研習科學。迷信漸以破除。卽亦無憾也。厨下有火鑊一。盛水足容數擔。卽杭人所稱爲陶鍋者也。每夜厨役注水其中。天明煮之。爲學生洗面冲茶煮粥之用。孰知某日之晨。鍋水煮久不沸。揭蓋視之。水無涓滴之剩。而地下亦無水漏痕迹。或云此必厨役忘却注水。故神其說耳。然昨日挑水者二人。固明明注水於鍋。爲厨下人所目覩者。於是談者悚異。宿舍卒徙去。

●徐半仙

石門蔡君笑拈風雅士也。耽吟咏。好賓客。所與遊者如張叔未。方雪齋。應笠湖諸老。皆一時名士。以故座客常滿。大有孔北海之風。時有烏鎮徐半仙者。清修好道。鶴髮童顏。雖年屆八秩。望之如十餘歲小兒。蔡慕其人。亦禮羅於家。徐每于庚申日夜。必居淨空打坐。如僧家之入定然。蔡約姊壻徐亞陶。潛往窗外窺之。但見室暗無燈。而半仙頂上。

現。火。星。一。點。煙。縷。上。騰。與。焚。香。無。異。竊。相。驚。詫。亦。不。與。人。言。乃。半。仙。於。次。日。卽。謂。蔡。徐。二。人。曰。乍。宵。枉。顧。恕。不。奉。迓。二。人。大。異。之。蔡。有。廳。事。額。曰。行。義。堂。爲。賓。朋。宴。會。之。所。一。日。飲。次。半。仙。指。匾。謂。徐。曰。君。于。六。十。年。後。當。可。如。意。稱。心。矣。徐。不。解。所。謂。謾。應。之。衆。人。亦。各。茫。然。逾。年。笑。拈。之。父。硯。香。忽。易。廳。匾。爲。行。恕。堂。厥。後。硯。香。歿。而。笑。拈。亦。亡。家。業。日。益。衰。落。而。徐。父。子。咸。登。科。第。入。仕。途。購。蔡。氏。之。屋。而。有。之。屈。指。半。仙。語。徐。之。日。至。于。購。屋。之。時。恰。值。一。週。花。甲。半。仙。之。言。完。全。應。驗。由。此。觀。之。似。乎。凡。事。皆。有。定。數。如。半。仙。者。迨。卽。毆。西。所。謂。先。知。人。歟。

●一足蛇

謝大癡言其友某在黔日往一村見民家多懸一物鱗甲瑩然已腊而乾之矣言此去五里有山爲採樵地山脚爲往來路徑旁有枯樹一株極大樹內藏一蛇人首驢耳耳

能扇動有聲。鱗如松皮。只一足如龍爪。吐舌甚長。躍行迅疾。近人輒以口噴毒氣。令人迷仆。然後以舌人人鼻。吸血飲之。村人募丐者。予以金除其患。無有應者。逾年有二丐。應命索重酬。衆爲釀金如其數。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裸而誘之。蛇果至。則急趨道旁田內。蛇追及之。陷於泥中。不能動。然後二丐躍起。以長竿紫刀盡力斫之。斷其首乃死。村民家有被其害者。爭分其肉。歸而懸之云。

●功過格

笑拈天姿穎異。于琴棋書畫詩詞篆刻。無不精詣過人。惟不能唱曲。引爲憾事。然其譜曲絕佳。嘗填縹雲石曲。其尾聲有收拾這鐵板銅琵琶。歸去也。江上青峯之句。爲時傳誦。未幾病歿。竟成讖語。

其未死之前。雖染傷寒重症。然延烏鎮名醫沈興齋診治。稍稍愈矣。一夜忽忽入夢。見

有二人肩輿候門。迎入一處。認爲邑城隍廟。神公服坐案上。見蔡至。欠身迎之。令坐案側。出二冊與觀。一爲紅格。一則黑格。蔡叩以紅黑之分。神曰。紅格記功。黑格記過。今子功多過少。來此當無所苦。授筆令簽字。訖。仍命肩輿送歸。蔡醒知爲死兆。亟請徐公亞陶至。細述夢境。并以後事託之。徐亦知醫。按其脉則病已轉機。實無死法。慰解而已。傍晚因事辭歸。不及四鼓。聞叩門甚亟。嘆曰。豈笑拈死乎。問之果然。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爲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於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於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於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人食需三斗粟。

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於潮州。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天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衆人。頰面汗背。猶不能升一塊石條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圯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海。

●縹雲石

縹雲石。爲吳亦奇將軍贈與查孝廉者。聊齋觚賸。皆記之。查氏式微。石爲馬橋富翁馬炳章所得。置於園中。馬氏卽笑拈之外家也。嗣馬氏中落。蔡父子素抱南宮之癖。酷愛此石。載至天中山福嚴寺中。鑿池引水。琢石爲台。所費不資也。又以園距寺遠。觀石者。

無。憇。息。之。所。乃。建。一。亭。名。曰。掛。瓢。寺。中。方。丈。名。費。隱。戒。律。精。嚴。能。詩。畫。與。笑。拈。爲。文。字。交。白。社。聯。吟。笑。拈。月。必。四。五。至。坡。仙。佛。印。不。是。過。也。一。日。寺。僧。曉。起。入。園。見。笑。拈。獨。行。山。麓。負。手。看。石。卽。之。已。渺。時。聞。蔡。病。深。爲。驚。疑。正。欲。入。告。方。丈。而。費。隱。已。傳。集。僧。衆。撞。鐘。禮。佛。謂。蔡。老。爺。歸。天。矣。無。何。蔡。之。兇。問。果。至。亦。奇。矣。哉。

笑。拈。病。中。每。以。縹。雲。在。寺。嘗。被。野。愚。亂。擲。磚。瓦。以。卜。蠶。事。之。興。衰。日。久。不。免。毀。壞。囑。徐。公。出。資。築。圍。牆。護。之。以。竟。其。志。迨。笑。拈。歿。費。隱。悼。惜。逾。恆。訪。名。手。爲。塑。小。像。以。爲。記。念。高。僅。尺。許。形。態。宛。然。鄉。愚。無。知。誤。爲。神。佛。輒。焚。香。拜。禱。亦。可。笑。也。蔡。氏。所。居。在。石。門。觀。善。橋。邑。人。稱。蔡。三。房。者。是。也。徐。公。亞。陶。諱。寶。謙。卽。今。徐。寄。慶。女。士。之。祖。

●年子

鹽。城。東。北。鄉。草。堰。口。小。關。營。村。民。孫。自。成。妻。謝。氏。除。夕。生。子。因。名。年。子。年。十。八。挑。雞。入。

城半途有旋風一陣。將籠內雞皆吹去。騰空而飛。年子大驚。從此回家。大病危急。會其母將產。舉家守生。無人看護。年子昏沉。身隨風蕩。忽從朱門之內。隨於萬丈深潭。恰無痛楚。只覺身子短小。不似平時。兩目蔽澀。難開。耳中所聞。仍似父母聲音。以爲夢中幻境。安心待之。其時孫見謝氏產兒安穩。偷暇趨視。年子已死。不覺大哭。年子驚醒。不解其故。只聞母泣而數日。生此血泡。反將我成人長大的年子死了。悲號不已。年子始知身已轉生。恐母急壞。遂大聲曰。我卽年子也。年子未死。謝聞小兒言語。頓時驚風。數日而死。孫憂小兒無乳哺。以粥食。三月生齒。五月能履。取名再生。今年十六矣。此事鹽城令閻公云。

●洋鎗驅鬼

余家傭婦陳媽。諸暨人。服役多年矣。有堂弟小兔。爲浙軍某隊。二等日兵。與同營炳虎

青周二兵相善。時滬上二次革命之亂。浙省戒嚴。兵隊輪流查夜。一夕炳虎巡至元寶街左近。聞臨街小屋中有夫婦爭鬧。哭聲徹於戶外。叩門往勸。云時已三鼓。如此胡鬧。不怕鄰家厭惡耶。如再吵。吾必報警。押令遷居。夫婦跪向炳虎告饒。閉門而睡。詎炳虎回營忽發狂。熱兩眼直視。口角白沫橫流。小兔問之不答。燒錠求禱。亦迄無效。已睡兵士被小兔喚醒。咸來聚觀。而炳虎作怪益甚。舌出唇外。可二寸許。執草繩扣頸。作縊鬼狀。且作怪聲。叫曰。汝等勿擾吾將。偕彼去矣。衆人驚惶無措。青周拍案罵曰。汝果縊鬼耶。宜速去。如再不去。吾有鎗在。亟取鎗裝刺刀。擊床沿。振振有聲。且扳機作瞄準狀。炳虎見之。蜷縮床隅。曰。我去。我去。言已合目而睡。比醒。熱退神安。惟稍倦耳。問之一無所知。越日小兔來余家。談及此事。稱異不置。陳媽則謂此必縊鬼。當其夫婦相爭。乘隙求代。乃爲炳虎冲散。銜恨而崇之。然耶否耶。惟小兔素誠實。決非捏造者。亦可異哉。

●冤鬼錯認

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賬目。湖墅距俞家橋五里。元龍朝往夕返。日以爲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熱鬧。遲至更餘。方歸。至得勝壩橋。遇素識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龍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緊。拉我往蘇州去。楊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龍拱手別李。李囑云。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有問汝姓名者。須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楊。若言姓楊。須并以名告之。切記切記。元龍欲問故。孝先匆匆行矣。元龍前行至橋。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元龍方答姓楊。二人卽直前扭結云。久候多時。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龍以手拒之。奈彼夥漸衆。爲其拉入水中。始悟爲鬼。并記前語。卽大呼曰。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誤矣。放還可也。方叫喚間。適有賣湯圓者過橋。聞人叫聲。持燈來照。見元龍在水中。急救之。元龍起視。卽隣人張老。告以故。

張老送元龍歸家。次日元龍往視孝先。見孝先方殮。詢之其家。云昨晚中風死矣。蓋遇李時。卽李死時也。但不知往蘇州何事。

●于墳夢機

前清乾嘉間。杭州婦女。尙無兜套。寒天通行黑縐包頭。以爲美觀。其年輕者。有拖兩端於腦後。長各二三寸不等。美其名曰懶梳粧。而此縐出自南京。價值甚巨。每條約在四五百文。余戚吳渭川之祖某。游庠後。家計日窘。意欲棄儒習賈。乃至子忠肅公墓。祈夢見于公。導指一物。令觀。龐大如牛。有無數細絲牽引之。醒而不解。所謂一日行經運司河左近。則如牛之物在焉。詢爲識縐之機。新自南京購來者。恍然悟曰。神之盛。貺我知之矣。於是從親戚集會。得資赴南京。購數十架歸。設肆織縐。營業日隆。不十年。積產十徐萬。稱富家焉。

余按此事。吳翁曾載遺囑。余親見之。非道聽塗說者可比也。

●屍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爲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爲我看廟。顧允之。爲閉廟門。吹燈臥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喚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佈我。有事託君。若遲遲不開。我既爲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爲啟其鑰。砉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肉顫。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者。某被婦奸毒死。故託名沈定蘭。求汝伸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伸。鬼曰。屍傷可驗。問屍在何處。曰。燈至卽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扣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羣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爾

經送屍。屍隱不見。故各罷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屍。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地。次日同報有司。爲理其寃。

●鬼附日婦

褚君博甫。浙之嘉興人也。熱心任事。不辭勞怨。歲乙巳。美禁華工。曾先生少卿。首倡抵制美貨之議。一唱百和。義聲滿中國。博甫東西奔馳。所至演說。凡演說者。每偏于文言。下等社會。往往無從索解。而博甫則妙語解頤。詞兼雅俗。且談且演。卽鄉愚稚子。亦能感動。以故行蹤所至。人皆開會歡迎。時余在石門縣校。教授算學。博甫來石。寄宿校舍。夜窗剪燭。相與劇談。漸及于神怪等事。博甫云。昔年游學東瀛。以旅居岑寂。服食諸多不便。娶一日女爲妾。惟此女不解華言。幸博甫熟習東文。得通情愫。嗣博甫回國。挈女同歸。一日偕之晉省。因天晚不及入城。舟泊拱辰橋埠。夜膳旣畢。女忽渾身冷戰。繼則

發熱若狂。正擬延醫治之。女喃喃忽操山東男子口音。向博甫乞酒食。姑令舟子登岸。購豬頭肉燒酒與之。飲啖甚豪。大異平時態度。食已。問其姓氏。云山東張姓。客死異鄉。無資不能歸去。求賜川資若干。使飄泊遊魂得歸故土。則九泉銜感矣。博甫即購紙錠如數燒于船頭。遂叩首稱謝。作欲去狀。扶臥移時而醒。問之茫然。熱亦旋退。此事凡禾人無不知之。其最奇者。此女初來中國。安能操齊音如是圓熟。而燒酒豬頭尤爲彼平日所深惡者。謂爲無鬼。誰其信之。

●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惡。素捶其妻。妻飢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雞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雞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杯。按卜之。卦陰

者。婦人竊卦陽者。男人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場。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輕重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陞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旣封帝矣。何級之陞。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孝廉乃服。

●白雲寺靈籤

余幼時。余家自杭省遷回餘杭。餘杭者。余故鄉也。是年秋試。余父回家養病。親朋之來問候者。皆索觀場中文字。余父本爲八股名手。此次文字。自己亦殊得意。親友傳觀。擊

節。嘆。賞。謂。如。此。佳。文。豈。但。必。中。且。許。在。經。魁。之。列。放。榜。期。近。鄉。人。之。同。考。者。心。中。營。營。坐。立。爲。之。不。安。羣。集。余。家。及。放。榜。日。忽。某。人。走。告。云。頃。晤。由。杭。來。餘。者。云。余。父。獲。售。矣。久。之。報。告。者。益。衆。候。至。夜。半。家。人。均。睡。忽。聞。叩。扉。聲。啟。問。則。爲。戚。某。言。余。父。果。中。報。者。將。到。家。人。喜。而。不。寐。坐。候。天。明。俄。聞。鑼。聲。自。遠。而。近。開。門。候。之。則。入。隔。壁。郎。宅。意。其。誤。入。索。報。錄。觀。之。人。人。嗒。然。思。睡。其。懊。喪。可。知。矣。

邑中某山有白雪寺神籤極靈每值大比之年書斗恒集公分具牲禮衣冠而往禱求籤以卜今年得意者誰屬得籤後粘貼城門邑人咸得見之是歲籤詩爲有舟無櫓事難通更被飄流向海中今夜何人昂首望吉星高照在當空邑人以籤詩有海中二字兆應余父蓋余父號有海字耳中字讀中式之中則爲吉兆無疑不知上有飄流二字更合首句觀之則數次紛擾神若預知不免嘆異不置而是年吾餘僅中一郎紫垣

號。薇。卿。者。則。詩。中。第。三。四。句。明。明。道。出。矣。從。來。籤。詩。之。靈。異。無。若。此。者。雖。欲。不。迷。信。焉。不。可。得。也。

嗣。在。石。門。聞。人。談。及。某。科。大。考。士。人。延。邑。城。隍。廟。道。士。余。杏。元。圓。光。現。有。桃。樹。一。枝。人。皆。不。解。迨。榜。出。則。僅。葉。紳。名。蔡。者。獲。售。亦。可。異。也。

●姚劍仙

邊。桂。岩。爲。盱。眙。通。判。構。屋。洪。澤。堤。畔。集。賓。客。觴。詠。其。中。一。夕。觥。籌。正。開。有。客。闖。然。入。冠。履。多。敝。辮。髮。髭。髯。然。披。拂。于。耳。叉。手。揖。坐。諸。客。上。飲。啖。無。忤。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浙。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滾。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慮。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物。而。後。能。斂。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塔。下。桃。樹。手。指。之。白。光。

飛樹下環繞一匝。樹扑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白光相擊。雙虬攫擎。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愈驚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嚼。羣客請受業爲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爲。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而去。

●李阿三

有李阿三者。素業水果販。性喜啖龜。每日置龜於酒壘中。泥封其口。堆礬糠煨之。壘在屋柱之旁。傍晚歸家。沽燒酒坐柱邊小橈。開壘出龜。剝其壳。醮漿油食之。嗜之若有餘味。以龜之一物。食者無人。而價又極廉。李于十餘年來。食之無慮數千。妻勸戒之。不聽。一夜爲七月初旬。復如法煨龜。坐待久。壘中尙作栗碌聲。異之。取火破泥。龜忽爬出。亟執龜入壘。取磚掩蓋。倉卒遺火于積薪。時李正執杯痛飲。且飲且煨。醉不覺察。其妻在

內洗浴。見對牆火光甚熾。呼阿三曰。火之猛烈若是。龜壘不將熾碎耶。李不答。妻披衣出視。則火沿柱上已成燎原之勢。狂奔出呼鄰集救。其子阿七適在對門茶肆。聞聲亟歸。見父坐飲自若。冒煙奔入拉之。堅不肯出。阿七既出復入者再。火勢四合。黑煙眯目。衆人不能近身。顧阿七則甚孝。拚命再入。李兩手抱柱。似被縛者然。力劈負背上。衝火出。暈跌街心。鄰衆扶擡。停于觀善橋空地。蓋席棚暫居。視阿七雖兩手燒傷。後竟醫愈。李則渾身灼爛。而鬚髮皆盡。口中惟呼好冷好冷。延至第三日而死。

李以食龜久。身甚肥碩。周身膚色烏黑。而有細紋似龜肉然。故有烏龜阿三之號。及火熾負出。其妻惶遽潑冷水澆之。以致火毒內攻。無可救藥云。

●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與妻某氏。琴瑟調甚。李三十餘病亡。已殮矣。妻不忍釘棺。朝夕哭啟而視。

之故事。民間人死七日。則有迎煞之舉。雖至戚皆回避。妻獨不肯。置子女於別室。已坐亡者帳中待之。至二鼓。陰風颯颯然。燈火盡綠。見一鬼紅髮圓眼。長丈餘。手持鐵叉。以繩牽其夫。從窗外入。見棺前設酒饌。便放叉解繩。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嘖嘖有聲。其夫摩撫舊時几案。愴然長嘆。走至牀前揭帳。妻哭抱之。冷然如一團冷雲。遂裹以被。紅髮神兢前牽。妻大呼。子女盡至。紅髮神踉蹌走。妻與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屍漸奄然有氣。遂抱置牀上。灌以薑汁。天明而蘇。其所遺鐵叉。俗所焚紙叉也。復爲夫婦二十餘年。妻六旬矣。偶禱於城隍廟。恍惚見二弓丁。舁一枷犯至。眦之所枷者。即紅髮神也。罵婦曰。吾以貪饒。故爲爾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婦至家而卒。

●府學誌異

杭州府學。建設宏廣。自大門至明倫堂。深可一里許。甬道曲折。垂柳陰濃。有門十餘重。

所謂聖域賢關。禮門義路之類。其內如尊經魁星。文昌等閣。禮器樂器等庫。鳳凰亭。大成殿。及崇聖賢宦。文信。土穀。諸祠。尤指不勝屈。其屋宇之廣大。可想見矣。

先是管理修葺等事。由丁紳松生。派專人司之。中有工人數人。專司拔草之役。時以小橈一張。鐵鑿一枚。刮剔苔蘚。周而復始。視爲每日之專責。地蓋爲小磚鋪砌。祇能在縫中搜剔草根也。學中向多狐。工役時見之。然不爲人害。時值炎夏。有工人阿德。性素喜飲。晚飯後。覺酷熱異常。遂袒坐大成殿廊下納涼。不覺酣然睡去。比及酒醒。揉目起視。則斜月垂鈎。疏星在天。冷露滿身。四顧蓬蒿沒徑。池蛙亂鳴。則身在櫺星門外之泮池旁矣。大異之意。爲同伴之相戲。及天明。狂呼救命。泮宮外爲冷巷。間有行人。過往聞呼救聲。尋入學中。告被同伴。披荆拂草。檢籥開門。奈扃鎖已久。鐵鏽澁附。半日始啟而門亦笨。重用數人力。僅能移動。阿德既出。衆皆紛紛詰問。何以身入此中。而阿德亦莫名。

其妙云。

● 糊猴酒

曹學士洛煙。於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峯洞。有一老人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草履。坐石牀。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矣。此猿洞也。爲虎所據。諸猿懇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牀。置二劍。光如沃雪。台上拱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除虎害。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供使令。因呼曰。我將請客。可拾薪煨竽。猿躍去。少頃。捧薪至。煮芋與曹共啖。曹私憶此間得酒更佳。老人已知。

引至一崖。有石覆小凹。澄碧而香。曰：此獼猴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舞。走電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臥語。曹曰：汝饑。可隨手取松子。椽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髯白猿。以松枝結屋而坐。手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石牀。不見老人矣。

●說祭祀

余幼時傭婦謂余。凡年幼兒童。值清明節。前後數日。必常腹飽。不甚思食。蓋前世子孫。正當祭祀祖先。故食之而飽耳。當時頗以其言爲然。及今思之。殆因節日將近。必多食雜物。如清明圓子之類。故覺中滿。如媪言。殊可笑也。中國人號稱迷信。吳越尤甚。值節日。閒行街衢。見臨街小屋。縱橫方丈。雞屎兒溺。狼藉滿地。就於此中。以陳祭祀。十簋八。

簋未耆不求其備。大抵數日以前。預籌經費。甚至稱貸典質以益之。如不能致。則寒食清明。淒涼欲絕。容俟經濟稍裕。必補行之。故有重陽將近。而補祝八月半者。如此者。謂之過節。以故左鄰右戶。過節之時。日不同。而過節二字。尤其可笑。一若不舉祝典。節便不能過去者。豈非可笑之至乎。

在新學先生。視此等事。尤其痛惡。以爲阻滯。進化糜費金錢。誠爲可己。而不自己。然而平心論之。中國敬神媚鬼之事。何一非自便私圖。例如演劇酬神。仍供自己娛樂。牲禮羊酒。仍供大衆醉飽。無論何等迷信之事。皆可一例而觀。所謂糜費。直少許之香楮耳。余嘗謂設使鬼神有靈。飽飫人間肥腴。則迷信者將有難乎爲繼之慨。祭祀典禮。當不若斯之盛耳。試觀人家父母在日。子孫歲時奉養。未必若何豐富。至於既死。則供獻於靈位者。無慮五六十種之多。遇節亦然。是明知鬼神無福消受祭品。故以祭祀爲名。藉

供生人之大嚼耳。

●平陽令

平陽令朱鑠。性慘刻。所宰邑。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訊之。杖妓去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數月。曰看渠如何接客。以臀血塗嫖客面。妓之美者加酷焉。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逢同寅官。必自詫曰。見色不動。非吾鐵面冰心。何能如此。以俸滿遷山東。別駕。挈眷至桂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曰樓中有怪。歷年不啟。朱素愼。曰何害。怪聞吾威名。早當自退。妻子苦勸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秉燭坐。至三鼓。有扣門進者。白鬚絳冠。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公少頃怪至。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

面者。以次第至。朱以劍斫。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嘴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隕。朱喜自負。急呼店主告之。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照。橫屍滿地。悉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吾乃爲妖鬼所弄乎。一慟而絕。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泗場。娶妻彭氏。情好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軼林於其年某月日遊庠。彭氏卽於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呂泗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強行。及試。果獲售案出。卽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卽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于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尸。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卽於回煞夜。昇床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自三更。聞屋角微响。彭自房檐

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稽首。燈既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至靈前。循柩走至床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來。軼林躍出。抱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你何得獨返。彭曰。然神即拘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縲而從。冥司念妾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於此夕乎。答曰。尙早。前緣了後。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著體。即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鷄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由此每夜必來。來檢閱生時奩物。爲軼林補綴衣服。兩月餘。忽歔歔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于財。里中願續婚者衆。軼林

慨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求婚。歷通泰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舶至山東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土族。止生一女。依叔爲活。其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一江南人。人爲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卽彭之死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娶。歡好倍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蓬仙再來也。子曰彭兒。女曰彭媳。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裏足作俑之報

杭州陸梯霞先生。德性粹然。終身無二色。人或以戲旦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愠。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關說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訾先生自貶風骨。

先生笑曰。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于湯潛庵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戒。從無禁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妓。猶世間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既不能行。則飢寒怨曠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爲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爲也。一日者。先生夢皂隸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玉帝旨任滿將升。此座需公。先生辭曰。我在世間。不屑做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做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而不爲。語未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雖判。須奏玉帝再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裹足案也。後主前世本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爲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

帛裹其妃竊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世上爭爲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嬌揉造作。以致量大校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貽。恣爲淫褻。不但小女兒受其苦。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梁服瀘者。上帝惡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足欲前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苦盡方薨。近已七百年。懺悔滿。將還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爲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爲山尖。雖我等刼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于此。豈非李主裹足作俑之罪。請上帝嚴罰李主。我輩目纔瞑。上帝惻然。傳諭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主在冥中。織屨一百萬。償諸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嵩山。奏草雖定。尙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爲孝者。便有裹其女子之足以爲慈者。事同一例。

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竟安然。嗣後椒山公不復求請。壽八十餘卒。嘗笑謂夫人曰。毋爲吾女兒裹足。恐害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屨也。

●死後顯靈

前清洪楊之亂。李迪庵宮保續賓。以諸生從戎。身經百戰。克復數十城。從未有一敗者。在安徽追敵過急。日夜馳三百里。孤軍深入。自刎于陣。部將得其屍。舁至大營。服以賜恤衣冠。挾扶坐。祭奠行禮。諸將士大聲號哭。李眼忽開。雙目炯炯。面色若生。亦忠義之英靈也。

曾爵閣輓聯。有上馬殺賊。下馬著書。前表出師。後表誓死之語。豈虛語哉。

●東嶽廟靈鬼

東嶽廟者。東嶽大帝所居。氣象崇宏。有頭門二門山門。每門相距可數里也。占地極廣。

靈異。夙著。每年進香之人。以千萬計。凡陽世差役官名。東嶽廟中。無勿有之。廟中有地。嶽十八處。油鍋尖。刀山支解。椿磨拔石地。嶽奈何橋等。塑像如生。陰森之地。可怖人也。余入東嶽廟。見一泥鬼。赤足立木墩上。愁容慘淡。有似哭泣。足背上釘兩巨釘。血漬四溢。怪問道士。道士云。昔有賣糖塌餅者。歇担山門外。有一人向之購買。云容入內取錢。久待不出。賣糖人狂呼索錢。廟中之人皆云。無人買糖。詎此廊下小鬼口中。尚餘糖塌餅。未及嚼完。賣糖者亦謂即係此人。老道士聞之。怒其出外爲惡也。因取巨釘釘其足背。鐵釘甫下。鮮血噴溢。鬼叫極慘厲也。

先是自廟中遊地嶽者。必經過狹而且長之黑術堂。術堂門口立二鬼卒。一曰無常。一曰莫必。無常鬼手縮練條作伺人欲攫之狀。人入其中。練條縮其頸。無常亦仆身而下。驟遇之者。無有不魂銷膽落者也。後有入廟之人。因而驚嚇至死。遂將機關廢棄矣。

世俗以無常鬼之能拘人也。咸惴惴。憚其權勢。思所以趨媚之。於是婦女設計。每將心愛之子。出嗣。無常呼之曰何乾爺。以無與何之聲音相近也。婦女入廟者。輒撫何乾爺之背。瘠以故。油汗津津。兼饒香粉氣云。

●鬼著衣受網

廬州府舒城縣鄉民陳姓者。妻忽爲一女鬼所憑。或扼其喉。或縛其頸。旁人不能見。婦甚苦之。時將手抓領內。多出麻草繩索。夫授以桃枝一束。曰來卽擊之。鬼怒鬧更甚。夫無可奈何。乃入城求葉道士。贈以二十金。延之家中。設壇作法。布八卦陣於四方。中置小瓶。以五色紙剪成女衣十數件。置瓶側。道士披髮持咒。漏三下。婦人曰鬼來矣。手持猪肉。夫以桃枝迎擊之。果空中墜肉數塊。道士告婦人曰。如彼肯穿我紙衣。便好拏矣。少頃。鬼果取衣。婦故意喝曰。不許竊衣。鬼笑曰。這樣華服。理該我著。乃盡服之。衣化爲

網。重。重。包。裹。始。寬。後。緊。遂。不。能。出。其。陣。中。道。士。書。符。作。咒。以。法。水。一。杯。當。頭。打。去。水。潑。而。杯。不。破。鬼。在。東。杯。擊。之。於。東。鬼。在。西。杯。擊。之。於。西。杯。碎。而。鬼。頭。亦。裂。矣。隨。即。擒。納。瓶。中。封。以。法。印。五。色。紙。埋。桃。樹。下。復。以。二。符。入。降。香。末。搓。爲。二。團。付。婦。人。曰。此。鬼。亦。有。丈。夫。半。月。內。必。來。復。讐。以。此。擊。之。可。無。患。矣。越。數。日。果。有。男。鬼。猙。獰。而。來。婦。如。其。法。鬼。乃。逃。去。

●肚仙

肚。仙。者。肚。中。有。仙。能。向。人。說。話。者。也。余。幼。時。見。一。鄉。之。人。咸。信。肚。仙。爲。一。三。十。許。之。中。年。婦。人。詭。狀。妖。形。殊。堪。發。噓。凡。欲。探。聽。亡。魂。現。在。何。許。者。則。召。肚。仙。至。家。報。以。八。字。姓。名。謂。之。關。魂。亦。謂。之。關。肚。仙。有。頃。其。人。忽。打。呵。欠。腹。中。呱。呱。有。聲。聽。之。殊。不。了。然。忽。一。呵。欠。亡。魂。附。彼。身。上。或。哭。或。笑。言。死。後。事。或。後。妻。虐。待。前。兒。或。子。孫。有。缺。祭。祀。每。絮。絮。

責備聞者駭汗所奇者家人陰事都能當衆道出而能指明月日歷歷不爽或死後棺殮不豐棉衣不溫言者歷歷不禁放聲大哭矣親族在前者均能呼其名氏而面責之每關一魂須青蚨百許往往入一人家至晚不出蓋關了一魂又關一魂也或謂肚仙之來鄉者必調查各家死者之歷史以陰行其奸不知人家甚多而一家之中死者又甚多而親戚與親戚之關係紛雜幾如亂絲安所得而一一記憶之是殆不思議之甚者矣余謂凡事苟爲流俗人所信者決非漫焉倖致者必根據何種理由何種科學方能斥其謬妄歟

肚仙之召魂也亦有遍找不得者苟已找得必先報告於招魂之人謂亡魂穿何衣服若何面貌果不錯誤方始召來設不幸錯誤而致江湖亡命強梁盜賊則必濫索酒食一家之人纏繞不休矣時某家有關魂者召其亡過姑母言身身後之事家人涕泣

相。對。主。人。頗。不。相。信。立。門。次。腹。笑。之。忽。肚。仙。直。呼。其。名。揭。種。種。陰。事。而。數。責。之。不。覺。大。駭。顏。汗。僕。僕。稽。顙。也。嗚。呼。術。亦。神。矣。

●鐵板神數

鐵板神數之靈驗人皆信之。逐年行運有七言詩句都詳細說明極其含蓄古雅且道父母生肖及亡過年月妻之生肖年齡兒子幾年得子某年入學兄弟幾人本身第幾皆能言之鑿鑿如數家珍是誠奇異之甚矣聞其算命必用算盤報與生年八字之後且算且查誠問父母老否任舉一事而問之如查不符屢次檢查蓋謂凡人八字內一個時辰須分爲若干刻數秒數每刻每秒生人行運各各不同也俟其檢查相符則以後各事一直推下無有不準矣余戚某君與余言其異以彼兄弟二人所評命數一一指而謂余凡逐年過去之運無不若合符節余固好奇者且略諳星卜而又耽於

算。頗。心。好。之。欲。通。其。術。適。舊。書。肆。得。鐵。板。全。書。以。歸。書。共。十。三。本。其。第。一。本。悉。于。支。數。字。其。餘。十。二。本。皆。七。言。詩。句。也。詩。句。之。上。都。編。號。碼。窮。經。句。之。力。一。一。檢。查。與。批。本。相。對。毫。無。頭。緒。徒。深。浩。嘆。而。已。或。謂。十。三。本。之。外。當。有。抄。本。一。冊。江。湖。術。士。恃。此。爲。衣。食。之。源。無。肯。傳。人。者。其。言。當。不。謬。也。

●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康熙年間遊京師。與陳叅政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爲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欲洩。焉出至牆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爲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官長代爲伸寃。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爺有交。但求熊爺轉

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既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啟巡城御史，發掘墻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替鬼做媒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爲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乃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

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爲燒紙錢。再三勸慰。作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撞舉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做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做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矣。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又何必在此吵鬧耶。張卣作羞縮狀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甚醜。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卽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甚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爲羣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具鑼鼓音樂。擺酒席送合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纔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鄰哄傳。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親。

●義橋某甲

余友某君言。有戚在紹興之義橋鎮。義橋踞錢塘江之流域。亦一內地之有名商鎮也。有農家子某甲。年未及冠。性僻寡言。父母爲領一童養媳。將擇吉爲之畢姻。甲不肯。條然有出世之志。家人阻之不聽。甲家臨江。對岸有一古寺。頽垣綠樹。塔影鈴聲。望之隱約可辨。甲忽飄然渡江。祝髮爲僧。求爲寺中執爨。而不取其傭值。主僧許可。而養媳聞之。亦入某庵披剃爲尼。然彼此固不通聞問也。甲居寺久。勤懇過人。常作歌曲以自娛。信口嘔吟。自成韻語。有時人或詢彼。默不一答。白眼瞪視而已。以是人皆目爲瘋癲。甲亦不與之辨。忽忽十年。絕無差忒。住持以其不取傭值。亦無求全之責。一日晨起。與住持索洋三枚。云欲渡江一游。住持慨然予之。甲既得洋。徘徊江干。坐石上。曼聲長歌。俄有肩蘆柴而過者。乞買一棹。肩柴者曰。一棹何用買。吾贈爾可也。甲執不肯。饋銀一枚。肩者堅不受而去。俄一童子亦肩蘆來。甲與銀幣一元。復向購買。童受銀予蘆而去。甲

握蘆高呼。誰渡我者。呼久不應。及晚一老翁撐柴船過。停舟招之一躍而上。坐船頭引吭而歌。且執蘆柴亂舞。老翁笑曰。瘋和尚留心落水。一語未終。甲已縱身入水。其地適在虞浦爲舜陶于河濱之所。舟人大駭呼救。以爲甲必溺斃矣。孰知甲入水疾駛。細察之。則身騎蘆劈水。沙沙有聲。行駛如飛。他舟亦有見者。深爲異。呼其名不應。且其歌聲猶斷續可辨。無何烟水茫茫。不知去向矣。舟人返而語人。僉以爲異。而船中尙遺銀幣二枚。舟人不欲私助善堂焉。

此事得之余君璞如。據云近日紹人言之鑿鑿。似甚可信者。特予以太覺荒渺。殊未敢信。大約此種無稽之談。必爲僧人播之。蓋神怪之說。與佛事有關。越俗信鬼。易售其欺。而婦女之迷信尤甚。以爲某寺之僧。神異若是。則禱祝施捨。舉所不惜。雖然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姑記之以作神怪小說觀之可也。予昔曾寄跡義橋。該處迷信之俗。所在而

是每年七八月。孟蘭盆會尤盛。僧徒餓口。沿路可數十臺。或唱高調。雜崑腔。鼓吹震耳。僧等身穿繡衣。其情形大異吾杭。近聞蘇州上海等處。僧徒餓口。至有唱淫穢小曲者。綜言之。媚鬼而已。

至於義橋道士餓口。尤爲可觀。且能疊卓九張或十三張。人登其上。顛倒身軀。翻而上。更翻而下。名曰翻九旒。云可超渡死者。

又有所謂調旛戲者。於極長竹竿。縛以招魂之旛。地堆柴草。紙錠如山。及焚紅光燭。天而道士且歌且吹。執旛近火。比及長旛燒去。轉又易一旛。紅黃藍白。變化無窮。且有壽星仙鶴寶塔龍舟。出現於火中。最奇者。龍船中兼有燈彩。見者莫不嘆爲奇觀。聞掉旛爲餓口中重要科目。不至最後。不肯爲也。大抵此等迷信之舉。爲社會娛樂之具。故能歷久不變。款且易集也。

蘭盆會時。更召梨園串演鬼劇。其目蓮救母一齣。演至半月方完。劇中角色。約百餘人。凡世所傳種種鬼魅。扮演無遺。蛇神牛鬼。怪狀奇形。見者爲之咋舌。其演夜戲。每至四更。掌號嗚嗚。陰風淒慘。自召鬼演。至退鬼。人心始安。殆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歟。

◎羊身人首

洪楊之亂。邑人遷避于村僻之區。崇德有青石橋。沈姓農家。平屋七八間。爲邑中避難者。寓居殆遍。沈氏貧。其賃資已反。退居茅舍。舍左即連猪欄。羊柵。以錢故。卽穢氣熏蒸。亦如不覺也。

沈氏僅父子三人。長子阿三。年十七。因兵亂。尙未婚娶。幼子十一名小毛。供飼猪。割草之役。父子力田。阿三農事餘閒。嘗牧羊放草于野。殊自得也。

一日小毛告父。謂吾家出大怪事。殊非吉兆。詰之不答。拉其父往羊棚觀之。則一母羊所產三子。其頭宛然人形。惟眉髮作灰白色。目珠較黃。此外耳也。鼻也。口也。與人之五官。位置無稍異者。且呱呱作兒啼聲。開無光之目視人。沈父老矣。受驚幾仆。小毛年幼。無知逢人便訴。鄰里異之。爭以先覩爲快。越日近村之人。亦紛紛集視。有疑斯地兵劫將至。寓客或遷于他處者。大衆惶擾。阿三獨呆若木雞。眠餐俱廢。于是互商措置之法。沈父意欲殺之。則其頭實人。留之則駭人觀聽。幸延至第三天。先後自斃。事後衆論紛紛。鄰叟祝姓。私謂老妻曰。言之勿訝。此實阿三年長多慾。竊與母羊交媾成胎。產此怪物耳。妻不信。叟曰。某月某夜。吾聞羊聲有異。穴隙竊窺。親見之也。嗣叟妻偶洩其事。爲村衆所知。咸呼沈子曰。羊卑阿三。致無人肯與論婚。乃贅遠方爲壻。時予戚馬氏。避寓沈家。目覩是事。非訛傳也。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騾馬。行年五十餘。病臥。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置馬上。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覺易敗。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爲易之。易畢即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腹餒甚。見市中殺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叱曰。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卽導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入。復出曳其裾。至戶內。見婦人輾轉床上。若甚痛迫者。少年挈其項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岩中。腥穢滿鼻。目不見天光。心窘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躡躍。豁然而墮。聞耳邊多作賀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若甚小。

者更摩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熠熠，豈妖耶？再視當殺之。陳懼，卽瞑其目。自是沉沉若愚，胸中一切衷愁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領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下，略不相識。子鬖鬖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爲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歛歔，子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皤然老妻撫孤孫獨存。陳不勝感慨，留三百

金爲前生妻治後事。且杯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爲亂。道路繼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邱望之。見一黑牛。身大如象。蹒跚而過。草木爲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爲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視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兩弟慮不免於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可住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

之。三日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簷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誤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叉跳出。取其兩弟。擘而食之。又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灘然而至。與兩夜叉角鬪。移時夜叉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神回灰印

石門回煞之俗。凡有死者。其家屬以死者之生年月日時。及死年月日時。錄付本廟羽士。羽士以干支合算。卽定某日。日之長短。參差不同。有七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之分。惟迎神須早一時。例如酉時斷氣。則申時可接。(俗稱神回爲接。又煞曰回煞)凡臨終時。某人在座。則是時某人。無論如何。必須到場。至期鋪設屍場。以死者臨終所穿衣服。鋪作死者臥狀。以黑帕裹升米作首。或包以帽。場前設桌。供菜果及青白色粉糰。燃燭以俟。於是孝子奉魂旛。俯伏大門外。旁立羽士。搖鈴誦經。由大門直達內寢。每一

門檻必燒紙錠掛青白糲。而孝子與羽士則每檻跪讀。故大家巨宅。至有早兩時接起者。蓋門檻多爲時久也。最奇者。每一門檻預以火爐篩蓋細灰。至於屍場靈座之下。亦無不篩灰者。接煞之後。人皆驗灰。灰上有作梅花印者。有作鳥爪竹葉印。練條印者。更有作死者履印者。凡一處爲梅花。則處處梅花。一處練條。則處處練條。無有更雜他印者。且梅花較他印爲多。俗稱死者在生。若無惡孽。則印現梅花。後嗣亦昌。若遇竹葉鳥爪。則死者必受罪於九泉。至現練條履印。則後嗣未有不衰者。歷試不爽也。某素不信鬼。嘗聞邑人談及此事。輒非笑之。以爲梅花之印。形如貓狗足痕。是必爲貓狗踐踏耳。嗣逢戚家回煞。試往一覘其異。靜俟其門檻之傍。目注篩灰。不敢他瞬。孰知事畢。察之。梅印宛然不禁。咄咄稱怪。一日與邑中友談及。友笑曰。昔君以我爲誑。今竟何如。夫神怪之事。聞見不少。至於此事。則尤至奇極怪。百思不得其解者矣。

●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爲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纔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卽以刀割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大帝像爲賽神會。彩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鋤。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所。命執鋤者

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蜒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士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廬署神狐

安徽廬州府署。素多狐。署左一樓。供大仙牌位。垂簾設案。每朔望。輒以燒酒鷄卵供之。不敢或缺。歷任太守咸敬禮之。前清光緒十三年。徐公亞陶出守是邦。其夫人蔡氏。自京僱傭婦曾姓。年逾三旬。剛健耐勞。最所信任。爲侍郎徐花農家所薦。抵任之後。每聞僕役述大仙靈異。叱爲妄言。嘗見太守衣冠叩拜。尤覺不平。謂吾老爺。乃朝廷命官。奈何敬禮狐狸。他日吾必驅之。以破主人之惑。僕輩聞而掩耳。止勿妄言。而曾媽不顧也。一日。曾媽適逢體姘。乘間登樓。某傭婦見而止之。云吾知爾天癸未淨。大仙喜潔。誠弗上樓。逢彼之怒。曾怒曰。無與汝事。設有罪罰。吾自當之。奮然登梯。及剩兩級處。抬首一

望狂呼跌滾而下。手足俱傷。傭婦適立階下。亟入扶之。并呼僕役羣集。欲挾其入內。詎曾兩眼直視。形若瘋癲。從此持刀奪杖。逢人便斫。徐命拘繫空室。則或詈或哭。日夜不休。醫禱兼施。迄無效果。不得已函致花農。託訪曾子來皖領婦。曾子既至。使男僕等入室。挾持上轎。曾尙跳拒狂詈。見子若不相識。比及出署。神智忽清。訝問其子何來。我何爲在轎。且云腹飢。令其子偕往店中吃麵。時徐命署役送至船埠。見曾與在署時。迥若兩人。殊爲駭異。乃以登樓情狀問之。沉思久之。曾谿若夢醒。云吾將及梯頂。一仰首。只見一男子青面紅鬚。手執大刀。當頭劈下。驚極而號。其他不及記憶矣。嗣曾回京。亦無他異。此事爲內子目覩。云大仙所居之樓。絕無僕人洒掃。而清潔無塵。徐之臥室亦然。壁爲紅紙裱糊。久而如新。絕無埃點。凡稿件之亂堆于案者。隔夜已折疊整齊。向例徐睡未起之先。不准下人入室。及起已整理一清。署固多鼠。食物履袋等。拖嚙迨遍。惟公

事則從不損傷。或曰：凡居衙署之狐，以保守印信公文爲應盡之天職。然耶否耶。

●枯骨自贊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塔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用犁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僂於地。良久。諄曰：不必睬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紅衣老者

鎮江有慈幼工廠。設于西府衙門故址。爲柳紳祝三創辦。專收貧民子弟。入廠工作。不

收學費亦善舉也。某月星期之五。有藝徒趙子。突見小狐逸出。拾磚擲之。傷其一腿。噉而遁去。是夜廠中貨房。響聲大作。次早見所織布疋。有剪刀傷痕。訴之廠長。查無憑證。越日技師遍覓該徒。迄無蹤跡。最後聞空屋哭聲。呼之不應。擲入即濃烟蔽塞。冒烟携該徒出。詰以何故。潛入哭泣。曰吾過是間。有一矮老人。白鬚紅衣。在內招我。謂今日返此。知吾孫腿爲爾擊傷。故家人剪布。以洩憤。剪布者固屬不合。然爾亦不應傷我孫腿。遂先將剪布者。重責二十板。然後責我孫二十板。正在責打。聞擣門聲。一哄而散。惟見當時在場。皆爲人類。並無狐仙云云。柳君聞之。諭令功作人等。敬禮狐仙。嗣後安靜如常矣。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嘉興鄉鎮間。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精於收生之術。遠近生育之家。多延之。

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主人命來召。宜急就船。鳳襲裘回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臥牀而呼。衆媪婢執燭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診視之。蓋腸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錠。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逼。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疊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爲老爺作三朝行圍盤釵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僵風三娘

周泉鎮某鄉。有名僵風三娘娘者。老寡無子。饒有膽智。其叔寶康。因田地事。在日與三娘有隙。死六年矣。停棺東廂。誤于風水之說。尙未出葬。三娘居小屋兩椽。以紡織育蠶。

爲業。每夜燃燈如豆。孤坐搖紗。至二鼓始已。一日與鄰婦閒談。述及寶康事。指棺恨恨曰。吾言誑否。爾不服。儘可出而質證。吾不忌也。婦笑止之。始散。是夜冷雨敲窗。蛩鳴淒咽。與搖紗之聲相應。和正欲攜檠歸臥。忽冷風驟起。廂棺礮然作聲。亟入房。踈伏床隅。垂帳拔頭上針密撤之。而房門爲風吹開。屍已僵立。房外欲喊不敢。乃略掀帳隙。窺之。冷風若箭射入。左目痛極而踣。及聞雞鳴。狂呼鄰里集視。則棺之後和已開。屍橫于地。衣服華好。膚革僵枯。聚薪焚之。筋絡間嘖嘖作聲。而三娘左目從此瞎矣。此爲范君羣夏所述。三娘爲伊母遠戚。本陸氏以目故。人皆稱僵風三娘云。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郜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郜宅相近。禾稼屢被郜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置陳

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日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爲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郤某欺氣而死。自諒身不能報仇。欲死後變蛇。以食郤之心肝。方泄我恨。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郤宅。咸以此事爲新聞。笑語喧嘩。適值郤某閒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就內中素識者問之。其人卽以陳老語告。郤驚曰。我實不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責處。我卽不恨公也。郤曰。可。卽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責。又著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卽能進飲食。忽胸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於痰沫內。郤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自後陳病亦愈。

●學生訓師

合肥有塾師某乙。刻薄陰險。處境綦貧。兄某甲工刀筆。鄉人之求狀者。幾于戶限爲穿。乙羨而妬。乃索狀稿。日夜揣摩。間亦爲人作狀。惟下筆終不及兄。遂逢人造謗。且借他事。串地痞出名。控兄于縣。兄不與較。一日有幼徒伏案。磕睡。師取戒尺責之。徒醒操直隸語。數之曰。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也鮮矣。汝常以此等語教人。顧不知自反耶。乙怒擊之。忽其子似受人朴。號避父處。從此屋中時作怪聲。卒遷他處。此事聞之。皖人完姓。謂其徒約年六七歲。上塾不及三日。安知北語。及有子云云。殆狐鬼惡其欺。兄假其徒以責之歟。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犬名花兒。出則相隨。春日豐台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坐地轟飲。見公子美。調以邪語。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不能拒。花兒

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忌。遂解帶縛公子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淫之。忽有癩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腎囊。兩子齊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收其骨。爲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癩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子明日訪至賣豆腐家。果有癩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既病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薛木匠

石門有木匠薛姓。中年忽患異疾。四肢潮熱。久之牙齦作癢。露一細蛇之首。長二寸許。

以兩指挽之。忽又縮入。一日伸出三寸許。身如竹篴之較細者。用力拔之。堅不能出。須臾又縮身入。而牙肉完好。絕無痕跡。百計醫治。迄無一效。據其自言。每月約現二三次。不知何症。或曰蠱也。

予按此人。惜居內地。而懸壺問世者。皆屬庸流。迄無名醫。爲之施治。若在西國。則必哄傳醫界。以妍究之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伺人於陰僻處。某夜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如刼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刼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入。見一婦梳粧對鏡。樓上有蓬頭鬼。以繩鈎之。殷知此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

隣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乃救放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具酒爲款。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背簌簌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干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搏。拳所著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過數夕。有來共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日視朽木竟遁去。

●城隍示鐫

石邑橫街寶成典。爲湖州某富翁所開。迄今數十年矣。清同治初年。有管包胡姓。號厚

齋性謙謹。人皆以正人目之。一日有某甲持票贖錫。錫爲金質絞絲。計重六兩。巡包生遍索飾房不得。白胡胡不信。自往覓之。亦無有。時延兩鐘。贖者催益急。胡慰以一時遺失。如不得。當照例陪償。贖者唯唯去。胡乃傳集巡包飾房諸生。除丁生假歸完姻外。得甲乙丙三人。令櫃夥拘守于空屋。自入三人臥室。檢查迨遍。至甲箱得洋十八九元。家信一封。信爲甲母接甲十元復之者。胡知乙家極窮。而性又好博。總計一年薪水。不及此數。是必乙竊無疑矣。遂釋甲丙。嚴詞詰乙。乙號哭伸辨。謂吾雖不肖好賭。然未嘗私竊一物。此洋實正月初博進。如不信。則能邀對門程某。來典質問。是夜彼目睹吾贏也。比探程言。與乙同。胡以程業花烟。品既下流。其言更無足信。且疑程誘乙生嫖賭。竊錫朋分者。詰乙益嚴。勢將波及程。乙含冤莫白。求死者屢。限期既屆。贖者又來。胡惶窘無計。乃齋沐具疏。焚禱于城隍之神。以求指示。越數日。胡方與管總顏姓諸人。議論此事。

忽顏姓昏絕于地。掖起已面赤神昏。向衆指門曰。城隍來趣設案焚香迎之。供設畢。顏端坐操秦音。謂胡曰。汝胡厚齋耶。金鐺之失。乃丁生私借。蓋丁娶城紳之女。欲以金鐺行盤。父母不允。不得已暫假此鐺。誇示岳家。非竊也。汝奈何寃及乙生。吾告汝。三日內。丁生必至。鐺還原處。汝宜待之如常。苟斥退傷其名譽。吾必有以罰汝。再者聰明正直四字。惟神足以當之。汝何人乃敢自許以聰明言之。汝既責在管包。而事前漫不加察。事後以一偏之見。寃及無辜。尙得謂之聰明乎。至正直二字。更難言矣。在典言典。似李生辛苦三年。以貧無倚。援故及得缺。汝乃諂附管總。竟以來僅六月之顏姪。補之。正直者。果如是乎。言畢。傳乙生至。曰。汝寃明矣。然汝平日苟能立身端謹。人亦烏得而疑之。世態炎涼。古今一輒。經此磨折。當知戒勸。勉之。勉之。吾去矣。乙感泣而退。顏則如夢初覺。胡更汗流挾背。輒癱于椅。衆以聰明正直四字詢胡。胡始自言。疏中有某自信聰明。

正直不致冤及無辜之語。深夜草疏。固無人見之。斯亦奇矣。

越日丁果至。入門匆匆。大有內愧不安之狀。探之。則鐺已歸還元處矣。先是丁歸。曾密囑幼生云。此去半月。卽返。倘典中發生事故。火速函知。以免害人。丁本震澤富室子。在典酒食徵逐。夥友胥受其惠。幼生奉令維謹。未敢漏洩一語云。

余按神附顏生之先。父執某紳。在座目覩。最奇者。顏僅十五。湖州籍。素不知秦音爲何物。乃責胡時。義正詞嚴。神威凜然。勉乙生數語。兼嘆世風之惡薄。尤令人感激涕零。卒以戒賭。而胡亦朔望焚香於廟。敬禮終身也。

此事已載自著之中國奇案。事實確鑿。觀之令人興惕勵之心。是以摘登于左。閱者諒之。

張稿公

語怪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嗽上。更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日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闢之。招趙入室。歛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

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以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即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闊。問姓字。適呼買菜者至。一掉頭間。渺然不見。

●汪尙書顯靈

汪公靜峯。名可受。幼秉宿慧。不昧前因。聊齋亦載其事。年七歲。石楚陽中丞。試以聯語云。眼珠子。鼻孔子。珠子。反在眼子上。汪應聲曰。眉先生。鬚後生。先生不如後生多。及長。鄉會聯捷。官至兵部尙書。廉能卓著。功業冠時。神宗時。權奸角立。不獲已。勇退。晚歲嗜禪學。相傳爲靜鑿祖師後身。曾遊九華。禮地藏禪林。有古鏡。能鑿人前後身。視之而泣。鏡遂黯。或問之。公曰。吾見最上一老衲。中即吾身。下爲牛。卽所謂一代做官。九代牛也。薨時。子孫昇至城中。邑令及守土官。以爲不祥。且未奉明旨。咸郭外阻之。公在輿。張目搖首。拂鬚自若。竟不果阻。氣絕。猶顯英靈。迨現如來身耶。亦一奇矣。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諸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於朱家村。屍有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罪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日。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口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雨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因。卽簽拘許雨公。雨公方與朋輩避暑。瓜綳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於獄。初雨公與朱某爭客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輿尸朱某門。事甚秘。

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隊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蓋卽朱某出獄之日云。

●貓笑

崑山顧閔仙。髮亂時。設土店于滬上。愛一貓。渾身黑色。惟左耳上一白桃形。名曰雪桃。與同寢食。顧嗜烟。一燈相對。貓必踞坐枕畔以伴之。蓋聞烟已慣。不覺氣味之觸鼻也。一日顧之姊婿呂姓。由石門來。呂卽余妻父也。顧延呂用膳。已則橫陳一榻。吞吐烟雲。貓忽對之笑。駭呼姊婿告之。不信。顧謂貓曰。客不信。汝可再笑。貓果啟齒笑。顧疑爲營業發達之兆。逢人傳述。孰知不及三月。各埠烟土。悉行打回。檢之則土心被工夥雜以僞物。因是各店倒閉。虧累至六萬金。不久病卒。

●錢尙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尙書。幼患痘。濱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尙書痘者可答二十。速令降好痘。遂聞瓦屋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童後常臥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若何等。人而敢臥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床已置屋角閣處。非復臥床所。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跽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公亦就買。售墨者就視公。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髯也。是爲無錫李君。蓋予墨兩丸者。兩榜李。則以一榜終於車平州牧。

●陰昂若生

湖北卓璧鎮。潘氏祖墓。宋時葬。至道光末六百年矣。後裔信形家言。移上一棺。及掘深數尺。一水盈盈。棺中屍骸如故。尤奇者。前陰昂然若生。卓立五六寸。無異生人。殊不可解。

●張何結局

江西巡撫張芾。晉人。江南總督何桂清。雲南人。張年十七。何年十八。皆入詞翰場。前有閩中孝廉。與二人一見如舊。謂二人曰。君等前生。吾鄉析功寺僧也。將來大富貴。惟須立定脚跟。否則恐善始不能善終也。後張以軍務罷官。在籍練勇。招降回逆。被賊支解。何擁重兵。不施救。致江浙糜爛。拿問正法。二人功罪不同。而結果之苦則一。何物孝廉。奚所見而云然耶。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嬉於山坡。一兒戲以拳擊孫氏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著體。於是羣兒奔說。哄動鄉鄰。十數里外者。皆來譁睹。其父母泣涕仰喚。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羣官。徒步往觀。仰視一童子。背掛一青笠。牛鞭插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天旱爲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失莫睹。制軍亦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疊報得雨。遍滿溝澤。制軍於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母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屢次易幅。莫肖。方無計問。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爲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母將挽

留之。條失所在。遂塑其像於五羊城內三元宮。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

●怪魚能作人言

乙巳夏間南洋之麻六甲埠沿海忽見形狀奇特之巨魚似爲輪船所軋傷奄奄待斃。隨波上下岸衆競前撈取乃瞬息間魚忽然飛躍岸上類似人形能作人語而發音不甚清晰鱗甲五色燦爛奪目埠衆聚觀如堵莫能舉其名越二日土人舁之往吉隆坡以眩觀者每人收銀五仙中西人士往觀者以萬計有西人以重資購之以呈博物院未知究爲何如也。

此事去乙巳夏秋之交南洋各新聞紙均詳載之當非虛妄惟能作人語者恐未必果實耳海洋廣漠占地數倍於陸則其所生產之動植物非必陸有者所能賅亦必不能

以陸地所有爲之例。正未可以耳目未見未聞者而妄斷。以必無此物也。宋儒嘗曰。吾以理斷之。可決其必無。亦知天下之理。果有窮乎。

●黑眚畏鹽

丁憲榮諸城人。言其地在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壙。舊傳壙中有怪物。形如人面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夜出晝隱。其出也。遇人於途。隔一矢地。輒作嘯聲。如霹靂。令人心震膽落。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爲畏途。昏暮無行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醉中忘戒。誤躡其地。時已二鼓。怪忽突出。遮道大嘯。某以木挑格之。若無所損。駭極不知爲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逡巡。退縮入地。因舉籬中鹽。悉傾其處而去。曉往踪跡。見所棄鹽。堆積地上。皆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七個。釘入屍脊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法治之。

●離魂

歐洲某船主。航行太平洋。面方在臥室。獨坐。陡見一人。貿然而入。既不爲禮。亦默不一言。直趨案側。取紙筆。疾書數字。擲筆。竟出不辭而去。詫甚。急尾其後。追之。轉瞬。卽不見。細思其人年貌。服飾。船中並無此人。詢之於衆。皆未見。復取其遺字。視之。則乞救書也。略云。吾爲某輪船主。昨因失事。全船傾覆。某浮沈未死。現在前途。待救甚急。云云。更爲

駭○異○急○取○遠○鏡○登○樓○橋○四○周○察○視○遠○見○海○面○數○十○里○外○略○有○黑○點○浮○沈○展○輪○赴○之○則○果○一○船○沈○沒○僅○露○桅○梢○有○一○人○抱○持○其○上○似○已○垂○斃○亟○拯○至○已○舟○施○救○甦○醒○詢○其○前○事○云○落○水○已○數○日○自○分○萬○無○生○理○適○迷○離○間○似○到○一○處○恍○惚○握○管○作○書○未○悉○何○處○因○卽○將○書○示○之○曰○此○我○所○作○也○適○所○書○者○卽○此○耶○乃○引○至○臥○室○復○四○周○審○視○曰○適○果○到○此○室○也○奇○哉○惟○當○時○室○亦○不○見○有○人○故○書○數○字○而○出○耳○乃○另○取○紙○令○更○書○與○前○時○筆○蹟○良○符○始○信○其○離○魂○至○此○相○與○詫○歎○不○置○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工爲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臥一道者詢知以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逾賁育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

終當歸我。第子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爲。納韓口中。方欲吞嚙。羊從喉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拍。韓卽暈仆於地。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耨鋤之屬。悉輕如草。次日乃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爲長作。俾買鐵另鑄作器爲鋤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十斤。自他所歸。車歷土坂將下。驟蹶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主知其事異之。詫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盜。保標客二人與鬪。俱爲傷死。韓手無械。拔道旁棗樹埽之。盜盡靡潰。皆獲焉。主自後卽令押標販布。許分其餘息。不令傭作。韓乃鑄精鐵爲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持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皆呼爲韓鐵棍。盜莫敢犯其鋒。而其棍載在車後。非八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至京師。方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

姓名曰山東白二。韓素不相識。訝其突如。詢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爲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讎。何故以兵相戲。既與吾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卽當斂迹歸田。不敢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白以手鈎韓指。韓俟其指入。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其棍行者二十餘年。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爲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衆咸以爲晉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衆欲入。韓爭先跳下。見羊在井起。以手舉之。向上一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全無。共昇之出。尋亦無恙。然自

是手無捉雞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高等學校中之紅袍紗帽

滬上某高等學校。有名某西人。爲是校之監督。管理學生。極其嚴密。每夜必携諸葛燈。不絕巡視。一日已屆夜深。行至會客所門前。聞內有彳亍之聲。舉火照之。則有一偉大之人在座。徐察之。則衣紅袍戴紗帽。而著方頭鞋者也。西人聳然退立。忽轉眼間。卽已不見。後來巡夜時時遇見。西人初不肯言。慮學生聞而恐懼。然西人有時巡夜。常與館役相偕。館役後爲學生言之。故知其事也。

●商會中之石人

滬上商團總會。假屋以爲之基礎者也。屋中素有石人。西人曾命人遷掘之。詎凡出命

令之人均紛然得病而死。西人無如之何。立命罷役。至今中外人士。敬禮勿衰。石人猶巍然在也。

●黃鼠狼著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爲吾杭方伯國公棟。壬戌房師。爲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聽命。令其拜斗四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口。遂能驅邪治病。黃公每歲至滇。來去甚速。萬里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宴。所設猪羊雞鴨等肉。率皆淡食。不下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爲黃小將。惟主人則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著紙衣。一著綢則病。一著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

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有文書可焚於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黃小將三聲。我即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爲冤纏者。半仙爲禳解之。若爲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插劍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於門柱。有怪毛絨絨然。截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即辭去。從不受謝。

●拱宸橋張大仙墳

浙杭拱宸橋有張大仙墳。相傳多靈異。香火極其茂盛。張大仙者。近世人生前。頗瘋顛。曾爲廟祝。爲人醫病多奇驗。其醫病也不藉藥物。任撮泥土。令人煎服。無勿愈者。會造某廟。運正梁木入城。數十人邪許之聲相聞。汗流力竭。僅得移動。大仙云。我代爾等負之一人。肩行十餘步。衆人更抬輕如無物矣。

日人初闢通商場也。以大仙之墳適當孔道。有碍路政。擬遷去之。距衆人鋤。鍤甫下。均腹痛欲死。立卽罷工。更易工人。腹痛如前。日人怒。自舉鍤欲掘。亦腹痛不能動。於是決計保存。於是香火之盛。視前更甚矣。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着麻衣拜姑於堂。詛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神前禱告。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爲忿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汝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二妻。恰有子二人。你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曉曉。周曰。惡婦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人。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爲媒。嫁於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

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爲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貪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驚。或得改逆爲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類善。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汝等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面。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凶猛。油鑊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捧婦至。穀竦跪階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註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爲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忤者。有如此刑。乃各放回。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蛇胎

山左蔡氏望族也。然門祚不盛。兄弟四人。授室數年。均無所出。未幾長次幼相繼夭亡。

僅餘三子而三媳亦長久不育翁望孫情切檢古書知婦女身佩三年陳大蛇殼可以
有身然須片鱗不傷者於是出重價令人四出訪之久之有得蛇殼以獻者長六尺許
映日通明振之簇簇響自首迄尾都完好儼然巨蛇之形翁大喜製紅緞爲外套命媳
纏之腰腹初無他異但覺纏處膚癢耳久而有身腹大如五石瓠及產極艱難未幾下
胞胎如筳斗大色紫而外皮極柔韌腥穢之氣頗不可耐穩婆裂袍衣視之並無小兒
但有形似紫葡萄之物黏連累疊多至數斗浸淫於穢水之中剖而視之每一葡萄之
內有一小蛇蜿蜒活潑斑黃如蟒家人駭懼載而傾棄於遠方產婦不及知也逾年復
有身孕產胞胎如前狀剖視其中穢水加多葡萄形之物視前略減矣產婦見之駭暈
欲絕第四年復有妊衆人預先憂悶以爲必復產蛇厭恨之狀達於極點詎呱呱墮地
居然雄也於是闔家稱慶易懼爲喜命其名曰普佑以翁因屢產怪胎虔禱於普門觀

自在菩薩故也。

詎普佑出世以後瘡毒甚多眼耳鼻口以及頭部四肢無時無日不患毒瘡千災百難父母之心苦矣普佑漸長聰慧絕倫讀書能過目成誦記性悟性均異常兒延至十二歲痘毒身亡而蔡氏門家竟有絕嗣之痛矣。

余謂翁不施術媳婦未必無出而因抱孫情切妄信方書遂至蠱毒糾纏怪胎不育蔡氏之鬼竟至餒而然則居家者顧可漫試單方哉。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爲設備公館。將餉置臥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塵中有物作嚙木聲甚厲。懸帳覘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遍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

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舉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喊車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於資。不知何以爲此。詎之瑟縮莫能對。王卽坐公館。將動刑具。人自言幼本貧窶。難以自存。將往沈於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塊。疊疊重列。隨手取一皮以出。卽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咒。一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卽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資納於中囊。不大。亦不滿重也。到家誦咒。皮卽解脫。復爲人形。歷供其積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資。思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牌上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嗒然有聲。貓皮脫亦人也。遂被執究。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

因念同學。釋我歸戒。勿再爲此。已改轍三年矣。緣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貢。尙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歛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咒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河水鬼

河水鬼。河中溺死之鬼。日伺岸側。以討人替代者也。流俗言然。語多不經。凡謂何處死人。何處卽有冤魂。如縊死。溺死等者。皆是也。菜市橋下有老漁船戶。云夏日數見河水鬼。蹲橋欄之上。深夜乘涼。長不逾尺。望之如段之木頭。見人來。一。跳。向。河。中。去。撲。通。有聲云。

●種田叟

語 怪

往○年○遇○種○田○叟○白○髮○盈○顛○年○可○七○十○以○來○而○舉○動○跳○健○有○英○雄○氣○余○既○心○異○其○人○就○問○
生○平○自○言○曾○隨○曾○帥○打○長○毛○因○得○功○歷○官○至○總○戎○事○後○無○聊○仍○爲○田○夫○功○牌○獎○札○猶○在○
篋○笥○也○

彼○從○戎○久○遇○怪○事○極○多○凡○死○人○頭○漚○以○熱○溺○便○能○隨○地○旋○轉○跟○人○走○路○隨○營○之○人○多○少○
年○選○事○喜○惡○作○劇○常○常○以○此○爲○戲○既○向○人○頭○漚○則○疾○趨○而○奔○人○頭○在○後○亦○必○疾○趨○而○
奔○人○若○疾○行○過○橋○或○躍○溝○而○過○頭○必○不○能○復○追○阻○於○橋○石○或○驟○落○水○中○其○遇○橋○而○止○者○
必○怒○目○向○人○口○咬○地○上○草○不○稍○釋○也○又○嘗○攻○入○賊○營○夜○宿○鋪○上○半○夜○後○覺○背○上○有○人○相○
擊○者○燭○之○無○有○置○而○勿○理○後○竟○愈○擊○愈○甚○起○燭○坑○板○之○下○一○赫○然○浴○血○之○人○反○剪○之○而○
背○貼○於○板○上○頭○已○無○有○不○知○何○以○能○活○諒○必○感○受○電○氣○而○轉○動○耳○某○身○起○向○其○力○刺○數○
刀○仍○睡○坑○上○迄○天○明○了○無○他○異○又○嘗○夜○戰○某○處○掉○班○眠○睡○倉○猝○無○所○得○枕○墊○兩○人○頭○於○

頸。下。而。睡。至。半。夜。人。頭。在。耳。旁。仔。仔。而。叫。某。好。睡。置。勿。理。及。旦。起。身。覺。頭。上。甚。重。而。視。所。枕。人。頭。已。無。有。蓋。已。一。咬。髮。際。一。咬。領。際。也。力。攀。不。脫。劈。其。下。頰。始。解。除。焉。

●錢縣丞

睢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卽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常例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鄰爲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卽召村人詰之。具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曰。餘錢尙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繳。

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願賣女者。曰。吾償爾錢。卽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錢患背疽。昏迷於床。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峨。上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壽一紀。官至五品。王者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振飢埋棺等事。悉捐賞爲之。官果洊擢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尙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尙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爲益算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爲而爲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爲而爲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爲善。終與有心爲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百獸率舞

山○東○棗○販○朱○伍○者○雅○嫻○洞○簫○音○韻○悠○揚○聞○者○爲○之○移○情○一○日○與○其○友○人○登○山○選○勝○流○連○
泉○石○樂○而○忘○返○不○覺○日○之○既○夕○萬○山○環○峙○歸○路○遂○迷○因○投○古○寺○寄○宿○焉○寺○在○巉○巖○之○上○
陡○壁○險○峻○紅○墻○一○簇○掩○映○叢○薄○之○中○披○荆○入○寺○荒○穢○不○類○人○居○寺○中○僅○一○黃○瘠○僧○人○恆○
十○餘○日○不○下○山○掘○芋○根○充○飢○天○未○昏○黑○卽○已○塞○戶○而○睡○懼○爲○虎○狼○食○也○朱○與○友○人○居○佛○
殿○後○屋○倦○遊○憩○足○意○態○蕭○閒○時○值○月○光○如○水○滿○室○通○明○相○與○解○行○囊○傾○瓶○酒○出○餽○舖○充○
飢○酒○酣○朱○出○洞○簫○吹○之○友○拉○胡○琴○倚○聲○度○小○曲○餘○音○嫋○嫋○梁○塵○欲○凝○山○間○萬○籟○都○無○聲○
息○今○夕○此○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二○人○作○樂○忘○倦○不○覺○夜○之○向○深○詎○地○上○窗○影○漸○次○黑○暗○密○影○簇○簇○而○動○碧○眼○金○睛○閃○爍○
窗○外○不○虞○多○數○怪○物○咸○伏○窗○靜○聽○奏○樂○也○

朱客先覩是狀不動聲色作樂如故舉目四矚窗窗咸有怪物蹲踞殆滿以前爪握窗櫺後爪踞於巨石之上如狐狸猛虎猩猩山魃之屬醜狀奇形凝神專注不自知其時候之久也朱客潛告其友屬勿停樂設或不慎自擾則若干惡獸破窗而入亦正易易於是繁弦急管高唱低嘔手口都無停止巨獸忘形亦爲嗚嗚之鳴以狀簫聲甚至歡欣騰躍舞蹈遊戲不能自己並以巨爪石簇簇有聲而不禁石塊之崩墮也然友實膽怯度曲幾不成聲天色漸明其中數頭有困倦而引去者尙有數十頭之多幸山下達官過境有送行者巨炮之聲陡作轟然迴應山谷怪獸恐懼一齊斂迹否則殆矣。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爲其子煥章營買吏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陡發家

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妾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我天年。我卽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發。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卽與其姑丈吳某。曾爲泉州太守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尙多。命與此女。殊爲可惜。吳云。此事易爲。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數日。煥章誘此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臥房封銷。此妾在外。尙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無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守節。不若卽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備。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毋煩再入。妾素愿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爲父母兄弟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

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備香帛祭器。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恥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卽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軀于梁矣。煥章買棺收斂。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構華室自居。章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其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事。心爲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笑而沒。次晚爲之設坐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娘傍立。待我叩門。卽叩門問司閤。汝主人歸否。對曰。尙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閤者不解章之喃喃何語。笑其痴。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卽趨馬家聽信。見司閤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閤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卽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

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爲他人所有。吳沒後，家亦不振。

●棺中金魚

晉人某有葬父將及十年者，家業未有增也。以地師無憑，不能無所憤憤。先是父死，某擇地甚苛，延地師十餘人，歷相經年，後得名師指示，謂是地可葬。後必財丁兩盛，科甲亦極發達。詎遲之甚久，響應寂然。復有某地師從旁煽惑，謂是殆絕地，是間葬者非但財名不盛，將有絕後之懼。宜速遷某地，尙可挽回。否則悔無及矣。

時某適喪，子聞言心動，因亟擇吉改葬。於是小工破土，詎四週遍掘棺木之外，上下四面，細籐纏繞，密若蠶繭，細等蛛絲，不禁頓足歎曰：殆矣，殆矣！旁一母棺，蓋已活動，揭視之，滿貯清水，有金魚兩尾，游泳其中，似有荇藻之屬。忽棺泄水，乾金魚亦死。不久而家破人亡矣。

余按風水之說本極渺茫爲子孫者爲己身富貴之計停棺擇地多年不葬已獲罪矣而以妄想所縈甚至不惜將父母屍骸一再翻弄使之死後不安大非人子所宜其家破人亡也宜然豈因破壞風水之故也哉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卽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服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仗虎伏座下初甚駭怖繼察其狀無惡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入方丈與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佳客虎作欠伸狀瞪目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脚下氣粗而有喘聲客愈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踹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啣僧頭而去僧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

虎口有血。奔出門乃共逐之。入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許。鋸其兩端如箭錐。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衆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身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俱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衆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跳足。持咒嚙舌。血噴之。黑蛇始去。顧衆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携竹籤置手旁。促衆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

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爲氣攝。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屍具龍形

浙。省。之。城。隍。山。形。勢。極。佳。其。地。向。禁。棺。葬。據。形。家。者。言。苟。葬。是。間。必。出。真。命。天。子。以。故。官。家。之。禁。令。極。嚴。滿。清。某。年。望。氣。者。謂。吳。越。之。間。當。出。真。主。卒。莫。能。得。其。原。因。宮。廷。因。有。密。旨。寄。浙。着。善。自。消。弭。疆。臣。憂。疑。無。措。種。種。揣。測。頗。疑。風。水。之。應。於。是。遍。山。搜。尋。役。卒。百。餘。人。大。索。十。日。並。不。見。一。墳。墓。疆。臣。躬。自。上。山。找。尋。憩。足。涼。亭。之。中。忽。遇。一。老。叟。仙。風。道。骨。不。同。凡。俗。向。撫。臣。云。爾。心。中。事。明。日。午。前。辰。已。之。交。城。隍。廟。前。有。一。人。綠。衣。綠。帽。者。必。能。爲。爾。解。決。也。撫。臣。異。之。頗。欲。細。詢。一。切。詎。一。陣。清。風。老。者。已。不。知。去。向。惟。

記。老。者。之。言。頗。覺。荒。謬。時。方。夏。日。安。得。綠。衣。綠。帽。之。人。明。日。屆。時。有。一。丐。頭。戴。荷。葉。身。披。荷。衣。持。筐。而。過。撫。臣。邀。問。爾。父。骸。骨。是。否。葬。於。是。山。丐。云。父。於。春。間。身。亡。無。力。安。葬。推。之。山。中。土。坑。之。內。淺。土。埋。之。令。指。其。地。掘。而。出。之。則。半。身。已。具。鱗。形。兩。手。甚。類。龍。爪。因。令。移。屍。入。棺。改。葬。山。下。予。丐。千。錢。以。其。事。入。告。焉。

●山魃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土人習見。不爲怪。呼爲獨脚鬼。皆反踵反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躑躅而來。強鬪唱曲。

●對口菌

對口菌生於棺蓋裡面。與死者口相對處。凡人生前食真參多者。死後氣味氳結。遂生

此菌極貴。重治癆。怯有大功。實則人死已斷。呼吸安能有氣。呼出使之結菌。就令結菌。無非屍氣毒氣。結合而成。有毀棺改葬者。發現對口菌一枚。人爭奪之。詎入手。麻木頃刻間。爛成膿水。浸清水中。紅頭黑鬚之蟲。以千萬計也。

●小丫頭

石門勞氏初大族也。有勞二相公者。落拓不羈。多趣史。邑人多樂道之。二相公多叔伯。有六叔者。少年時好戲弄家。有小丫頭。年不滿十歲。家人每每虐待之。實則石門喜蓄丫頭。虐待者多。而虐待丫頭者。實不止石門人。爲然。蓄婢之風。類如是也。

小丫頭無名稱。如世所傳春梅秋菊等者。家人但以小丫頭呼之。小丫頭伶仃單弱。身世極其可憐。終日勤苦。不能護一飽主人時。時與飯湯充飢。飯湯者。飯已起鍋加水於鑊。焦之中而成。而叔嬸輩責令每日做正事。外常朴責其人。以爲戲弄之具。小丫頭尤

年。少。怕。鬼。蓋。彼。都。人。迷。信。極。深。鬼。掌。故。極。多。無。不。深。印。送。腦。蒂。也。六。叔。年。幼。無。知。往。往。刻。意。戲。弄。強。丫。頭。以。所。不。堪。一。人。哭。衆。人。笑。矣。然。窮。思。極。想。種。種。愚。弄。之。事。皆。已。歷。試。殆。遍。殊。無。新。奇。之。可。言。於。是。出。奇。制。勝。潛。取。字。紙。籠。糊。白。紙。其。上。畫。一。紙。大。鬼。臉。亂。髮。戴。頭。眼。中。出。血。翦。赤。色。布。以。爲。舌。頭。出。唇。外。可。二。寸。許。時。已。三。鼓。籌。火。如。豆。小。丫。頭。坐。小。杌。上。在。中。庭。紡。棉。花。睡。魔。正。來。欲。驅。不。得。一。手。搖。紗。頻。打。磕。腕。之。際。而。六。少。爺。遂。於。此。時。首。戴。字。紙。之。籠。於。對。面。窗。中。怪。叫。一。聲。小。丫。頭。舉。目。陡。見。鬼。形。驚。呼。仆。地。搖。車。適。倒。其。上。栗。鹿。有。聲。以。爲。鬼。物。來。襲。愈。益。心。慌。其。時。魂。魄。已。出。軀。殼。六。少。爺。見。已。肇。禍。匿。身。他。所。家。人。遙。聞。慘。呼。之。聲。扶。小。丫。頭。灌。救。之。比。及。蘇。醒。則。口。吐。綠。水。不。止。不。及。一。日。此。可。憐。之。小。丫。頭。已。離。此。苦。惱。世。界。去。矣。

自。此。一。室。之。內。屢。屢。響。動。不。甯。哭。聲。啼。聲。驚。叫。聲。行。路。聲。開。門。聲。種。種。響。應。舉。家。爲。之。

不安。雖超度。驅遣。甚至燃放爆竹。迄無效驗。爲日稍久。漸漸清淨。不過家人少一玩物。未免忽忽寡歡耳。

一日。六少僱舟出門。夜泊某所。自岸上購物而歸。時正暮色蒼茫。漫謂舟子曰。小丫頭。何來舟中。舟人咸謂無之。舟本甚小。輕如一葉。六少上舟之時。眼望舟中。口呼其名。若忘其已死也者。因神意不屬。一跬步間。舟遂翻覆。六少陡落水中。但溪水甚淺。僅及肩。并挺立水中。聚人救之。已氣絕矣。論者謂小丫頭來索命也。

●滇綿谷秀才半世女粧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綿谷生。謙六爲之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長大入泮。生二孫。偶以

郎名孫。卽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於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呪畢。置鏡水面。命王視蹤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銀俚

人但知虎有俚。不知銀亦有俚。朱元芳家於閩。在山峪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禁。且人口時有痰瀝。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困苦一人。常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爲我

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爲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果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湯某爲作銀俵詩曰。死仇爲仇守。爾俵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時入其署與語。某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令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爲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爲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

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者。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柱看。觀察見文理粗通。問知其父爲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遠近皆知。三姑娘閱半載。有巨公以札寄觀察。并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爲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六版

(語怪一册)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杭 縣 王 荪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新記書局

漢口四官殿
廣州永漢北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瀋陽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河南路拋球場

